

史學叢書

史記志疑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三國志

卷之三

十卷

三國志卷之三

有人以陳承祚三國志與班固前後漢書並稱三史蓋承祚之書簡質有法實良史才遠世期受詔作注復爲增廣異聞摭

據繁富於是講求史學者訂訛攻異益究心焉惟承祚之書間有懈悟而世期注徵引太博亦不免蕪雜之病且傳寫刊刻脫誤淆亂蓋多百餘年來長洲何氏焯陳氏景雲仁和杭氏世駿趙氏一清嘉定王氏鳴盛錢氏大昕大昭陽湖洪氏亮吉餘孫吳江潘氏眉吳沈氏欽韓番禺侯氏康或勘誤或補闕攷證精密讀史者咸引以爲助然空遠議論者往往泛作史評不能實事求是有有摘錄某句某條爲之參稽徵據者又未綜全書首尾貫穿鉤攷長樂梁藍鄒先生熟精乙部於陳書表注積數十車之力研求獨深乃搜采羣籍一一疏通證明即近人著述亦提拾靡遺去其疑而存其信於輿地辨析尤審成三國志旁證三十卷不沿雙宋人褒貶空諫而於詳略之間默寓尊蜀抑魏之指此則兼才學識三長不減三劉之於兩漢書吳縯之於五代史非僅以博洽見稱而已先生歸道山之次年長君吉甫亟謀制刷因茲屢者習聞緒論屬爲聯勘敬識其緣起如此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三月海甯楊文藻謹序

三國志旁證卷一

長樂梁章鉅撰

太祖武皇帝

劉知幾史通稱謂篇云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其准武王故陳壽國志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李清植曰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爲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進爵爲王則改稱王卽曹未篡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爲漢王公也爲漢王公而卒乃帝則其爲篡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詞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篡後猶權之耳惟蜀先主始終皆稱先主以此知陳壽意中隱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指故隋王通曰使陳壽不美於春秋遠因之罪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有合於春秋也

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不本嵩生大祖

紀文達師曰此說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魏文而託始於曹操實不及魏書敘紀之得體所謂可已而不己者也按史通周之夏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跡參王者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當遠所出宦官騰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恆故長志所錄無異匹夫靡其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陳氏直筆頓于玄而著也潘蔚曰班史帝紀不書

會稽典錄吳韻 華陽國志常璩 王範交廣一州春秋 中正本

康八王隱交廣記荀綽九州記字吉什勤之號也晉下邳人 陽記不詳 異物志後漢揚子 陸氏異林不詳 列異傳附文

葛洪神仙傳應璩書林字林 山濤啟事字巨 衛恆四體書

執序字五山 左思蜀都賦字仲初 庾闡揚都賦字仲初 及

荀氏家傳袁氏世紀廬江何氏家傳會稽邵氏家傳傅暢袁

氏家記庾氏孫氏阮氏褚氏孔氏劉氏陳氏王氏郭氏諸葛

氏崔氏之諸鄭玄荀彧禰衡原吳質劉麀任淑王弼何遜

孫資孫康兄喜 華佗管輅弟長 趙雲費禕虞翻諸葛恪荀彧

程曉潘岳潘尼孫惠盧謀機雲之別傳王朗家傳陸氏世頌

陸氏祠堂像費高費鄉公陳思王王朗諸葛亮傅咸姚信張

超之集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家無涉者不在數內

又 騰父節字元偉

按陳留王紀云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使使持節追

諡夫人為獻穆皇后後漢書皇后紀云獻穆曹皇后諱節魏

公曹操之中女也若騰父名節操不應復以名其女矣蓋文

類聚卷九十四獻部引續漢書曹騰父節節字形相近或

本作節而誤作節歟

注 吳人作曹騰傳及郭頌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

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 隋書經籍志魏晉世語十卷晉襄陽令郭頌撰 潘眉曰陳

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夏侯尚為一卷是顯以夏侯氏為宗

室矣 何焯曰夏侯惇之子縱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

氏則謂為夏侯氏之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 按夏侯

惇薨裴注引魏書曰王素服幸郭東城門發哀裴盛曰在禮

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德並未聞

以夏侯為同姓故累為婚姻孫氏所議殊非事實且其時即

以天子例曹丕又何說乎

注 曹騰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

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曰叔父怪而問其故

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

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子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

父故見罔耳嵩乃疑嵩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

是益得肆意矣

按裴注但言曹騰傳為吳人所作不著其名今書亦不傳前

明小說家所演節據此耳 說文高口戾不正也玉篇高口

准切口戾也喞同一切經音義六引通俗文斜戾曰喞

注 孫盛異同雜語曰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

接要 隋書經籍志兵書接要十卷又兵法要論七卷又兵法接要

三卷又兵法略要九卷並魏武帝撰或曰接以當作節以祖

名節而諱之 潘眉曰太平御覽八引魏武兵書接要云孫

子稱司雲氣非雲非煙非之形似禽獸容吉主人忌又御覽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十一引魏武兵書接要云大軍將行雨濡衣冠是謂灑兵其師有慶三軍將行其旗墊然若雨是謂天露三軍失徙將軍雨甚暴謂浴屍先陣者敗亡益多占驗語也

注 造五色袴

何焯曰樛應改楹依廣韻注也

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祖從妹天懸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

按宋奇之封不見於後漢書熊方補表亦失載考後漢書后紀靈帝宋皇后父鄴封不其鄉侯光和元皇后廢鄴父子並被誅則懸彊侯必宋皇后兄弟行也

又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

侯康曰後漢書劉陶傳光和五年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云云通鑑考異曰耽時已為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云太祖上言切諫不云與耽同是溫公不取沈文而取魏書也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

般本考證云魏武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合操先在濟南後徵為都尉此拜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敘為正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縣此餘字衍 按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引奏免其八下有九字是也此誤脫

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

杭世駿曰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琅邪順王容初平元年遣弟並至長安奉章貢獻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于帝操以此德龜樓操雖不就東郡當時猶以此稱之也

注 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七徽以自娛樂

太平寰宇記卷十二引魏略曰太祖于譙東十五里澤中築起精舍讀書射獵閉絕賓客即謂之譙東 水經陰溝水注云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廩側陸水

徵太祖為典軍校尉

趙一清曰此西園八校尉之一見後漢書靈帝紀 杭世駿曰操別傳云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擊之操得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臥養足創八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

求操者多操開帳叱之皆大喜始悟是操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遂乃召董卓欲以爲

太后

黃恩彤曰何皇后進之弟弟也何皇后生皇子辨王貴人生皇子協靈帝以辨輕佻欲立協屬黃門塞頌輔之帝崩頌謀誅進而立協不果辨既即位何后臨朝進以銜頌之故謀誅宦官與陳蕃贊武事同情異以忠私之分也藉國事以快私

曹鮮有不敗者况如進之優游寡斷哉 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

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宋書百官志驍騎材官別有營 趙一清曰此時無驍騎將軍曹公益以校尉典營兵也其後乃置驍騎將軍

注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臬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又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青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又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懷槍曰盜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按此二書所傳大同小異末一條近是負人負我二語遂爲千古口實 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八引梁祚魏國統云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一賢慎勿言

始起兵於己吾

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己吾 水經陰溝水注云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饒以陳楚之地故梁國靈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墓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制地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陽隸之命以嘉名曰己吾

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

王嘉拾遺記云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鶴此馬走時唯覺耳中風聲脚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溼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注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台大眾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何焯曰是時魏武以兵少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劉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爲行在所故曰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注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徐彥傳注舉璽向肘者乃是袁術逼奪孫堅妻之物魏武曰我不聽汝乃至此其事爲有徵今以弟移作兄陳承祚之疏也

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關死

後漢書郡國志云壽張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光武改壽張爲屬東郡 水經汶水注云汶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運爲壽水鮑信戰死於此

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何焯曰魏武之強自此始

四年衛引軍入陳雷屯封邱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太平寰宇記卷一云黑山去封邱縣北三里魏志初平四年

袁術引軍屯於封邱黑山首矣 曹學佺名勝志云黑山即

墨山在淇縣西北五十里墨子昔居此山

衛走襄邑追到水際

趙一清曰太壽不見於兩漢志大約在寧陵襄邑之間詳夏

侯惇傳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讎董卓之

亂避難瑯琊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警東伐

水經泗水注云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離陵夏

邱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於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為之不

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

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入

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

後漢書郡國志云東平國故梁景帝別為濟東國宣帝為東

平國屬縣亢父又章帝分東平為任城國亢父屬任城 顧

祖禹曰亢父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本齊地戰國策蘇秦曰

秦之攻齊也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

不得方軌馬不得比行百八守險千人不得過謂此也

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

司馬樓異未詳何人

注 袁暉獻帝春秋曰

隋書經籍志獻帝春秋十卷袁暉撰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

顧祖禹曰濟陰城本定陶縣地或曰漢濟陰郡亦治此世謂

之左城以在左山南也後魏謂之孝昌城 沈欽韓曰退保

南城或即此處

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

按初平二年鮑信已與萇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蓋

彼時但權領之耳至是乃奉天子命為真也

建安元年太祖將迎天子 又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

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

後漢書董卓傳董卓承患韓暹亂政潛召操此又言董卓拒曹

洪二文不同何也

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云後漢獻帝詔書拜鎮東將軍費亭

侯曹操業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

截黃巾為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紕否今以操為鎮東將

軍領兗州牧襲父費亭侯高爵並印綬符策

奉別屯梁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梁縣臣瓚曰此梁是周之小邑見於春

秋 全祖望曰蓋即指楚人侵梁及霍之梁在戰國為南梁

地近汝水之旁

注獻帝紀曰

隋書經籍志卷之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艾撰

重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轍轅而東

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許後漢書郡國志注獻帝徙都改許

昌案此非也許昌以魏黃初二年改後漢書董卓傳引獻

帝春秋云車駕出洛陽自轍轅而東揚奉韓暹引軍追之輕

騎既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狹中大敗之

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

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驍

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注引蔡質漢儀曰漢置置大

將軍驍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卿水經

陰溝水注云渦水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北魏武王封於此終

以武平華夏矣

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云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

際拾摭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

注侍中太史令王立

趙一清曰王立即初平四年奏日蝕無變為賈誦所劾晉宋

書符瑞志有太史令王昱豈即其人歟史通亦是王立

冬十月公征秦

姜虔英曰前此無專官故稱太祖至此始改稱公何焯曰

自為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於是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

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沈欽韓曰大將軍位在丞相下霍光奏廢昌邑王次于丞相

楊敞之下後漢書賈憲傳云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遺官屬

依太尉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自後梁冀又加

殊禮增高第按周舉高第茂才官屬倍于三公治習已久故紹為

太尉猶恥其班在下也後漢書獻帝紀云舊操自為司空

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之以聽

是歲用聚祇辨浩等議始興屯田

後漢書百官志注云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一千石典農都

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晉書傳玄傳

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曰田收至十

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

注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

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

周秦殲盡餓魂餒鬼不可勝言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

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枝尤盛復是甚

妖邪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

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按張繡傳繡武威祖厲人驍騎將軍濟族子濟爲流矢中所死繡領其眾太祖南征軍清水繡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意計繡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此與紀所載微有不同 趙一清曰昂字子脩即豐愍王有傳太祖之弟無聞東平靈王徵傳云奉叔父朗陵哀侯後奕安公均傳云奉叔父薊恭公彬後不知二人誰是安民之父也

注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頤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觀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後漢書伏皇后紀云自帝都許守位而已病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願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

趙一清曰祭酒之稱周未有之史記荀卿三爲祭酒是也軍師祭酒本漢官見漢書鄧禹傳曹公以建安元年拜司空故於三年置軍師祭酒然考之諸臣傳中無全稱軍師祭酒者荀攸爲軍師在建安三年以前無論矣後此郭嘉爲司空軍祭酒無師字勳進賢輩昭結爲軍師祭酒而昭傳云拜司

空軍祭酒則知嘉亦軍師祭酒也又賡以荀攸爲中軍師繡爲前軍師涼茂爲左軍師毛玠爲右軍師征孫權表華歆爲軍師而非祭酒也至王粲陳琳阮瑀路綽軍謀祭酒皆記室之任也而杜襲則以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其任益輕劉楨荀彧爲軍謀掾並軍謀之屬官也想因軍師名位太尊故降而稱軍謀邪六朝時有軍諮祭酒蓋卽軍謀之易名耳三月公圍張繡於穰

水經湍水注云湍水逕安眾縣而爲陂謂之安眾港魏太之西南是建安二年曹公收張繡之所築也

公與荀或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

水經湍水注云湍水逕安眾縣而爲陂謂之安眾港魏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荀或書曰繡過吾歸師逼我死地蓋於二水之間以爲治涉之艱阻也

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

錢大昕曰臧霸傳太祖爲呂布索得霸兒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是東莞亦此時所置也昌慮郡建安十一年省入東海利城郡未審何時并省黃初六年利城郡兵營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則魏初尙有之

注魏書曰袁紹病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士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

君長人懷快快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摩垢之間爲庸人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

按王士禛詠史詩云太息王鬢劍前年殺孔融曾言赦雍齒地下愧袁公此詩明言殺孔融實詠殺楊脩也九曜齋筆記云操妒才嫉能孔融楊脩世有大小兒之目而操皆除之詩意蓋謂往年誅楊脩前年誅孔融誅殺之無已也昔操之對袁以雍齒爲讐乃融見殺而彪幾瀆於死脩卒不免於刑戮脩死才逾百日而操亦卒使死者有知果何以見袁公於地下乎

以其罪屬袁紹屯射犬

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野王有射犬聚 顧祖禹曰射犬城在

故武德縣北

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畱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

潘胤曰繆當爲繆文選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薛洪繆尙開

城就化字作穆李善注穆音畱

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何焯曰釋畢蒞魏种而用之皆假以懷四方之士於時病儒

世曹大抵多在河北漢南也評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卽

捐此類

河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

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侯康曰蜀志繫此事於董承死後此則在承死前袁紀同故通鑑考異謂蜀志誤關公傳亦敘先主殺車胄於建安五年前與此紀及袁紀合然竊意先主本與董承等密謀誅曹操假使其謀未洩必不先背曹操殺車胄恐當以先主傳爲是而餘皆誤 錢大昭曰此沛國劉岱亦字公山非對繇兄也東萊劉岱卒于建安三年

注孫盛魏氏春秋云

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

五年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

水經渠水注云渠水又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又逕曹大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之中牟臺建安五年大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通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卽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基並存

注晉鑿高漢晉春秋曰

隋書經籍志漢晉春秋四十七卷晉榮陽太守習鑿齒撰

時公兵不滿萬 注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

何焯曰上固云分營與相當矣則此但指自將之親兵也然

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其實

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

之備走遂破薛屯

按此事亦見蜀先主傳然前於建安元年書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名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太祖遣軍討破之斬辟邵等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盡降其眾是此時劉辟已投首五年何以復有汝南劉辟等叛應袁紹乎抑或別有一劉辟也

大破瓊等皆斬之注公意欲不殺又明且鑿于鏡此益不忘人

邵晉涵曰靈帝時瓊為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

一故欲活之趙一清曰鑿鏡不忘謂無辜也

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諤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

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

潘眉曰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張郃高覽舉事立功李善注

魏志高覽此云高負益有二名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

沈欽韓曰一統志倉亭津在曹州府范縣東古大河濟渡處

今滄方輿紀要又有倉亭在大名府南樂縣西二十五里其

地有倉帝陵及造書臺因以名按與紹相持處正在黎陽白

馬開當是南樂之倉亭也

七年公軍譙遂至汝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按黃初六年亦有此舉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北五六里便

得漢太尉橋玄墓家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酌處操本微素

嘗飲于玄玄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在君子操感知己後

經玄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約言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酌車過三歩腹痛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為此辭哉僕偷茲祭以申愼懷據此則非遣使矣

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費功

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按此言窺虎而晉書王獻之傳以避唐諱改為窺豹今人遂

但知窺豹矣

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注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

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紹服三年而於再期之內以行吉

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

禮

殿本考證云明年九月明記女還然後進軍則其成禮於此

時必矣操譚烏得與之論禮哉 姜宸英曰譚尚兄弟為仇

豈知此禮魏武欲乘其亂而取豈復暇顧昆名教義駁殊汪

甚

九年春正月濟河退洪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水經淇水注云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

界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過淇水東入

白溝以通運故時人謂其處為枋頭

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緝配守郡

潘眉曰荀彧檄吳將校部曲云將軍蘇游反為內應李善注

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向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

何焯曰破楷則高幹并州之援北斷拔邯鄲則袁熙幽州之

援東絕擊楷必自將者運道不通則堅城大眾有自潰之勢

所係尤大也

沮音泊河朔間今猶有此姓

紀文達師曰裴注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

引證故實故於此沮鵠特注沮音泄又如廣平字則引續漢

書郡國志注冀平縣名屬滹陽甬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

與楚戰甬道甡旋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

釋位字則引左傳致屈字則引詩綏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則

皆引書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至蜀志郤正傳釋誨一篇句

句引古事為注至連數簡又如彭萊傳之革不訓老華佗傳

之真本似專秦宓傳之棘革異文少帝紀之叟更異字亦關

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

其姓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縷字之類

亦間有之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

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

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匡略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云

何焯故豫州刺史陸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

保祁山

錢大昕曰尚懼下應有遣字按袁紹傳有 顧祖禹曰藍嵯

山在彰德府城西晉書注安陽境有藍嵯山後漢書袁尚
保藍口蓋藍山之口也或謂之祁山諸葛公謂曹操危於祁
連者蓋即藍口之戰云

盡發其輜重得向印綬節鉞

魏武帝集破袁尚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

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披堅執銳朱

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睛聞警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

尚單騎遁走捐棄偽節銳鉄大將軍部鄉侯印各一枚兜鍪

萬九千六百一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鄴定公臨配結墓哭之流涕注孫盛云夫匹怨友人前哲所恥

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

氏魏武邊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唐庚曰劉項受命懷王約為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

事而紹又為盟主雖道乖好絕至於相傾然以公義討之以

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為

失哉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

按下十三年云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公為丞相

又十八年云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加

九錫又二十一年云天子進公爵為魏王書法並同而後漢

書獻帝紀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牧一則曰曹操自為丞相

一則曰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

益陳志作於范書前且百餘年不能無所同護范書脩於宋時已隔兩朝可以據事直書其所值之時不同也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注魏書曰公攻

譚且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

趙一清曰鄴雖破而譚猶擾其東故必斬譚而後書冀州平

英雄記云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

馬上舞

禁厚葬

宋書禮志云漢以後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

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止碑

公圖壺關二月拔之幹遂走荊州

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五云潞州城漢壺關縣也上黨記曰曹

公之圖壺關起土山於西城內築界城以遮之又縣東南有

曹公壘攻高幹所築

壘果自呼池入派水名平虜渠又從向河口擊入潞河名泉州

渠以通海

趙一清曰後漢書光武紀注呼池河舊在饒陽南魏太祖因

饒河故瀆使合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渠水經鮑

邱水注引陳壽魏志曰曹太祖從向口壘渠逕雍奴泉州以

通河海濡水注曰濡水自雍奴縣承鮑邱水東出謂之澶園

口魏太祖征蹋頓與向口俱尊世謂之新河陳壽魏志以通

河海也道元兩引陳志俱有河海字與今書不同河即呼池

河也

三國志新語卷一

長樂梁章鉅撰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涪于還都

趙一清曰袁譚既死向熙遠遁尚有高幹偏氐肘腋既斬幹而袁氏親屬盡矣乃始經營都也

任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

姜宸英曰士大夫將士也見李廣傳 趙一清曰祁原傳注

引原則傳亦有此稱

引單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

水經濡水注云盧龍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

東至高陘盧龍之險峻坂繁折故有九崢之名盧龍故城魏

武征顯頤所築也 顏祖禹曰白檀廢縣在密雲縣南漢置

屬漁陽郡以縣有白檀山而名後漢廢平岡城在營州西南

五百里漢縣為右北平郡治後廢柳城廢城即營州治也其

故城在營州南漢置縣屬遼西郡後漢廢俱在今大窪衛東

尚臨與顯頤遠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拆之等

錢大昕曰以烏丸鮮卑傳考之右北平單于乃烏延非能臣

拆之其名能臣氏者則代郡烏丸非右北平也氏與抵音相

近

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斬虜顯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還東單于逆

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向熙奔遼東

水經大遼水注引英雄記云操一戰斬顯頤首擊馬鞍於馬

上并舞又博物志曰魏武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

之殺傷甚眾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呼奮起

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龜超上王車觀獅子將

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

還未至洛陽四十里雞犬皆無鳴吠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都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水經巨水注云魏武玄武池故苑舊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漁

梁釣臺竹木叢叢今池林絕滅略無遺跡

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

後漢書獻帝紀云曹操自為丞相又百官志注董卓自太尉

進為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為丞相都慮為御史

大夫則罷三公官都慮免不復補矣

注先賢行狀曰珍字孟平廣陵人

後漢書徐珍傳作字孟玉疑此平字誤

又珍得術靈致之漢朝

北齊書辛術傳云術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此璽即秦所

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一漢相

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

帝求和中襄陽太守戴何施得之送於建鄴歷宋齊梁陳敗

侯景得之景取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

送於術故術以進焉魏書太武紀太平真君七年鄴城毀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潘眉曰劉表傳鄧義卽此人義字當作義

術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於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

唐張懷瓘書斷云八分書素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召

之三徵不至大怒制輿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師宜官

南陽人靈帝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

爲最書如鸚羽未息翩翩自逝晉書術恆傳宜官後爲表術

將今矩鹿有耿球碑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 林暢固師曰

玉海引削下有而字兩札字並作札

又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尙書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吏曹尙書典選舉獨祀晉

書職官志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尙書於此始見魏改選

部爲吏部主選部事

又使在祕書以勸書自效 又鵠字孟黃安定人

何焯曰書苑菁華勸作勒宋本黃作皇 趙一清曰水經注

書斷並作皇蓋古字通

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 又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

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太平御覽卷十五引英雄記曰曹公赤壁之役行至雲夢大

澤中遇大霧迷失道路又江表傳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

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得此

名 鄭蘇牟師曰水經注江水左還百人山南右還赤壁山

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按水經注云左還者

江北也云右還者南岸也 方輿紀要云劉主據樊口進兵

逆操還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軍不

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今江漢間言赤壁者有五漢

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也當以嘉魚之赤壁當曹軍之事自

元和郡縣志以赤壁與烏林相對則誤以古蒲磯山爲赤壁

是今西陽州地失之遠矣 唐庚曰世之爲將者務多其兵

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

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獨韓信能之其餘兵至

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

諸侯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

二萬敗於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九十萬敗於

遼東其累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

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

歲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累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

多爲累之明驗也以漢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眾則水軍

六十萬當得如漢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漢高祖豈易得者

其敗也宜矣

備述有荊州江南諸郡

按晉書地理志云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於赤壁南郡以南屬吳後遂與蜀分荊州於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為蜀江夏桂陽長沙為吳南陽襄陽南鄉為魏而荊州之名南北雙立又水經清水注云又南逕宛城東荊州刺史治故亦謂之荊州城蓋即荊州已隱然鼎足之勢矣

山陽公載記曰

隋書經籍志山陽公載記十卷樂資撰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魏文帝浮淮賦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觀師徒觀旌帆赫哉盛哉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又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

何焯曰子植文類作子桓植字乃桓字之誤 邵晉涵曰對

臣下不以稱子之字為嫌觀陳思王傳注中屢稱子建則此為子桓汝也 潘眉曰張溥漢魏名家文集已作子桓此何

義門所本也然考是時方封曹植曹芳為侯所謂前朝

恩封三子為侯也植字不誤曹丕於十五年未受朝職至十六年始為五官中郎將張何一家改子植為子桓但據兄弟之次序不考受爵之先後皆似是而非也

又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器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不慕虛名而處實禍

于慎行讀史漫錄云此皆其肝膈至語吐露以示天下無所掩飾非大奸雄不能大抵人臣之勢至於不能自返則必為不軌非必欲邀福正欲免禍耳 黃恩彤曰方操與袁紹下荊州天下大勢駸駸平折而入己誰知喪師赤壁狼狽華容十年糾合之精銳付之一炬免脫龍矧僅以身免蓋自出師以來未嘗經此大衄而孫權既雄據江東劉備復奄有荆楚犄角並起鼎足勢成始知大物不能驟致利器又不可假人於是豪奪之計一變而為巧偷矣

十六年春正月注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約為饒陽侯

潘眉曰武二十五子無名約者此所封饒陽沛穆王林也約即林之初名 後漢書郡國志涿郡范陽安平國饒陽故名

饒陽沛

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

後漢書百官志云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趙一請曰魏晉更徭其官殆以曹丕始居之故廢耳

三月馬超遂與韓遂揚秋李堪成宜等叛

明監本李堪作李瑞然後云斬成宜李堪等又馬超張魯傳

皆作堪則作李瑞者誤也今 殿本已改正

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

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

沈欽諱曰幾爲小賊所困乃光武之語操引之以自解耳

通信求割河以西請和

錢大昭曰信謂使者也史記韓世家陳軫說魏王發信臣多

其車重其幣司馬相如論巴蜀撤遣信使曉諭百姓

九月進軍渡渭注曹滿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况

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于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

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

鄒蘇羊師曰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引作須與冰堅如

鐵石功不達曙百堵皆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二十四史

語意較暢此節文耳 按婁圭字子伯見崔瑗傳

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邱東武陽於

于鉅鹿之獲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

益魏郡

錢大昕曰光武并廣平國入鉅鹿郡此後未見復置疑廣平

下衍一之字任城屬兗州不當以益魏郡蓋亦衍一城字或

據劉昭注續漢志引此文作廣平之廣平任城似當時已有

廣平郡然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冀州部三十二郡不數

廣平舊志亦云廣平郡魏置附劉注廣平之三字明是衍文
不足據以爲證閩本後漢書無此三字也

冬十月公征孫權

文選有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一篇當卽此時所作 凌

廷堪曰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僅見於昭明文選中三國

志及裴注皆未之載也按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七年冬十月

公征孫權又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又二十一年冬十月

治兵遂征孫權此但云年月朔日而不明指何年按魏志當

或傳建安十七年太祖征孫權或疾厲壽春薨時年五十而

此檄首稱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則是荀或尚存其

爲建安十七年征權時無疑也然檄中所云如偏師涉虜則

建約臯夷按魏志武帝紀遣夏侯淵討斬宋建則建安十九

年冬十月事也西平金城諸將斬送韓約首則建安二十年

五月事也又云軍入散關則擊氏率服進臨漢中則陽平不

守按魏志武帝紀公出散關氏王賢茂恃險不服公攻虜之

亦建安二十年五月事也公至陽平則建安二十年秋七月

事也又云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按魏志

武帝紀魯潰奔巴中亦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事也魯自巴中

將其餘眾降則建安二十一年十一月事也又云巴夷王朴胡

賈邑侯杜濩各率種落以奉王職按魏志武帝紀巴七姓夷

王朴胡賈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則建安二十一年九月

事也又云超之妻挈使首金城按魏志武帝紀云南安趙德

漢陽尹奉討馬超梟其妻子則建安十九年春正月事也又
云與匈奴南單于呼廚完按魏志武帝紀匈奴南單于呼廚
泉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則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事也又
云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按魏志夏侯淵傳建安十七年以
淵行護軍將軍屯長安至於拜征西將軍則建安二十一年
事也又云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
按吳志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徹軍還爲魏將張遼所襲則
建安二十年事也凡此皆在建安十七年荀彧既薨之後未
審徵文何以詳載之若云是建安二十一年征吳之檄則距
荀彧之薨已五年檄首不應仍稱尚書令彧也竊恐或字或
誤然李善所見本已是或字故注引魏志荀彧傳以證之未
必誤也豈孔璋此檄是齊梁文士所擬作而昭明遂取以入
選歟不然承祚少期何以不錄也而邵子湘評阮元瑜爲曹
公與孫權書云孔璋之檄乘勢恐喝耳此書當敗軍之後有
倍難於措辭者竟以爲在建安十三年下荆州時益陋不足
辨矣

十八年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趙冀曰後漢書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獻帝春秋謂自幽
并州入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入於雍州於是省兗豫
青徐荆揚冀益雍九州按荀彧傳建安九年或說曹操宜復
古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或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
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眾關右諸將必謂以次見奪將

人人自保恐天下未易圖也操乃寢九州議至是乃重復之
益是時幽并及關中諸郡國皆已削平操自爲張本欲盡以
爲將來王畿之地故也觀於是年之前已割蕩陰朝歌林慮
衛國頓邱東武陽發干廩陶曲周南和任城襄國邯鄲易陽
以益魏郡是年又以冀州之河東河南魏郡趙國中山常山
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操爲魏公可見復九州亦正爲
禪代地耳 趙一清曰後漢書郡國志首司隸次豫冀兗徐
青荆揚益涼并幽而以交州終焉合得十三州此云十四州
已爲參錯且兖州亦未嘗省也十三州之中獨不及交豈卽
兖州之訛歟益十四州當數雍州建安中分涼州置見晉書
地理志 唐庚曰三桓譚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
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
州而益其地凡茲人之欲濟其邪謀者類能引經術而稱古
誼既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平察之而已
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

後漢書荀彧傳云建安十七年董昭等欲共進操爵公九錫
備物密以訪彧或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
不能平獻帝紀云十八年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爲魏公加
九錫益操之覬覦久矣肅常續後漢書亦書操自爲之

遷於唐衛

趙一清曰此衛卽康成書注分衛爲并州之衛指常山之衛
水也

分裂諸夏率土之民又即我高祖之命又其孰能恤朕躬

文選上八字作運帶城邑一人尺土無我字能字

羣臣釋位又延及平民君又窮之又遂選許都造我京畿

文選臣作后釋作失及作于民作人君又窮之作君又討之

窮除其迹遷作建我作其

棧威南邁又迴戈東征又乘輅將返張揚祖業又張繡精服

文選遷作厲任作指轍作軒祖作沮服作伏

袁紹逆亂天常又運其神策又遂定邊境又重之以明德

文選無亂天又字其作諸境作城重下無之字

民無恆應又表繼絕世又錫齊太公履又世祚太師

文選無恆作不同表作錫錫作賜祚作服

功高于伊周而管單于齊晉又常山鉅鹿

文選兩于字皆作乎鉅鹿又字在常山上

封君爲魏公

文選魏公下有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處授君印綬冊書金虎

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凡三十又字益因其前

已云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云云而刪也

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

文選如故下有今更下尊尊爾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

武平侯印綬今二十三字又九錫之數莫先於公羊說一

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與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背

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此則一車二衣服三樂舞四

朱戶五納陛六虎背七鉞鉞八弓矢九鉅鬯益用禮緯念文

嘉次序後代並依之韓詩外傳所言九錫則三虎背四樂器

五納陛六朱戶七弓矢八鉞鉞爲異而王莽九錫次序更在

公羊緯禮緯之外以應爲之者耳

穉人昏作又遠人革面又感於朕思又往欽哉

文選穉人作膏民革作同於作乎往上有君字

注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

按潘元茂作魏公冊命人謂訓詁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擅

名當時便疑此冊爲王粲所作及晉王爲太傅臘月大會賓

客語元茂子滿曰尊公作魏公冊高妙仲宣亦以爲不如也

自是人始信爲元茂作

前後三讀

侯康曰注言三讀而魏武帝集僅載一表

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又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

何焯曰王字衍文凌謝當爲陵樹荀攸本傳冀州平太祖表

封爲陵樹亭侯也又潘勗曰劉展當依典論作鄧展所謂顯

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豐澤者即其人也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

宋書禮志云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

易

天子聘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

按三女一名憲一名節一名華見漢穆穆皇后傳此山陽公

所以自結於曹也然陳思王集有敘愁賦序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后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子作賦則非曹氏所甘心明矣

九月作金虎臺

潘眉曰凡受九錫者必有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公以是年受九錫金虎臺之作所以彰錫命也金虎臺去銅雀臺六十步

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

水經洹水注云洹水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又濁漳水注云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溪東北出清流澤注而已

省安東永陽郡

趙一清曰漢魏之際別無安東郡疑是東安之訛東安郡蓋分理邪立不知置於何時後漢書郡國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爲永陽以鄉亭爲屬縣

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歸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效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

按此與前注引魏書非有四目兩口也但多智耳語氣一同殿本考證云安陽下疑脫亭字

二貨入至清倉中

趙一清曰水經南水注南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是水爲汶水故有汶倉之名非也蓋清水之耶闢耳

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金璽後漢書輿服志云諸侯王赤紱四采赤黃纁紺酒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劉昭注引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紐纁朱紱又云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筓角爲垂乘輿所常服遠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筓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注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按注中完字衍完死在十四年疑當作典完之子也後漢書皇后紀伏皇后父完建安元年拜輔國將軍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十四年卒子典嗣是也今本完作兄弟二字太平寰宇記卷七云五女家在許昌縣南二十里曹操弑皇后伏氏并姊妹四人葬於此

天子命公置旄頭

續漢書郡國志武都郡故道注引搜神記云有怒特祠秦置旄頭騎起此宋書禮志晉武常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旄頭故虎士服之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踣衝冠義取於此徐爰曰彭張之說各言其義無所承據秦天文畢星

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單罕前引單方昂員因其象星經昂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

後漢書皇后紀云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小者待年於國十九年並拜爲貴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靈後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靈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

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

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九云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以西

雲中雁門之間遂空曹公集荒郡之人立縣屬新興郡

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復漢靈郡爲漢中

潘眉曰張魯據漢中改漢中郡爲漢靈郡至是降魯乃復爲

漢中郡劉昭引袁山松漢書云建安二十年復置漢靈郡至

是始置而云復置者多一復字也章懷注劉焉傳亦引袁山

松漢書云建安二十年置漢靈郡無復字知劉昭所引誤

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

潘眉曰下句當云分錫上庸置都尉郡字衍文蓋安陽西城

錫上庸皆漢中屬縣魏武分安陽西城一縣置西城郡又分

錫上庸二縣置都尉凡置都尉者皆名曰部如某郡某部都

尉是也上庸本非郡而此時亦未爲郡故不應有郡字錢少

詹考異云上庸置都尉而蜀志劉封傳封與孟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是上庸亦置太守也詹按劉封傳注引魏略曰申耽遣使詣曹公曹公使領上庸都尉此上庸始置

都尉之證至建安末劉封孟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

降耽初爲都尉至是稱太守當是中間已立上庸郡史略而

不載耳自上庸西屬先主命耽領太守如故是蜀以上庸爲

郡也後孟達降魏魏文帝并房陵上庸西城爲新城郡上庸

郡始廢明帝太和二年又立四年又省景初元年分魏興之

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至是又立旋又廢至高貴

鄉公甘露四年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此魏朝上庸郡廢置

之顛末也當建安二十年則錫上庸俱是縣不當有郡字或

舊作分錫上庸爲某部置都尉今本訛爾耳錢大昕曰是

歲曹公始得漢中分其地立西城上庸二郡其時尚有房陵

郡亦漢中所分而紀不及者非曹公所置也攷續漢志房陵

縣注引巴漢志建安十三年別屬新城郡房陵卽新城所治

故亦稱房陵郡矣紀云上庸置都尉而證以蜀志劉封傳則

上庸亦置太守也建安二十四年蜀先主取漢中而西城三

郡亦歸於蜀其明年孟達背蜀降魏文帝并房陵上庸西城

三郡爲新城郡以達爲太守治上庸又以申儀爲魏興太守

屯洵口自是漢中入蜀而新城魏興入魏一郡之地分屬兩

國矣

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資邑侯杜漢舉巴夷資民來附

林暢園師曰後漢書西南夷傳板楯蠻夷渠帥羅朴督那度夕龔七姓則此杜字誤也 按華陽國志亦云除羅朴督那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

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漢爲巴西太守

錢大昕曰巴東巴西二郡乃劉璋所分久屬益州但遂假以名耳朴胡杜漢尋爲蜀先主所殺曹公不能有其地也

注 孔衍漢魏春秋曰

隋書經籍志漢魏春秋九卷孔衍元撰卽衍也又孔衍有魏尚書八卷裴注未引

又 斯則世祖神明

何焯曰世字上宋本有出字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 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進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 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錢大昕曰黃初元年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二年封孔羨爲宗聖侯皆名號侯也 按關內侯係舊爵非新置當作又置

關外侯內字衍然各紀傳中亦不見有關外侯也

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

所從誰 王 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按王仲宣從軍詩凡五首卽此篇尙有末十二句云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彈爲檄良

苗實已擇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穉孱負鼎翁願厲朽鈍委世期但割取前半篇入注耳

注 幸長水南門

水經渭水注云長安城十二門南出東頭第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鼎路門史記首義文帝出安門注云在霸陵有故亭卽郡國志所謂長門亭也史記曰灑澆長水也

注 庶姓之與親 又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

趙一清曰當重一親字 何焯曰舊民宋本作萬方

又 梁鶴以公爲北部尉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曰洛陽孝廉左右二尉蓋時以孝廉爲郎者居之曹公舉孝廉爲議郎正當作尉四體書勢序

以爲求爲合非也求爲合見十三年注

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置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

後漢書南匈奴傳云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以

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抄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

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

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二十一年單于來朝

曹操因置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遂征孫權

按文選有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一篇正此事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

後漢書郡國志廬江郡居巢注引廣志曰有二大湖 顧祖禹曰巢湖在廬州府東五十里建安中曹操數與孫氏爭衡於此諸葛武侯所謂四越巢湖不成者也 趙一清曰四越一在十四年一在十八年一在十九年并此爲四
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

按文選有陳琳爲魏武與吳將校部曲檄一篇正此事也
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宋書禮志云後漢祠天郊用法駕祠宗廟用小駕小駕減損副車也前驅有九旂雲罕皮軒轡旂車皆大夫載之鸞旂者編羽毛列繫幢旁也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乘輿之後有屬車尚書御史載之最後一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於省中每出警蹕清道建五旗太僕奉駕餘上鹵簿尚書郎侍御史合史皆執注以警蹕車騎所謂護駕也五旗首五色各一旗以木牛乘其下五旗纒竿卽禮記德車結旌不盡飾也戎車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紓之也漢儀曰出稱警人稱蹕說者云車駕出則應稱警人則應稱蹕也而今俱唱之史臣以爲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後漢書輿服志云天子建太常十有二旂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劉昭注引鄧眾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首鄭玄曰七尺爲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也

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
水經漢水注云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卽今陝西成縣

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

趙一清曰後漢書耿秉傳作吉不注或作平則本字誤也耿秉傳會孫紀以操將篡漢與太醫令吉不丞相司直韋晃晃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

三輔決錄注曰又因以問之

隋書經籍志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擊虞注 何焯曰聞宋本作問
又或曰必欲投碑

殿本考證云或曰諸本皆誤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當是兩說傳疑作或曰爲是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

按任城王彰傳止有代郡烏丸反與此異 錢大昭曰烏丸傳但云代郡不言上谷此蓋衍上谷二字 錢大昕曰無臣氏卽能臣氏之譌

於是執太守東里豎
何焯曰豎當作袞從三少帝紀改
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

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武功有斜谷注引西征賦注云袞袞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袞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漢書

地理志謂斜水袞水出衝嶺山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遮要謂以軍遮其要害處或云是地名

遂至陽平衛因險拒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何焯曰陸機弔魏武文云當建安之三八實天命之所艱難
光昭於異載將稅駕乎此年慎西夏以鞠旅游秦川而東旗
輪鎗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冀日之云彥編四句而成
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峭渾而竭來次洛納而大漸指六軍曰
念哉觀此則操實以西行不得志而發病及圍襄樊急狼狽
還救偃息不遑登頓而死史不盡書耳

二十五春正月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尙
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成者皆不得離屯
部有司各率乃職欽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宋書禮志未得遵古也句下有百官隨殿中者十五舉音一
句又云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
不諱隨時以欽金珂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

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庭乃爲石室藏寶
延首不陵中無金銀諸物也 何焯曰陸機弔文載遺令有
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注中

亦宜備見 孫能傳別漢漫筆云司馬溫公語劉元徽昨看
三國志識破一事曹操身後事孰有大於禪代遺令諱諱百
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無一語及禪

代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操心直爲溫公
剖出今魏志所載遺令寥寥數語其分香賣履處置家人婢
妾皆無之裴松之注亦不載豈所見有別本耶

二月丁卯葬高陵

按令曰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是也 元和郡縣志云
魏武帝西陵在鄆縣西三十里揚與山陵雉記云曹操沒後
恐後人發其冢乃設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 明一統志
云曹操疑冢在彰德府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洞望高
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

注 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又自作兵書十餘萬言
隋書經籍志孫吳兵法二卷魏武帝撰又魏武帝兵法一卷
又習戰野葛至一尺

沈欽韓曰野葛亦作治葛積含南方草木狀云雜葉如露葵
而小性冷味甘治葛有大毒以雜汁滴其苗卽萎死世傳魏
武能啖治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又 袁紹崔豹之徒
殿本考證云豹當作鈞宋書禮志可據鈞與袁紹起兵山東
見後漢書崔駰傳

又 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郁亦輕之及在兗
州陳留邊讓言讓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部俱避難交
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蒙叢族之桓郁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
祖謂曰詎可解死邪遂殺之

侯康曰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七引張輔名士優劣論曰魏武
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德
恨見殺按桓文林者桓曄之字後漢書桓曄傳客交趾爲凶

人所誣遂死於合浦獄不云死於曹操也疑張輔誤以桓邪

作相暗當從曹瞞傳爲正袁忠事附見後漢書袁閔傳但云
浮海而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亦不言爲曹操
所殺或范書略之也

又常出軍行經夢中令士卒無敗夢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夢
以相持

按仗所以相持五字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引作持夢以
相付文理較勝

又有幸姬常從晝寢至其臨處變詐皆此類也

按魏武遺事裴注所引曹瞞傳或尙未盡如世說忿猜類云
魏武有一妓聲最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
堪於時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誓及之便殺惡性
善又假託類云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
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曰有偷兒賊吉盧中人皆出觀魏武
乃入抽刃劫新娘與紹還出失道墜楸棘中紹不能得動復
大叫曰偷兒在此紹還迫自歸出遂以俱免又云魏武行役
失道遺軍皆溺乃曰前有大梅林饒于甘酸可以解渴士卒
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又云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已
輒心動因語所親小入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心動執汝
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
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諫並者挫氣矣又云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
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被斫殺自爾每眠左

右無敢近者又云袁紹年少時曾遊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
不著魏武搯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牀上劍來果高又英雄
記云操與劉備密言備泄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國之意操自
咋其舌流血以失言誠後世又曹操別傳云操引兵入境發
梁孝王塚破棺取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立泣又陸機弔魏
武帝文云魏武帝遺令又曰吾姪好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
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脯上脯楮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
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曰餘香可分與諸
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屨賣也又劉昭幼童傳云太祖
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澠水有蛟逼之白水奮擊蛟乃潛
退於是浴畢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見大蛇奔退太祖笑之
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蛇而恐邪根問乃知威驚異焉

長樂梁章鉅撰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

錢大昭曰文帝為高祖明帝為烈祖見於景初詔中承祚于文明二紀俱不稱祖以德不相副且無功可錄削而不書史筆之謹嚴也

注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

陳浩曰後漢書獻帝紀及趙溫本傳俱作十三年

注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著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薨

陳浩曰方技傳載朱建平沛國人善相德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合偏相宿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黃初七年年四十

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云云與此相類蓋即一事而所傳各異其名也

注 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

隋書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袁彥伯撰

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

後漢書獻帝紀云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

月改元延康

三月黃龍見譙

宋書符瑞志云延康元年三月黃龍見譙又郡國十三言黃龍見益魏以龍見為受命之符至改譙縣為龍譙國然以龍興亦以龍亡假託象兆後遂為妖所謂其氣微有以取之也龍譙國見水經獲水注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

宋書符瑞志云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又郡國十九言白雉見 顧祖禹曰北直滄州東北七十里有饒安城戰國時齊邑史記趙悼襄王四年龐煖攻齊取饒安漢為千童縣地屬勃海郡後漢靈帝改置饒安縣於此按後漢書郡國志勃海無此縣蓋缺失也

大將軍夏侯惇薨 注 魏書曰王素服幸都東城門發哀孫盛曰

在禮天子哭同性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

何焯曰魏未嘗以夏侯為同性故與之婚姻孫盛所議非也

延康元年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

通典魏文帝即王位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亂啟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

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

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為太尉公侯誕育

聖哲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號莫過於太王詔曰前

奏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

依故爵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爲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酒孫欽等議案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得公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乃臣子莫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誼育大皇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盛莫過太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謚號爲太王於是漢帝追諡爲太王

六月庚午遂南征注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逼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與

朱良表曰幽當作幽謂太王也按三國文類及宋本並作幽今殿本已改正後漢書獻帝紀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

秋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水經陰溝水注云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于

故宅壇前樹碑題云大饗之碑金石錄云以魏大饗碑考之乃八月辛未魏志誤

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

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又郡國十三言鳳皇見後漢書地理志常山石邑而後漢書郡國志常山郡無石邑此志有之疑漢省而復立也

冬十一月癸卯下令曰

十一月當作十月今殿本已改正潘育注後漢書獻帝

紀建武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志文昭甄皇后

傳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魏受禪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五

代史張策傳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皆是十月受禪之證此紀先書十一月癸卯後書十一月癸酉兩書十一月既於文爲複而癸卯癸酉相距三十一日亦無同在一月之理宋書禮志云漢延康元年十一月禪帝位於魏冊府元龜帝王部云延康元年十一月受禪並沿陳志之誤朱竹垞跋孔羨碑云魏受禪在延康元年十一月亦失於不考耳李龍官曰注中明云十月乙卯又云今月十七日已未又云今十月斗之建則癸卯乃十月朔也

注合曰孔子玉版也

沈欽韓曰隋經籍志梁有孔老識十二卷孔子王明鏡一卷後漢書張衡傳注通甲開山圖曰禹游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圍如日月以目照自達幽冥言此識預知來數亦如玉珪故名爲玉版

又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識緯於魏王曰宋書符瑞志載許芝奏與此注稍異

又春秋玉版識曰代赤眉者魏公子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眉字按宋書符瑞志引玉版識亦無眉字錢大昕曰玉版識即上文所云孔子玉版也

又孝經中黃識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望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識

殿本考證云宋書絕作紀非也錢大昭曰說文暨獄之兩臂也在延東从日徐錯曰以言辭治獄故从日識文以日爲

日俗儒之說 李清植曰火光者災也言炎漢之運至是而終不橫一者丕也故下文曰魏王姓諱見于圖讖也

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

錢大昕曰說文昌曰從曰不從兩日尹敏謂讖書中多近鄙別字如土乙力爲地人十四心爲德及此類皆是 潘眉

曰魏以土德王故曰黃氣受五八四十者魏享國年數自黃初元年庚子至甘露四年己卯得四十年次年司馬氏弑高貴鄉公矣又文帝年四十四亦五八四十之數 李清植曰

主反爲輔者言漢反臣於魏也宋書反作及非是

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一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止說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麻數將以盡終

錢大昭曰古魏字作魏故云鬼在山禾女連也漢人書魏字或姓或郡皆有山字見洪進祿釋者不可勝計 潘眉曰軌

者世軌也世軌有二一爲唐堯世軌以七百六十歲爲一軌

一爲文王世軌以七百二十歲爲一軌其推算之法同就整度云以七百六十爲世軌者竊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洛書

靈准聽云八九七十二鐵圖起鄭康成注八九相乘七十二歲而七百二十歲復於冬至甲子生象其數以爲軌焉故曰錄圖起云象數論曰求世軌置積算以大周二萬一千九百二十除之餘以七百六十而爲一軌不滿軌者卽入軌之年也一軌消息一卦大周逢奇起復逢偶起姤四十二軌消息卦三周有半八十四軌七周所謂八十四戒也文王世軌法亦同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此蓋用文王世軌也

又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

潘眉曰丙午二字當衍宋書符瑞志載許芝曰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日蝕二十四年二月晦壬子日蝕蓋日者陽精而以亥子日蝕亥子屬水故爲水滅火之象也若丙午日蝕丙午屬火與亥子有別而曰水滅火其義不合矣宋志載許芝之言本無丙午後漢書獻帝紀載日食甚詳如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六年三月丁卯朔十三年十月癸未朔十五年二月乙巳朔十七年六月庚寅晦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自建安至延康日食有八有己亥壬子而無丙午足證此丙午二字之誤按太平御覽卷十一引魏略五行志云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餘日魏有天下乃靈魏將受祚之應也此亦水滅火之兆當補入注

又心操手棹非人力所能建也 周之伐殷以悉也 劫

省御太僕宮廟

殿本考證云：卓當作棟，建當作邊，恭當作暴。朱良紫曰：太

僕二字於義無處，或火撲二字之譌歟。

又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

盧明楷曰：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注，自敘始生，禎祥曰乙未，直成子生，又曰厥日直成，應嘉名也。漢書王莽傳，以戊辰直定，即天子位，師古曰：以建除之次，其日當定，直成之義，大抵如是，作宜成似誤。

又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蓋而不出。

李龍官曰：被蓋，諸本俱作被重，非莊子謹王篇可證。

又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

魏公卿上尊號奏，碑作清苑鄉侯，自當以碑爲正。

又昔柏城子高。

潘眉曰：柏城字並誤，當作伯成。田疇傳注與莊子合。

又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又爲時將討黃巾，又聖命天下治，又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又始魏以十月受禪，又於行運曾於堯舜授受之次，又舜發龍啟而君天下，又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

宋書符瑞志，國上有所在，二字爲下，無時字，聖命天下治作聖人制法天下治，改作政時作詩，魏上無始字，曾作合君作居天下不可上有明字。

又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聖書重被聖命。

殿本考證云：十月中無戊戌，前云壬戌，冊詔疑戊戌乃壬戌之訛。

又相國欽太尉，謝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

潘勗曰：武帝紀，建安十八年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二十一年置奉常宗正二卿，二十二年又置衛尉卿，是時魏已備九卿。

然考魏公卿上尊號奏，署名奉常臣貞，郎中令臣洽，衛尉臣昱，太僕臣夔，大理臣繇，大農臣霸，少府臣林，惟有七卿，無大鴻臚宗正，此云九卿，亦約舉之詞歟。按此下卽魏所載魏公卿上尊號表也，翁覃溪師曰：此亦名勸進碑，不立石。

年月，顧炎武謂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此碑實刻於黃初之後。按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歐陽公集古錄謂魏志是年十一月癸卯朔，魏公當是十月衍一字者，通鑑目錄是年十月癸卯朔，魏公之言信矣。王昶曰：武億謂賈詡傳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

勸進時似不宜卽書太尉，不知詡傳乃於卽位之上，偶遺王字。曹洪傳亦云：文帝卽位爲衛將軍，此皆傳刻者誤脫。王字非可遂以爲踐阼，文帝紀明載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則至受禪時，詡已爲太尉數月矣。

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及九百三十一，並引魏略云：文帝受禪，野鷲成絲，九尾狐見於譙郡，神龜出於靈寔之池，又宋書符瑞志云：延康元年，麒麟十見，郡國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虎見，又郡國二十七言白虎見，黃初元年，郡國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見，魏文帝初，郡國三十七言甘露降。

國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見，魏文帝初，郡國三十七言甘露降。

國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見，魏文帝初，郡國三十七言甘露降。

國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見，魏文帝初，郡國三十七言甘露降。

國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見，魏文帝初，郡國三十七言甘露降。

國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見，魏文帝初，郡國三十七言甘露降。

之訛。

郡國一書魏吳出黃初元年郡國二書嘉禾生郡國一書木連理朱草生文昌殿側黃初中郡國十九言白兔見魏文帝初郡國十九言白雀白鳩見魏中亦魚劉逵魏都賦注云延康元年芝草生於樂平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延康元年三足鳥見於郡國

又可謂信矣省矣

按省字似係舊字筆誤今碑作可謂信矣善矣口矣裕矣高矣即矣

又民命之懸於魏政

今碑作民命之懸於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 王昶曰此與上俱是傳寫脫文餘文亦稍有異皆當以碑爲正也

又及至承堯禪被珍妻妻二女若固有之

梁同書曰珍妻即孟子所云珍衣也診調單又訓同皆無感服之義當以珍妻爲正

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昨 注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 又 帝升壇禮畢屬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水經潁水注云潁水逕繁昌故縣北曲彘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彘登壇于是地改

元黃初其年以頡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禪于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于繁昌築靈壇也于後其

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 按黃初受禪碑明言冬十月辛未受禪而此言庚午集古錄云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

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反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

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魏下太史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益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反遂失其

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愔奉璽綬者辭讓往反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爲謬爾

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謬也 蕭常續後漢書晉書云頡陰縣即潁川先是曹丕使其黨逼獻帝禪位於己因南至頡陰陽不與知張愔等奉璽綬於丕丕篡位於此以其地爲繁昌縣北征記謂在許之南七十里有臺七丈方五十步臺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篡位處也

改延康爲黃初

宋書符瑞志云有黃鳥銜丹書集於尚書臺於是改元爲黃

初藝文類聚卷十引魏傳選皇初頌云天子乃登彫龍載羽蓋佩玉鑄鑿聲噦噦拜上皇告受位非休祥導神氣於是建皇初之上元發曠盛之明詔書災肆故盪滌瑕穢是當時黃初亦通作皇初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

文帝集中載詔曰朕承符運受中革命其故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羣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禮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塚各三百家

魏書曰以夏數爲得天故卽用夏正而服色尙黃

宋書禮志云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旌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

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七徽

按蜀志諸葛亮傳亦作戴陵而魏公卿上尊號奏有長水校尉關內侯臣凌當卽此人則陵从水旁宋書五行志又作戴凌皆是一人也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又乙亥朝日於東郊正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

後漢書禮志注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熟如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潘眉曰明帝紀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用春分此乙亥朝日乃在正月用春分禮自別蓋是年

二月無乙亥乙亥正月初四日也建安二十四年己亥歲十

一月小己卯朔且冬至爲該首十二月大戊申朔黃初元年

正月小戊寅朔二月大丁未朔三月小丁丑朔四月大丙午

朔五月小丙子朔六月大乙巳朔七月小乙亥朔八月大甲

辰朔九月小甲戌朔十月大癸卯朔十一月小癸酉朔十二

月大壬寅朔二年正月小壬申朔二月大辛卯朔魏世期不

通歷術故疑乙亥在二月遂以紀不書二月爲文之脫也

錢儀吉曰晉書禮志傳黃初正月朝日違禮二分之義隋志

亦言魏文正月朝日前史以爲非時及明帝大和元年二月

朝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古是文帝雖有采周春分之禮志

上其實未嘗施行是歲祭日實以正月至太和乃用二分

後先殊制不可強同義氏不考當代禮制遂謂史有闕文疏

已向書大傳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辭曰維某

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勞作稼穡惟予一人

某敬拜迎日東郊又焉知魏初之制非有取於伏氏之義

然不可得詳矣

注 均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郡洛陽爲五都

趙一清曰水經濁漳水注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所居長安爲西京遺跡都爲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 王鳴盛曰其實長安久不爲都譙特因太祖故

脚目爲郡皆非都也眞爲郡者許郡洛二處耳 其以譙卽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合魯郡僧起蓋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後漢書儒林孔僖傳注云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孔羨爲崇聖侯洪适隸釋魯孔子廟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朱彝尊曰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廟卽陟事說改延康爲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變受命應歷數以改物俟羣祀于無文既乃繼照聖緒昭顯上世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 按百戶吏卒當作百石卒史漢有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此蓋仍漢志也金石文字記云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志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是也因其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以別之晉書及通典皆訛爲百戶吏卒誤與此同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曰河 何焯曰百戶吏卒是

守衛之人與桓帝永興元年魯相乙瑛廟之百石卒史不同 彼以孔子孫爲之此說可兩存

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

陳浩曰前已有春正月則此處春字爲衍

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於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

宋書禮志云何承天曰禮將營宮室示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庭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詔曰世異之作以謹元首而歸過朕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合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邵晉涵曰自後遂無水旱劾三公之事變理之意微矣 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又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

唐庚曰是歲吳蜀相攻大戰於夷陵吳人卑辭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略以爲權有僭意而自願位輕故先卑而後倨之先卑者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後倨者冀

見討伐以激怒其罪大吳至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尙何以封爵爲甚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彼藩國固然無足

怪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至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尙安能激怒其罪哉旣而魏責任子權不能堪卒叛之而

爲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時羣臣無爲仲連之策出一切之計

以寬目前之急而陳壽猶以勾踐奇之勾踐事吳則嘗聞之

矣受吳封爵則未之聞也

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注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胡見位

次三公如光祿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薨

錢大昕曰魏紀樞太傅大司馬大將軍司徒司空驃騎

大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除免薨皆書楊彪為光祿大夫朝

見位次三公故特書之

注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命眾將及州郡兵討破

叛胡治元多慮水封賞等

張既傳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然則

女賊也 顧祖禹曰沮渠川在甘州衛東南或曰即虜水北

史沮渠蒙遜世居張掖臨松盧水即此川矣

又帝初問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洛陽

顧祖禹曰顯美城在涼州衛西北漢縣屬張掖郡後漢改屬

武威 按洛陽當作略陽以後漢書校改

已卯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

晉書職官志云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車騎

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恆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

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 宋書百官志云

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大尉代之魏黃初二年復

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大尉如故

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洛陽宮殿簿云陵雲臺上殿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

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 世說巧藝篇云陵雲

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錯銖相負揭

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明帝登臺懼其勢

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

邵晉涵曰此其應在昭烈伐吳喪敗乎

三月乙丑立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

錢大昕曰以諸王傳攷之是年以皇弟封王者任城王彰章

陵王據下邳王宇譙王林北海王泰陳留王峻河間王幹弋

陽王彪廬江王徽凡九人紀云十一人似誤也鄆城王植以

四月戊申封與任城諸王不同日且是彰王非郡王故不在

此數又攷文帝子以黃初三年封王者凡六人平原王徽河

東王霖京兆王禮淮南王邕清河王奐廣平王徽本紀惟載

徽霖二人亦未免闕漏

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

按此以閏月書于五月之後是年閏六月也

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禪

存不忘亡也

按後人以此為魏文之達而不知其為憂生之嘆也魏文與

吳質書云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連夕不眠

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時帝年方三十而賦

若嗟寤如此宜應不十之兆矣不字爲不十吳國澤誦也

次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隋書經籍志有魏朝雜詔二卷魏吳詔二卷梁有三國詔誌

十卷皆是別行之事

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

晉書天文志云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掖門內

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喪十月帝南征孫權是後累有征

役 文館詞林載魏文帝伐吳詔曰昔軒轅不爲涿鹿之師

則蚩尤之妖不滅唐堯不興丹水之陳則南蠻之難不卒漢

武不行呂嘉之罰則橫浦之表不附光武不加葛逆之誅則

隴蜀之亂不清故曰非威不福非兵不定孫權小醜憑江悖

暴故奮武銳順天行誅驍騎龍驤猛將武步征南進圍江陵

多獲舟船斬首執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大司馬及征東諸

將卷甲長驅今車駕自東爲之贈鎖雲行天步乘輿而進賊

進退道迫首尾有難不爲楚靈乾谿之潰將有彭蠡蕭口之

變必自魚爛不復血刃宜慎終節勸靜以聞

是歲穿雲芝池

水經穀水注云穀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支流入石

堤伏流注雲芝丸龍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

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

魏文帝集載詔視此爲詳今錄於後詔曰喪亂以來兵革縱

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昔田橫殺鄒商之兄張步害伏湛

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讐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

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耆老長幼自今

以後尙有讐怨者皆不得相讐

築南巡臺于宛

水經清水注云宛城西三里有古臺高五丈餘文帝黃初中

南巡所築也

注 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

錢大昭曰三道謂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

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也

三月癸卯月犯心中中央大星

潘眉曰宋天文志黃初四年二月癸卯月犯心中大星推二月

無災卯魏志是也 按犯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

漢昭烈帝崩此其應乎

夏五月有鵝鵝鳥集雲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

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

鳥何爲而至其博學天下備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按詩維鵝在梁毛傳鵝鵝澤鳥也爾雅鵝鵝澤郭注今之鵝

鵝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污澤俗呼之爲濁河政和本草

鳥大如鶩鶩頭下有皮接脊三升物展縮由袋中盪水以養

魚一名逃河身是水沫惟胸前有兩塊肉如拳 王應麟曰

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黃初四年詔曹詩刺遠君子近小

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黃初四年詔曹詩刺遠君子近小

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全祖望曰是時始立學官故也

太白晝見

晉書天文志云太白經天則晝見其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

王彊國弱小國疆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拒守

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民人壞廬宅注尚書盧毓議祀厲殊車

何焯曰宋書五行傳云節宗廟廢祭祀則水不燭下帝初卽

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

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遷鄴而關丘方澤社稷

等神位未有定所此其罰也 又曰殊字是殃字之誤作祀

厲殃事於本文義較顯

注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

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青

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

大武舞

潘眉曰雲翻當依宋書樂志作雲翹文昭大昭兩昭字皆誤

文昭當作文始大昭當作大韶兩漢有文始無文昭文始本

韶樂故改文始爲大韶

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

錢大昭曰是時獻帝爲郡公其女安得爲郡主且郡亦無長

樂之名此郡字疑或鄉或亭之訛

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

罷遣弟子滿一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

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

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聽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

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

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一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

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按黃初此法全木漢

桓帝時舊制亦見通典選舉門

其故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通典吉禮門云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礫

禘大儺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諂不試其命若之何禘

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

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祠耳目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

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漢文除秘祝所以稱仁明也按二議

不系年月或卽在是時乎

是歲穿天淵池

水經穀水注云池中有魏文帝九華臺殿基悉是洛中故碑

累之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

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臣臣按

洛陽伽藍記以碑爲魏明帝立堂爲元魏高祖立疑非

六年三月行幸召陵過討虜渠 後漢書郡國志汝南郡召陵 顧祖禹曰討虜渠在許州鄆

城縣東五十里通渠謀伐吳也

壬戌熒惑入太微

晉書天文志云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至壬申與歲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癸酉乃出占曰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

主有大憂又日月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有憂一曰執法者

誅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東武陽王鑿薨七年正月驃騎大

將軍曹洪免為庶人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帝崩

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藝文類聚卷十三引江表傳云魏文帝出廣陵欲伐吳臨大

江歎曰吳據洪流且多糧穀魏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之乃還

七年三月築九華臺

宋書后妃傳贊云漢氏昭陽之輪與魏氏九華之照耀則九

華臺亦內宮游幸處也

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

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

宋書百官志魚豢曰四征魏武所置秩二千石黃初中位次

三公漢舊諸征與偏裨雜號同 趙一清曰漢時已有征東

征南征西之號是不始于魏武或至魏始備四征之號故魚

豢曰鎮北魏黃初太和中置是其例也又案晉書宣帝紀云

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其時有陳羣曹真曹休

且詔太子曰有聞此三公者慎勿疑之則非四人可知即曹

休傳亦無受遺輔政之事也

丁巳帝崩於嘉福殿 又六月戊寅葬首陽陵

潘潛曰帝以丁巳日崩推是年五月辛丑朔十七日乃得丁

巳諱當云五月十七日今本脫十字也 太平寰宇記卷五

云魏文帝陵在河南偃師首陽山南

注 鄆城侯植為諱曰

此篇雜見陳思王集三國文類藝文類聚字句有云冀慮備

列於後

萬國悲悼 又思過慕唐 又歎自僂斃 又感惟南風 又求此訓味

又正行定紀 又祥推聖賢 又潛心無回抗志青冥才秀發爾 又

聽察無嚮瞻未形 又爵公緝私 又宅土之表 又六合是虞齊

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 又臨之若神 又九壤被震 又虞備

凶徹 又黃初叔祐 又將登介出 又元功仍舉 又體遠存亡 又追

慕慕唐台同陵 又悼晏駕之既疾 又追頌景而憐形

悼當作傷與上下韻協過字當在慕字下歎本集作欲感文

類作根求本集作末正文類作五祥藝文類聚作詳罔作內

青冥作高明秀朗作略見嚮作嚮瞻作視公無二字作功重

宅土之表土作土下有率民以漸四字是虞作通同遵作檢

下以純民作尊下以純民由樸儉拓作折斷作瞻被作披何

焯曰徹疑當作輶叔當作假介本集作泰元類聚作九並牛

達慕作纂陵作阪疾本集作往追類聚作迴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世

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隋書經籍志魏文帝集十卷梁二十三卷又列異傳三卷魏

文帝撰 按史記索隱云皇覽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

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瓘等所撰當非此書也

注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 又集諸儒於肅城門內

林暢園師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此用淮南子精

神訓語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肅城門作肅成門

又胡沖吳麻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

一通與張昭

潘智曰此所引胡沖語後於孫權傳又引之又蜀先王傳兩

引江表傳倘立營於油江口改名公安又明帝紀及關公傳

兩載關乞娶秦宜祿妻皆是重複不檢之病也

三國志旁證卷四

長樂梁章鉅撰

明皇帝諱微字元仲文帝太子也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 注有

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

錢大昭曰京兆王禮徐姬子也

注 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

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

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隋書經籍志魏末傳二卷梁又有魏夫傳并魏氏大事三卷

亡 按此即裴松之所謂殺害事有明審者也

注 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

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眾人側聽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

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按傳評謂秦皇漢武宮館是營蓋即採用曄語考青龍以後

始動土木竟日之談已罄其蘊曄之遠識不可階矣

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錢大昭曰太和元年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四年驃騎

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驃騎下皆無大字疑此大字為衍

文

太和元年

宋書禮志云魏明帝詔曰先帝即位之二元則有延康之號受

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尚書奏易曰乾道

蘇化冬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宜爲太和元年

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配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侯康曰此有月無日而晉宋禮志及通典則皆作丁未漢制

郊堂不同日舉行同日自此始南齊書禮志載魏高堂陸表

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祭仲默據此

以爲魏郊堂不同日之證然是年則實同日或隆此議不見

用或用在太和以後未可知也

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

通典卷八云黃初二年鑄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買至

明帝代錢廢不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賊淫數以要利作薄

網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舉朝大議以爲

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爲使帝乃

更立五銖錢

秋八月夕月於西郊

八月下服己丑二字宋書禮志可證

注保官空虛初無責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

陳景雲曰責任當作責任魏制凡鎮守部曲將及外用長吏

並納質任有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時帝特欲撫慰孟達

初附故爲此華言耳

又請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

儂與達有隙表達與蜀潛通

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將北伐招達爲外援故貽書曰嗟乎孟

子度邈者對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承歎每

存天下平齊之志豈虛託名載策者哉都護李嚴亦與書曰

吾與孔明並受遺詔思得良伴吳王孫權亦招之達遂肯魏

通吳蜀表請馬弩於文帝樞軍司馬宣王以爲不可許帝曰

吾爲天下主義不先負人當使吳蜀知吾心乃多與之過其

所求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司馬彪賦曰太和元

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遣亮五丈織成障汗

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過魏與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模語儀

亮言玉玦者已決繼成者言謀已成蘇合者言事已合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

晉書宣帝紀云帝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橫宜觀望

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嘗及其未定促決

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

木關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

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間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

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

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月而

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

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

鄒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傳京師

分新城之上庸武盛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
錢大昕曰黃初元年并西城房陵上庸爲新城郡以孟達爲

太守至是達誅復分其地爲三也武靈當作武陵本前漢當縣屬漢中後漢并省疑先主更置也巫縣疑亦蜀所置晉志謂之北巫以南郡有巫縣也何焯曰宋刻一本無巫字

顯祖再曰街泉城在陝西秦州秦安縣東北漢置縣屬天水郡後漢省入略陽杜佑曰隴城縣有街泉亭卽馬謖敗處三年六月癸卯繁陽王穆羣

錢大昭曰明帝子有清河王回繁陽王穆安平哀王殷雖曰早當然既有封地自可於王公傳中備書今傳中但載武文不及明帝者以宮省事祕莫知其所由來亦由班史於孝惠後宮子三王王侯不善於表傳中也

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趙一清曰石亭在安慶府東北皖城在西北案晉書宣帝紀帝朝天子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者必扼其喉而搆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糧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降破之必矣蓋時忱於破石之敗故魏之君臣所以謀吳者甚急仲達之言極中切要然亦以孔明尙在未敢議蜀兵家所謂知彼知己者也

諸葛亮圖陳倉

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二云陳倉故城在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上下二城相連上城是秦文公築下城是蕭昭業顧祖

禹曰石鼻城在寶雞縣東北三十里諸葛武侯所築水經注泝水對城武侯與郝昭對禦處俗謂之石鼻寨亦曰靈壁又爲石壁祝穆曰石鼻寨行人自北入蜀者至此漸入山自蜀趨洛者自此漸出山故蘇詩云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也

注爲雜號將軍

宋書百官志雜號將軍凡四十號

注以土瓦填壘

何焯曰宋木瓦作丸

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又十一月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按高皇帝尊騰也太皇帝西嵩也宋書禮志時與韓暨同使者有行太廟宗正曹恪此蓋偶佚之何焯曰與其追尊尚賤實其爲養閭乞養不如王之殺於禮矣此自爲叙不能生子而以加隆所後之親後人勸與下七月詔書連類而觀可得其情矣

或說時朝

宋書禮志時朝作朝議

注此則魏初惟立親廟祀四室而已

隋書禮儀志云魏初高堂隆爲博士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親以待後代據此則是時廟制出高堂隆所定也魏廟四之說本禮緯稽命儉而鄭氏

法禮用之

四年春二月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

隋書經籍志典論五卷魏文帝撰 按此舉實為笑柄宜有火燒布之譏不但自序之賂口實也

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

錢大昕曰武宣卽皇后傳云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

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此作六月異 潘耒曰推太

和四年五月無戊子當是后妃傳誤

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 又九月大雨伊洛河漢

水溢詔真等班師

晉書宣帝紀云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沂河而上至

於胸脇拔其新豐懸軍次丹口遇雨班師

十一月太白犯歲星

晉書天文志云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有

大兵五年諸葛亮以大軍寇天水 林暢圖師曰月下當書

日晉志作王戊可禱

五年春正月帝耕於籍田

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七引繆襲許昌宮賦云太和六年春

上既躬耕帝籍則是時魏帝頗歲耕籍也然陳志但書於太

和五年而六年不書豈略之耶抑御覽六年為五年之誤耶

又晉書禮志稱魏之三祖亦皆親耕據陳志則武帝明帝有

耕籍事文帝獨無疑亦史略也

其合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

晉書禮志魏制藩王不得朝魏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

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

宋書天文志占曰女主憂太和五年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

占曰女主當之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軒轅大星齊龍二年

十月乙丑月又犯鎮星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戊戌晦日有蝕之

晉書天文志云太和初太史合許芝奏曰應蝕與太尉於靈

星祈禱帝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

告使得自脩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卽位以來

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言以

瘡之宜勅政自脩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

聞父欲有責其子而可獻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

太史合俱禱之於義未聞忠羣公卿士大夫其各勉儉以職

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六年

錢大昭曰晉書天文志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蝕之見

吳歷又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三年四月戊戌朔六年四月

壬子朔十月戊申朔九年正月乙未朔嘉平元年二月乙未

朔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景元三年十一月己亥朔晉志並

云日有蝕之此皆失書

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

錢大昕曰是年改封郡王者任城王楷子陳王植彭城王據

燕王宇沛王林中山王褒陳留王岐琅邪王敏范陽王趙王

幹魏王彪東平王徽曲陽王茂北海王蕤東海王霖榮王悌

元城王魏太子魯陽王溫邯鄲王凡十六人又黃初六年改封諸王

爲縣王此事亦當載於本紀

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水經潁水注云漢以許失天下及魏承漢祿遂改名許昌城

內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準傾八百餘萬 文選何

晏景福殿賦注引洛陽宮殿簿云景福殿七間承光殿七間

何晏賦所謂立景福之祝殿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

也

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

宋書天文志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兩斗遂歷八十餘日恆

見占曰吳有兵明年孫權遣張淵等將兵萬人錫授公孫淵

爲燕王淵斬淵等虜其眾晉志同

有星孛於翼近太微上將星

宋書天文志占曰爲兵喪甘氏曰孛星所當之國是受其殃

翼又楚分孫權封略也明年權有遼東之敗太和六年十二

月陳思王植薨青龍元年夏北海王蕤薨三年正月太后崩

氏崩

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薨

潘眉曰宋志載在十二月按十二月無庚寅魏志是也

大昕曰諸王薨例不載諡此思字衍

詔祀故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

錢大昕曰車騎將軍是程昱追贈之官生時只爲都尉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

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

潘眉曰水經注摩陂在潁川郟縣縱廣可十五里摩陂只此

一處此獨言郟之摩陂者文有詳略也史紹通鑑釋文言摩

陂一在郟郟胡三省已辨之矣 按宋書符瑞志云青龍見

郟之摩陂并帝親與羣臣共觀之既而詔畫工圖寫龍潛不

見又五行志云凡瑞與非時則爲妖孽况困於井非嘉祥矣

魏以改年非也晉武不偶是也改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

卯二龍見於武庫井中帝見龍有喜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

曰昔龍葦夏廷禍發周室龍見鄆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

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賀也

鮮卑大人步度根與轍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軻軌

表輒出軍以外戚比能內鎮步度根帝表曰步度根以爲比

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逼使二部誓合爲一何所成軻子

促軌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旬注也此謂書到軌已推擊屯

陰館

按步度根以爲促軌軌以出軍所以字務當作已古以已木

通用與軌已通軍屯陰館前後盡一於文法較明 後漢書

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薨

郡國志雁門陰館注云在陰館顧祖禹曰陰館城在代州北四十里明帝勅勿過注而軌已屯陰館則已在句注矣

二蔭沒

何焯曰沒上當有敗字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

錢大昕曰宋書天文志作己未按下文有癸酉乙未與癸酉相去三十九日不得在一月當從宋志 宋書天文志占曰有大兵起有大戰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南吳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

山陽公注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

錢大昭曰是時不遣司徒董昭司空陳羣而但以太常大司農行未免有名無實矣司空上大字疑衍

葬於山陽國陵曰禪陵

後漢書獻帝紀注引帝王紀云禪陵在獨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懷州脩武縣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迴二百步又劉澄之地紀云以漢禪魏故名焉

注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幘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勸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農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

體弊矣其能久乎

按小說家演此事有食少事煩四字明為夢禎亦有武侯食少事煩論皆不知何所據正史中實無此語也

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河

晉書天文志云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即荆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宣帝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韶等入淮河天子親東征蜀本秦地則為秦魏及楚兵悉起應占 趙一清曰淮河之淮本作隹亦作沮即相中也

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

趙一清曰以上疑脫足字

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

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三云三交故城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四十六里舊傳司馬宣王與諸葛亮相拒於此因築此城

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

宋書天文志占曰人君死又為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孫淵叛二年正月遣司馬懿討之三年正月明帝崩

復置朔方郡

後漢書郡國志云朔方郡六城隴戎三封朔方沃野廣牧大城故屬西河候建安二十年省朔方郡而此復置之然晉書地理志無之蓋旋置而旋廢耳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

水經穀水注云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

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為圓闕門 按太平御覽卷五十

一引魏志云魏明帝增崇宮殿雕鏤觀臺太行之石其採

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此

與本志所載小異當另是一書也

注 引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

太平寰宇記卷三引魏略作過九龍祠前而通鑑作過九龍

殿前今 殿本已據增 太平寰宇記卷三引洛陽記云璇

華宮有玉井皆以白玉壘飾

又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

殿本考證云杜夔傳注馬均作馬鈞此均字疑誤司南車監

本誤作司馬軍今改正

注 有石馬七

何焯曰馬有七其宣景文武惠懷愍之祥乎 趙一清曰宋

書符瑞志作石馬十二與此不同其餘文亦稍異又隋書經

籍志高堂隆孟康俱有張掖郡元石圖一卷

又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

和 魏晉代興之符也

王應麟曰書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魏明帝時張掖

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唐庚曰河圖洛書之

說歐陽永叔文之甚方今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

時無伏義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為魏晉之符彼魏
晉何足道矣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物之所為猶有幸
有不幸焉而況於人乎

又 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微如玉焉

拾遺記云魏明帝泰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

其文彪發如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五尺望若真

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踐徑及魏

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頰魏為土德斯為靈徵

六月王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 至使朋朕意

趙一清曰是時承用秦漢舊律錯雜無常於是下詔但用鄭

氏章句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劭給事

黃門侍郎韓暹議郎虞疑中郎黃休荀詵等剛約舊科宥宋

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合四十五篇尚書官合

軍中合百八十餘篇詳晉書刑法志

秋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

晉書天文志占曰女主憂景和元年皇后毛氏崩

冬十月甲申有星孛於大辰乙酉又孛於東方十一月己亥彗

星見犯宦者天紀星

晉書天文志占曰大辰為天王天下有喪宦者在天市為中

外有兵天紀為地震孛彗主兵喪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在縣言黃龍見

林暢園師曰太平御覽引山在縣作太山在縣然山在縣屬

大山碑作太山在縣碑不成文宋在當作在胡三省通鑑注云前漢荏縣後漢改曰山在潘胤曰是年正月無壬辰當作二月宋書符瑞志作二月也

於是有所考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曆改年爲孟夏四月

唐庚曰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爲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爲正周得天統以建子爲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義和舜典巡守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爲正矣至夏后之時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世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杞以爲可用非謂建寅

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爲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者以爲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后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商以建丑爲正於經既無所見

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者其義安在哉
改太和曆曰景初曆

何焯曰景初曆尙書郎楊偉所造也事詳宋書曆志中曹爽有參軍初倅即此人宋書又載黃初中太史丞韓翔嘗造黃初曆時陳羣爲尙書合奏以爲是非得失當以一年決定今注家於羣傳遺之楊偉之書首宋悉用之而名字駢然亦史之闕也

以尙書合陳矯爲司徒尙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

趙一清曰據本傳及宋書百官志左當作右宋書百官志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爲尙書左僕射衛臻爲右

僕射二僕分置自茲始案榮衛先後不同時榮邵爲左僕射衛曾爲右僕射史家引以爲證則可以爲一人分任則謬也

續百官志注云獻帝分置左右僕射以榮邵爲左僕射則不與衛同時分任可知注又引獻帝起居注曰邵卒官贈執金

吾亦非由執金吾爲左僕射休文談矣晉職官志云魏晉省置無恒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尙書僕射

丁未分魏置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

錢大昕曰魏興郡志不言何年置以甄封傳證之當在黃初元年魏陽縣晉宋二志皆無之 趙一清曰魏陽當是魏昌

之誤水經河水注魏昌縣以黃初中分房陵立而新城郡有昌魏見晉宋二志是昌魏卽魏昌也安富未詳當亦是魏所

置水經渭水注渭水東南流會富水登卽取此以爲縣名平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

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威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

章武當作章斌宋書樂志云明帝太和當作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大廟舞名然則其所司之官皆

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歌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議改太子樂官至是改復舊于是公劉奏曰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

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威熙之舞威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于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謹制樂武名章斌之舞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約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

于名爲美于義爲當帝初不許制章斌之樂三請乃許之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祗之制

侯康曰隋書禮儀志載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至景初開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按景初廟制仍是鄭義蓋以武帝擬后稷以文明二帝擬文武二祗即鄭君注王制天子七廟之說也若王義則加二祗爲九廟不止七廟矣是時王學尙未行故郊丘時堂宗廟之大禮皆從鄭義隋志非也

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浸溺死亡及失財產者所在開倉賑救之

宋書晉書五行志並云九月淫雨過常冀兗徐豫四州水出

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卽位便淫奢極欲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欲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饑不捐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
宋書晉書天文志同占曰貴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八月公孫淵滅

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
禮記郊特牲正義云魏氏之有天下嘗委粟山爲圓丘在洛陽南二十里 後漢書郡國志引魏氏春秋注云雒陽有委粟山在陰鄉魏嘗營爲圓丘

注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
宋書禮志作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

又魏書載詔曰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皇后配

通典云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嫄盛德之妃未聞心食于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祗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陰亦以高帝配惟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地郊夏臣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請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

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旄陽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
洪亮吉曰宋書州郡志載南郡太守下有旄陽云二漢無旄陽見晉太康地主疑是吳立今考魏志景初元年分襄陽臨

沮宜城於陽郢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廣頓於同旌則屬一縣無疑蓋魏屬襄陽晉受禪後移屬南部也沈志疑吳所立考樂進傳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則旌陽或係建安十三年南郡初入吳時所分置又考魏始立襄陽郡蓋無臨沮於陽二縣故吳志朱然潘璋等傳皆云到臨沮禽關雲長蓋自雲長敗後南郡復入吳二縣或以此時兼魏也

注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虡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秋或泣因留於霸城

陳思王承露盤頌云皇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運四尺下盤運五尺銅龍遶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于芳林園甘露乃降 沈欽韓曰山堂肆考載翁仲姓阮身長一丈二尺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齋振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象置咸陽司馬門外 王鳴盛曰古來鑄金人者三主其一秦始皇鑄銅人十二見史記本紀其二漢武帝築通天臺去地百餘丈雲雨悉在其下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見三輔黃圖第五卷其二則魏明帝也秦所鑄銅人已爲董卓椎破見後漢書及三國志董卓傳則似景初所毀當爲漢武帝之金人然李長吉有金銅仙人辭漢歌自序以明帝徙盤爲青龍元年八月事

則年月與魏略不合故西泉吳正子注長吉詩辨之魏黃圖言始皇所造爲董卓所銷尙餘二人未毀明帝欲徙洛陽重不可致留霸城仙不可言狄知長吉未可非青龍元年所徙是漢武銅仙景初元年所徙是秦皇銅人也吳說如此然則魏略言景初所徙不當言有承露盤此有微誤也 何焯曰向平叔景福殿賦云建凌雲之肩盤凌虞淵之臺沼清露漉漉水浩浩以此書參證則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也李善注凌雲盤名蓋魏有凌雲臺又有凌雲盤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

陳景雲曰司馬懿晉武帝泰始元年進宣皇帝先於魏咸熙元年以子昭進爵晉王追封宣王

注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險缺不預則手足相代

朱真裝曰手足相代晉書何曾傳作才足相代以上句文義諸之似當作才

二月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中央大星

錢大昕曰宋志癸丑作己丑誤

夏四月壬寅分而國蕭相竹邑符離蕪縣龍二山桑汶虹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

錢大昕曰晉志汝陰郡統縣與此無一同者疑此有誤山桑縣續漢志屬汝南宋縣卽宋公國後漢屬汝南晉屬汝陰以浦枹秋公巨彭城豐國廣城并五縣爲沛王國

錢大昕曰豎木屬沛今縣彭城之下恐誤豐嘗爲王國故有

蓋國之稱

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

潘眉曰宋志乙亥作己亥此與前改二月癸丑作己丑皆宋志誤也宋志蓋以夏正二月無癸丑五月無乙亥丁考魏初

景初用丑正二月五月夏正之正月四月正月有癸丑四月

有乙亥魏志是也

癸丑有彗星見張栻

宋書天文志云長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滅占曰為兵喪何

焯曰其占與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於張同天將除曹氏矣

注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璽營

名葭羌胡城也宕即石水葭即葭壘川見水經河水注洮

七下魏書地形志洪和郡有曹川縣此羌蓋即地名以立號

又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質

趙一清曰廣魏故廣漢也蓋曹氏改名廣魏即後漢初平四

年所置永陽郡改治臨渭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於京都海東

諸郡平又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四萬

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糧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

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

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

計日待也

錢大昕曰承祚書司馬懿必云宣王惟此稱名蓋述帝語不

得云宣王也然亦後人追改蜀後主傳魏使司馬懿出西城

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李嚴傳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吳

主傳聞司馬懿南向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想請葛恪

傳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陳疑皆後人所追改也魏三少

帝紀書中樞軍司馬炎者一書中壘將軍司馬懿撫軍大將

軍新昌鄉侯炎晉太子炎者各一壽為晉臣不當斥武帝名

蓋亦後人所改 錢大昕曰齊王芳詔曰太尉體道正直何

獨非帝語而亦稱官蓋壽為晉臣無不避諱之理也

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

趙一清曰一歲之中月兩犯心距星三犯中央大星宋書天

文志大星為天王前為太子後為皇子三年正月帝崩太子

立卒見廢為齊王正始四年秦王詢薨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

執其手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孟得見君無

所恨

晉書宣帝紀云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

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

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詔曰開側廡望到到使直排闥入視

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

而至又晉書五行志云景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

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

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

卒崩於嘉祥殿時年三十六臣松之案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郡文帝始統號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爲今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爲二十六也

周嬰危林云志稱睿封武德侯年十五時爲延康元年則睿蓋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爲三年凡二十年則表云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爲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皆爲舛 侯康曰裴注不誤明帝實生于建安十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年十五次年改元延康又改元黃初黃初凡七年太和六年青龍四年景初三年年恰三十五周方叔謂若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者誤分延康元年黃初元年爲二年也

長樂梁章鉅撰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趙一清曰此卷陳承祚本題云三少帝紀故史通云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是也今刻失其義矣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官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注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郭龍光曰莫知其所由來與武帝紀所云莫能審其生出始末語意正同

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注禮記曰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開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合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水經穀水注云魏太學石經樹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云四十八枚廣三寸文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文 何焯曰列子湯問篇云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矣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以魏文之多識豈其忘此而著論以明其不然耶法苑珠林載文帝語云火功尙能鑠石銷金何爲不燒其布此語亦當有所本也 沈欽韓曰抱樸子論仙篇文帝著典論嘗言此事其開末期一物

畢至帝乃歎息連毀斯論則是文帝自行刊落也與此異

杭世駿曰梁四公記云有商人熅火浣布三端帝乃雜布積之令志公以他事至於布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絹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詰商人俱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燕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注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

水經穀水注云渠水南出逕銅城街渠左是魏晉故廟地

宋書禮志云晉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二年正月有司奏營建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奏議舜承堯禪受終文祖別虞云不致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故事即用魏廟奏可

景初三年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葉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又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

宋書禮志云景初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卽位是年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月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月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西方會羣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詳議正月旦受朝羣臣奉爵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大尉扁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遷脩舊則元首建寅

於制爲使大將軍勵勤事請宜過正一日乃朝賀大官明合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嘗察五內斷絕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主心有割裂不可以此日朝擊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慘承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潘倉曰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齊王卽位踰年改元爲正始以今考之寶踰兩年蓋魏景初以建丑爲正月春正月者夏正之十二月也明帝以三年正月崩於夏正爲二年十二月齊王以是月卽位後仍用夏正以三年正月爲二年後十二月至三年之十二月不得復爲正月故再踰年而後改元蓋明帝崩與齊王改元相距實凡十四月也 又曰春二月當爲春正月景初二年無乙丑乃正月十六日

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

錢大昕曰續漢志遼東郡有汶縣 張志汶 無北豐縣 趙一

清曰疑公孫氏所立

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合獄官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

潘胤曰自去冬十二月至三月不雨也陳志以此句屬之二月之後誤者因誤以爲二月而不知二月旣爲正月之譌又乙丑與丙寅相距六十一日丙寅乃三月十八日也平冤枉求讜言正爲不雨

注 迤至三州口

水經河水注云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三洲東

北有宛口即清水所入也

二年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

拒之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

李龍官曰己酉監本作己卯按本月有辛丑不得有己卯據

王凌傳考陵之戰凌率諸軍爭塘力戰連日賊退即封南鄉

侯遷車騎將軍其非他月可知是以從作己酉本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宋書禮志云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

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詐臨民尊極德備豈得

復興士同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況十二之

年未及志學便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

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鏡以為一加再加皆非也

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

錢天所曰齊王后甄氏及高貴鄉公后卞氏陳留王后卞氏

並位列中宮母儀天下自應立傳然三少帝歷年未久享位

不終請后亦無事可紀故只於文昭甄后武宣卞后傳未附

焉

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

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

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

殿本考證云先鍾繇文類作先鍾華蓋誤讀也 趙一清

曰是時配饗不及郭嘉何焯以為非魏臣之故而後景元三

年仍以嘉祀太祖廟庭蓋司馬氏以厲其黨此語不可解豈

誤記郭淮為奉孝族屬乎此則穎川彼乃太原人也奉孝子

奕亦非典午之黨又按三年所認定從祀廟庭者自曹真以下

下至典章二十人後即繼以荀攸其中並無程昱且終魏之

世程昱並未升配而裴注以為升程昱而遺郭嘉未詳厥趣

則竊所未解矣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

晉書五行志云是時曹爽專政導太后於承靈宮太后與帝

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注 是年矣將朱然入祖中

願祖再曰左傳哀六年楚子所謂江漢雖障者也後從沮又

諺為祖讀曰祖今襄陽府以南沮水左右地皆曰沮中亦謂

之祖中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蠻反劉尚討破之杜佑曰

潯山蠻也潯亦作祖即祖中蠻矣襄陽記祖中在上黃界去

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部曲皆屯此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

朔上當據晉書天文志補庚午二字晉志云是時曹爽專政

十諺鄧粲等轉改法度會有日食之變詔羣臣問得失辭濟

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懼於其朋齊侯問

災漢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災滅孫答以緩殺秦爰應天乃責

人事濟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

尙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王爲萬世法

何焯曰史家於平叔等既於曹爽傳中附見不能不爲之平反特錄此奏於紀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蓋沒其實於異同之口耳

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又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陳浩曰孔又字元倚見後倉慈傳注中下文晏又則謂何晏

及又也上晏字當是衍文 按此因何晏先有治身之奏而孔又亦有循禮之請同時進言故下連言晏又則前晏字之衍無疑矣

九年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晉書五行志云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

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大極東閣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墜蔽天此大臣執政之憂也後險旬而曹爽等誅賊 趙一清曰正月朔是壬辰二月晦當作辛卯矣

卯矣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注孫盛魏世譜曰高平

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按齊王在位九年而謁陵止此一舉故鄭重書之 太平寰

宇記卷三大石山一名萬安山在洛陽西南四十五里魏武

樂府城南篇云南上大石山卽此山也

嘉平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

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

盧明楷曰陳泰正始中爲并州刺史嘉平初代郭淮爲涼州

刺史未嘗與新城何有與王基同破吳之事或當作州泰與

艾傳中州泰注云宣王權爲新城太守是其人歟 趙一清

曰致當作置南郡夷陵本漢舊縣魏武平荊州置臨江郡於

此赤壁敗歸地入於蜀先主改曰宜都章武元年猊亭之役

地又爲吳陸遜所取今此所置蓋與吳對境而各立名耳

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

潘倉曰戊寅上當有八月二字此闕文 梁玉繩曰司馬懿

諡宣文晉書文帝紀可據宋書禮志亦同而宣帝紀云諡文

貞後改文宣恐誤

四年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

晉書五行志云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

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

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吳軍於東關不

利而還注漢晉春秋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

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 又是咸雍州刺史陳泰

求勅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雁門新興一部以爲將

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

人槐悅人思其報

陳浩曰東關之敗與并州無涉注中所引明是一事宋文作

井力討胡則恪字爲胡字之譌也

賜銀千餅

爾雅饔餼餅金謂之飯司馬溫公類篇餅金餅按陳矯傳注引世語以金五餅投之亦作餅一本作餅者誤也

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問皇太后注世語及魏氏春秋

並云此秋姜穉寇隴石時安東將軍司馬之王鎮許昌徵還擊

推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

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

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

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顧炎武曰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時以親署爲押南北朝謂之

畫敕

甲戌太后今日皇帝芳春秋口長不親爵幾耽淫內寵沈漫女

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詭迎六宮家人畱止內房毀人倫之效亂

男女之節孝子曰虧悖傲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

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遣芳歸濟於齊以避皇位

按齊王臨御之初卽罷宮室工作免官奴婢六十以上爲良

人出內府金銀銷冶以供軍用二年通論語五年通尚書七

年通禮記三祀孔子以饋子配良法美政史不絕書何焯謂

若泉君德有關播惡於眾司馬師何難執以爲詞今稱太后

之令矜牀弟之私有以知其非事實矣 趙翼曰據魏略云

司馬師遣郭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奕芝奏曰大將軍欲廢

陛下帝乃趨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后但當順

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耶太后乃付

以璽綬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師而太后不知乃魏紀反載此

合其誣亦太甚矣 杭世駿曰古今刀劍錄載齊王芳以正

始六年鑄一劍常服之無故自失但有空匣禪代之事兆始

於此

注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

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請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

尹放太甲以監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

二公行之於古明公行之於今日之事亦惟公命景王曰請

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

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等

潘眉曰此司馬孚也晉書本傳遷尚書令進爵長社侯代王

變爲太尉

又大將軍武陽侯臣師

潘眉曰此司馬師也景帝本紀初封長平鄉侯嘉平四年遷

大將軍不載進封武陽侯當據此奏補之是年三月增邑九

千戶并前四萬戶則已有三萬一千戶其非鄉侯可知

又司徒萬歲亭侯臣柔

潘眉曰此高柔也齊王紀正始九年以司空高柔爲司徒按

本傳初封廷壽亭侯後太傅誅曹爽以功進萬歲鄉侯由亭

侯進封當爲鄉侯此作亭侯者誤

又司空文陽亭侯臣沖

潘眉曰此鄆沖也齊王紀嘉平三年以光祿勳鄆沖為司空
晉書本傳不言封文陽亭侯當以此奏補之

又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

潘眉曰此司馬昭也按文帝本紀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轉
安東將軍東關之敗坐失侯後行征西將軍陟北虜以功復
封新城鄉侯至高貴鄉公立始進封高都侯奏永嘉宮時實
鄉侯非邑侯也於書例當云安東將軍行征西將軍新城鄉
侯此脫鄉字

又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潘眉曰此孫邕也管寧鮑勳等傳中屢見論語集解序有光
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後由關內侯進封建德亭侯見在城

太守孫夫人碑

又太常臣晏

錢大昕曰晉書任愷傳又吳魏太常此奏作太常晏臣吳字
形相似疑即其人也

又衛尉昌邑侯臣偉

潘眉曰此滿偉也滿寵傳寵封昌邑侯子偉嗣官至衛尉

又太僕臣疑

潘眉曰此庾疑也晉書宣帝紀齊王嘉平三年天子使兼大
鴻臚太僕庾疑持節策命帝為相國魏志張瑄傳亦載太僕
庾疑

又廷尉定陵侯臣繁

何焯曰此鍾毓也繁字誤當作毓本傳可考 潘眉曰鍾毓
封定陵侯子毓嗣毓傳云為侍中廷尉

又大鴻臚臣芝

潘眉曰此魯芝也晉書本傳以綏輔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
公即位賜爵關內侯

又大司農臣祥

潘眉曰此王祥也晉書本傳王祥累遷大司農
少府臣衰

又從子也

陳景雲曰此鄭衰也衰字誤當作衰為少府將作大臣渾之
從子也

又永寧衛尉臣頑

潘眉曰此何頑也永寧太后宮名甘露二年司馬昭奉天子
及皇太后征諸葛誕假衛尉何頑節頑字誤當從木刃作頑
張瑄傳弘農太守何頑注引文士傳云頑字元幹頑字相
應故知應從木刃

又永寧太僕臣闕

錢大昕曰闕未詳其族姓 潘眉曰此張闕也闕字誤當作
闕那原傳稱永寧太僕東郡張闕當即此人張闕字子臺臺
闕字相應故知闕字誤也

又大長秋臣模

錢大昕曰模未詳其族姓 潘眉曰此疑是升模晉書何自

傳云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朝野畏憚亦見程曉傳

又司隸校尉頴昌侯臣曾

潘胤曰此何曾也晉書本傳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正元中進

封頴昌侯按以此奏考之則此時已封頴昌侯晉史恐誤

又河南尹滿跋侯臣肅

潘胤曰此王肅也本傳嗣父朗爵蘭陵侯爲河南尹

又城門校尉臣盧

一本盧作靈 錢大昕曰未詳其族姓

又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

潘胤曰此司馬望也高貴鄉公紀注中護軍司馬望晉書司

馬望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

又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

潘胤曰此曹演也曹仁弟純封高陵亭侯子演嗣官至

後軍將軍

又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

潘胤曰此甄德也文昭甄皇后傳封甄德爲平原侯

又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廣

錢大昕曰荀彧孫冀與司馬景王文王親善官至中領軍冀

卽廣也 潘胤曰夏侯玄傳注引世語云散騎常侍荀廣當

卽其人晉書侯史光傳亦作荀廣 趙一清曰司馬懿奏曹

爽罪狀云破壞諸營盡據禁兵謂緩中堅中壘二營以屬中

領軍也今此復有二將軍之號蓋復舊

又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陵

潘胤曰此武陵也晉書云累遷司隸校尉司隸卽屯騎之譌

又步兵校尉監晉侯臣建

潘胤曰此郭建也明元郭皇后傳甄慮及建皆封列侯並掌

宿衛

又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

潘胤曰此甄溫也 趙一清曰文昭甄皇后傳云父逸以中

山魏昌之安城鄉千戶追封適孫侯冀爵侯榮子暢嗣又封

暢弟溫雖譴爲列侯裴注引晉諸公贊曰咸熙初封溫本國

侯領射聲校尉似此時暢既失爵溫附司馬氏故得還封本

國以支庶而奪大宗又文德郭后傳云后蚤喪兄弟以從兄

表繼后父永後封表安陽亭侯進爵鄉侯又進爵觀津侯冀

氏本封始於安城不應冒郭氏安陽之號抑或表既進封觀

津而以安陽鄉封溫乎然云本國侯則故是安城而非安陽

也疑陽字是城字之誤

又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

錢大昕曰初未詳其族姓 潘胤曰疑是曹初曹仁之孫也

又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

錢大昕曰超未詳其族姓 潘胤曰疑是徐超唐書宰相世

系表徐超魏散騎常侍

又侍中臣小同臣頤臣鄴

潘胤曰此鄴小同荀頤趙鄴也高貴鄉公紀侍中鄴小同又

侍中荀顛司馬朗傳注趙鄴驛騎將軍封東平陵公晉景帝紀嘉平四年趙鄴張緝預朝議即其人也

又博平侯臣表

潘胤曰此華表也晉書本傳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高貴鄉公立表懷禍作梅疾歸下舍吏不言封博平侯略也

又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

潘胤曰此章誕也劉劭傳注臺誕太和中補侍中文章敘錄云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元祿大夫遜位

又散騎常侍臣瓌

潘胤曰此司馬瓌也晉書司馬瓌魏長樂亭侯歷振威將軍祕書監

又臣儀

錢大昕曰儀未詳其族姓 潘胤曰王脩傳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法引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據此則脩惟一子實名儀官散騎常侍王褒傳亦云祖脩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此奏有散騎常侍臣儀爵同名同其即此人無疑又按王隱晉書言東閩之敗儀欲歸罪元帥為文帝所殺此失實之言時司馬氏方自引咎何至一言遽加殺戮或是因銜恨復借他故誅之知者以為由論東閩事件指故及此耳奏永監時王儀猶存足證晉書之誣

又關內侯臣芝

趙一清曰此郭芝也明元郭皇后傳云從父芝遷散騎常侍

長水校尉封列侯芝與上臣瓌臣儀皆官散騎常侍而芝自有封爵故以關內侯別之此人即司馬師遣之白太后廢帝者

又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

潘胤曰此盧毓也本傳吏部尚書封高樂亭侯轉僕射加光祿大夫

又尚書關內侯臣觀臣服

潘胤曰此王觀傳服也觀本傳云司馬宣王誅曹爽賜爵關內侯復為尚書故本傳云遷尚書嘉平末賜爵關內侯

又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驚

潘胤曰此袁亮崔贊陳驚也並見高貴鄉公紀中書合臣康

又中書合臣康

潘胤曰此孟康也杜恕傳注孟康嘉平末從渤海太守徵人為中書合

又御史中丞臣鈐

錢大昕曰鈐未詳其族姓 潘胤曰鈐字承誤或是不鑿晉書本傳仕魏至御史中丞

又博士臣純臣岐

錢大昕曰純未詳其族姓 潘胤曰純未詳何人岐是庚岐見高貴鄉公紀

又清商令 清商殿名合蓋主殿之官宋書五行志太和五年五月清商

殿火事應在明悼毛后則知殿爲工后所居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餼於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按太平御覽卷九十四引作營齊王宮於河內之重門宋本有之字晉景帝紀亦有之字今本譌脫重門地名見水經清水注在河內共縣西北二十里陳仁錫以重門制度四字爲句蓋不知是地名而以爲藩國宮室之制也

三國志考證卷五

三國志考證卷六

長樂梁章鉅撰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冬十月

晉書天文志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見於吳楚分西北竟天鎮東將軍田儉等據淮南叛景帝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又征淮南平巴蜀是歲吳主孫亮五鳳元年也斗牛吳越分案占吳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孫繼盛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故國志又書於吳也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故於時變見吳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吳同吳是以田儉以字爲己應遂起兵而敗後三年卽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吳遣將救之及城陷誕眾與吳兵死沒各數萬人術前長星之應也越一清曰晉志以元年十一月二年正月皆有白氣竟天之祥考之宋書天文志只是元年十一月一見蓋修晉史者因下斗牛吳越之分誤以元年十一月爲南斗側二年正月爲斗牛分較宋志多一南字而不知其非也當以宋志爲密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劾殿上殿潘倉曰魏惟曹真於黃初三年假節鉞曹爽於景初三年假節鉞節鉞者節傳舍鉞也曹休爲征東大將軍得假黃鉞凡節將有三一使持節一假節一持節沈約云使持節得殺二千石持節殺無位官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

得殺犯軍令者至假黃鉞則可以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矣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田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
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
樂嘉入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師

陳景雲曰乙丑癸未之中不容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誤 潘
胤曰田儉傳從安風津擬壽春又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
諸葛誕傳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皆無淮字安風津在
淮南 又曰殺儉者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此不書張屬亦
紀載之疏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郡國志無樂嘉縣 顧祖
禹曰卽漢志汝南郡之博陽王莽更名樂嘉者也後漢省今
本漢書嘉誤作家

三月

宋書禮志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
爲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答曰合朔之時或有日
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
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
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
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以來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
其時史官百官以爲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
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
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

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

陳景雲曰戊辰不當繫辛未後殆傳錄者倒其文耳

注 帝慕夏少康因問顓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
眾復禹之績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始作珍 何焯曰概慕少康則澆
有在矣其亦穢事不密之端乎 錢大昕曰少康之論意常
在司馬氏也聰明太露終爲權臣所忌失艱貞自晦之義能
處此者其後周武帝乎

又 少康生於滅亡之餘

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卷九十四引餘皆作後

又 舊章不行

何焯曰行當作衍各本皆誤作行今 殿本已改正

又 懼於所論

何焯曰宋本論作論

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似山出內雲氣

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
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
異臣不足以定之然世絕稱三人占從一人之言賈馬及肅皆
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

錢大昕曰王肅卒於是年而其說已爲博士所習進講人主
之前蓋肅兼通諸經強辨求勝又以三公之子早登顯要易

爲人所信也。潘胤曰：景博士潘子俊，講易用鄭注禮博士馬昭亦宗鄭學。惟書博士庾峻從王肅義，蓋庾峻係鄭表所舉，表爲司馬氏故峻亦宗王肅鄭也。

至於折中裁之聖思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折中上有文贊二字

博士馬昭

潘胤曰：卽馬昭也。高貴鄉公講尚書兩駁王肅之說，知馬昭

中鄭難王諸論作於是時。按毛詩正義中往往載馬昭之

說，殆卽其人

帝集載帝曰：敘始生禎祥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

五日乙未直戊子生

潘胤曰：惟正始三年九月朔丙寅，非辛未。惟二年九月朔乃

辛未。此三年係二年之譌。考帝以甘露五年卒，紀云年二十

正始三年至甘露五年止，得十九年。然則帝生於正始二年

無疑矣

又傳曰：晉諸公贊曰

隋書經籍志：晉諸公贊二十一卷，晉祕書監傅暢撰

又特給追錄車

晉書輿服志云：追錄車，去小平蓋，加通髹，如輅車，駕二追錄

之名，取其迅速也

五月朔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

宋書符瑞志：谷作洛。按夏字衍上文，已書夏四月也

二年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尚書陳寔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

太平御覽卷九十四引魏志云：作詩賦，稽留，宋本亦有賦字

沈欽韓曰：金樓子高貴鄉公賦詩給事中，甄放陶成嗣各

不能著詩受罰，酒卽此事也

今宜皇太后與朕誓共臨戎，速定醜虜，時靈東夏

晉書文帝紀云：諸葛誕以淮南作亂，議者請速伐之。帝曰：誕

以田臣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

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豎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

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

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懸天威，今諸軍可五十

萬以擊，擊虜不克矣。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

青齊荆豫，分取關中，游軍皆會。淮北師次於項，假廷尉何顛

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

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備同三

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去冕，赤舄，事從豐厚

何焯曰：時淮南引吳爲援，壹適來奔，故司馬氏蓋以簡罷之

冀以招誘來者耳

注：楚國先賢傳曰：隋書經籍志：楚國先賢傳贊十二卷，晉張方撰

又侯音狂佞

何焯曰：佞當作倂

故太守東里表注 表後爲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

潘胤曰武帝紀注表作表未知孰是 錢大昕曰魚豢魏略

今已不存其諸傳標目多與他史異如董過賈洪邯鄲伯蘇

夏曉禧蘇林樂詳七人爲儒宗傳常林吉茂冰址時苗四人

爲清介傳脂習王脩龐清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爲純

固傳孫資顧祝公道揚阿若鮑出四人爲勇俠傳王思諸人

爲苛吏傳並見裴氏注田疇管寧徐庶胡昭諸人爲知足傳

見梁書及此游說傳是也王粲蔡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合

傳焦允鳳累寒貧諸人合傳當亦有目今不可考矣若秦朗

孔桂之爲佞倖傳則治邊固之舊目也

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

潘胤曰丙寅在甲戌前紀文例誤

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歸國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

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注 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

曰玄有子爲孔融史學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

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又 小同年踰三

十少有合質學綜六經又 魏氏春秋曰鄭小同語司馬文王文

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王文

猶疑而說之卒

晉書王祥傳云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

於是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誦之間者莫不砥礪

陪書經籍志梁有禮義四卷又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 按

後漢書鄭康成傳云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又注引魏

氏春秋曰文王曰靈我負卿母卿負我差歎之此與操殺呂

伯奢語相似奸雄家法略同如此 潘胤曰真誥協昌期曰

鄭子真康成之孫也忠兩腳不授積年其晚用鍼灸兼行曲

折祝法百日都除考康成只有一孫子真卽小同字也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靈陵縣井中注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

見或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

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按自魏明帝太和末青龍見摩陂井中改元青龍至景初元

年正月山在縣黃龍見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月黃龍見鄴

井中甘露元年正月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青龍見元城縣

界二年青龍見溫縣井中三年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夏

縣界井中陳畱王景元元年十二月黃龍見華陰縣井中三

年二月青龍見軹縣井中考晉書宋書五行志並云干寶曰

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興廢之應魏土運青

木色也而不勝於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

臣圍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於吳昔劉向說龍貴

象也而因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

上善退制之應高貴鄉公善潛龍詩司馬文王惡之其皆早

見及此矣 又按此年黃龍見事五行志不載蓋偶失之

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

錢大昕曰景初元年復置上庸郡自後未見井省之文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

朔字下當據晉宋史志補乙酉二字按宋書五行志谷永說
正朝尊者惡之京房占曰日蝕乙酉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
征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又天文志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
星占曰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譖是鍾會鄧艾破蜀會譖艾遂
皆夷滅 趙一清曰景元元年即甘露五年蓋史氏追改之
陳承詐獨於是年分別紀之非常之變不沒其實真良史也
此本之春秋定公元年書

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按前此幸太學幸辟雍皆稱帝至此忽改從舊號且明係成
濟刺死而但書卒皆不可解史通直言篇謂公羊之義君薨
不書地不忍言也但書高貴鄉公卒猶有良史之風若直書
抽戈犯蹕則反得以歸獄於成濟云云蓋亦曲為之辭也

趙翼曰或謂承祚仕晉不得不為本朝諱然齊王芳之廢先
敘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問於皇太后則賈充之事亦何妨
略見端倪乃但書卒之月日使無裴世期引漢晉春秋各書
以注之則竟似若終廢廢者乎然猶曰為本朝諱也乃若伏
后之被弑於華歆郭后之逼殺於明帝此皆魏朝故事亦復
何所忌諱而於華歆傳並無一語及弑后事於郭后傳亦但
書書龍二年后崩於許昌遂使暴崩者同於善終行弑者泯
其逆節所謂善敘事者在耶

注 文王弟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

股本考證云弟監本訛作第今校正
又 尙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

何焯曰正直謂正當人直也 夏侯太初傳注引世語云王
業之出不申經意姜辰英曰死矣復申何意 趙一清曰王
經之死天變見於上晉書文帝紀亦云殺尙書王經貳於我
也可謂直筆

又 帝自將穴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

宋書百官志云漢東京有中黃門穴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世
蓋因其名而置穴從僕射

注 國語曰業武陵人

何焯曰國語當作世語 錢大昭曰國語疑或世語通語之
譌晉襄陽郭頌作魏晉世語吳零陵太守殷某作通語按鍾
會傳注有王業字長緒為王榮族兄凱之子劉表之外孫榮
子被諫文帝以業嗣疑即其人也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
帝後

何焯曰以親疏論是時至後尙有人璜為字之子則操後也
當時惟昭之指昭穆遠近莫敢議矣

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奉

奉字乃奏字之譌

陳留王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
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詔又文王固

讓乃止

按前甘露三年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故此云一如前詔也詔各本皆作奏議 錢大昕曰前封八郡者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也此又增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二郡

故漢獻帝夫人節薨

陳景雲曰續漢書曹騰父名節太和詔書所稱處士君者也於獻穆為高祖不應上犯祖諱必有一誤 趙一疇曰處士之稱不見太和詔書見於宋書禮志然既號為處士則非閭宦矣與後漢書之曹節字業偉者是兩人但祖諱不違則不得其說耳

準之義類則晏頤之族也

何焯曰禮文王世子篇云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又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所謂燕醜之敬按此則晏當作燕後世晏燕字通用故耳族字乃敬字之譌

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太平寰宇記卷三三云陳陶王免合河南等五郡置司州十二州志京師之州司隸校尉掌焉故曰司州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

朔下當據宋書五行志補丁未二字

二年秋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靈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

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陳景雲曰以戊寅推之是月不當復有甲寅兩寅字定有一誤按之晉書文帝紀致晉公茅士九錫資治通鑑復命司馬昭進爵位並系甲寅則似誤在戊寅也 潘眉曰甲寅當繫在九月戊寅甲寅相去四十七日也

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銳二十領貂皮四百枚

肅慎國即挹婁國見東夷傳晉書四夷傳云肅慎氏一名挹婁周武王獻其楛矢石弩述於周公輔成王後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未末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

四年夏五月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略谷伐蜀 又自鄧艾鍾會率眾伐蜀所至犍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

晉書文帝紀云帝將伐蜀乃謀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溼必生疾疫今宜

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誠處定號吞燕并魏之勢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紿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

略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蕞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羣大眾以屠城殺銳卒以略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

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晉眾將軍郭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

四年十二月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

盧明楷曰各本俱誤以五年為純年之五年按景元四年十一月巴蜀平十二月加鄧艾鍾會等爵並非隔年之事蓋此復除租賦之半五年即如文帝黃初二年注中今天下聽內

徒復五年之意 按諸本皆以五年二字提行次於四年之後誤以為景元之五年不知景元止四年無五年也潘眉推

是年十二月壬辰朔癸丑為二十二日乙卯為二十四日則擢鄧艾鍾會官並非隔月事也蜀後主以四年十一月降十

二月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謂每年復除其半凡五年也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搖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遣使者以璧幣祀華山

陳景雲曰以甲子壬申推之前不應有壬辰當是壬戌之誤觀下文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二事

則知辛卯是一月朔壬辰乃二月二日也 按明監本作壬辰今 殿本已改正

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為王 注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

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

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幸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星魏之宰相我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何焯曰祥知拜之不可然其自處何以并在楊彪下也厥後馮道受郭威之拜復折而事周是以惟大節不可奪為難

姜宸英曰祥於晉魏篡弒之際唯唯無所短長而以此一拜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欲自附於汲長孺耶

趙一清曰晉書祥傳高貴鄉公之弑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觀祥之所為忠與其事後母之所為孝一生都是假冒朝優容之者以其為無用之物耳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 趙一清曰此即景初二年所置漢陽郡之安樂縣

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 潘眉曰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九引魏志云咸熙元年相國晉

王奏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里 當依晉書地理志作七邑一十五里 當依晉書地理志作七邑一十五里

千八百戶置相一人 當作典與典書衛典禮各一人 當作典與典書衛典禮各一人

妾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賁四十人諸侯地方七十里邑千六百戶官屬同諸公妾五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三十六人

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戶妾四人車前司馬六人旅賁二十八人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戶相一人典祠令典書丞

典衛丞各一人妾三人車前司馬四人旅賁二十人男地方
三十五里邑四百戶相一人典祠長典書丞各一人妾二人
粵前司馬二人旅賁十二人又次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
戶今魏志無之此必當時奏議之文也晉地理志晉文帝爲
晉王命裴秀建立五等之制亦見裴潛傳注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
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
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
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
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與
御覽所引魏志略同惟不載置相典祠司馬旅賁人數耳
所以部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較交阯太
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

侯康曰晉書陶璜傳孫皓時當作孫休時交阯太守孫請食暴爲
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按句
與荀字形相近未知孰是至謂發民爲兵則敵國傳聞之訛
也矣志亦云察戰到交阯調孔雀大豬與陶璜傳同
遺據唐譜等諸進乘影

後漢書郡國志梓潼郡進乘縣漢書地理志作進乘
封定安縣侯

後漢書郡國志交阯郡定安縣漢書地理志交阯有安定縣
晉志亦同疑定安爲諛亦見蜀志張寔傳
二年秋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著黃

單衣黃巾

按水經渭水注引魏志作身長三丈餘黃巾之黃減去無重
文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七六百五十二兩引魏志並云長
三丈餘宋書符瑞志同又法苑珠林六道篇引魏志亦云有
大人見長三丈餘知古本三丈字上有長字今脫也

時年二十注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
諡曰元皇帝

通典卷七十四云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遣太僕劉原告
太廟封魏帝常道鄉公奐爲陳留王詔曰明德昭融遠暨天
命欽象祿敷用禪厥位敢咨詢故訓以敬授膏土於東國永
爲晉賓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
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祖之禮祀又詔王上書不稱臣答
報不爲詔一如賓禮 宋書禮志云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
陳留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子銑以繼虔
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錯右
丞徐爰護銑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潘眉曰
漢獻帝初封陳留王常道鄉公禪晉後亦封陳留王魏之大
下得於陳留王亦失於陳留王

輔宰純正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宰輔純政太平御覽文類同

三國志旁證卷六終

長樂梁章鉅撰

武宣卞皇后又文昭甄皇后又文德郭皇后又明悼毛皇后又明元郭皇后

潘眉曰魏家皇后中惟武帝卞皇后文帝甄皇后郭皇后明帝毛皇后郭皇后有傳齊王芳以下皇后皆不立傳按齊王以正始四年四月立皇后甄氏嘉平三年七月皇后甄氏崩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四年二月立皇后張氏六年三月廢四月立皇后王氏高貴鄉公以正元二年立皇后下氏常道鄉公以景元四年十月立皇后下氏俱見三少帝紀齊王皇后甄氏附見文昭甄皇后傳高貴鄉公皇后下氏常道鄉公皇后下氏並附見武宣卞皇后傳

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

沈欽韓曰白虎通王度記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

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

侯廣曰魏國既建丞相御史大夫等官皆與漢廷無異故內官亦得置夫人昭儀以下五等太平御覽三十一引陸雲與兄書疑魏武不得有婕妤周方叔后言又據道合謂曹公當時頗奪漢宮嬪御皆未知當日制度者魏武遺令明言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此有婕妤之證也

武宣卞皇后環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

林暢園師曰以開國之后而出於倡家何以示後史家於此等語亦所謂可已不已者矣

魏書曰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瑞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六福國師曰出自倡家而所見如此宜其為后耳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錢大昭曰文帝紀注延康元年十一月已有永壽少府毛宗則稱永壽宮不自文帝踐阼始矣

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

陳景雲曰祖母祖字疑衍以疏封之次言之下后母於文帝為外祖母若祖母則為外曾祖母明帝推恩理應先封太后母不當反舍太后母而封太后祖母也況下文有及恭侯夫人語其文義尤明乎

其年五月后崩

五月當為六月說見明帝紀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隋書經籍志下蘭集二卷錄一卷 文選注引下蘭許昌宮賦云望舒涼室羲和溫房 困學紀聞引卞蘭座右銘云求

崎反陟務厚更貧閉情寒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遊
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
爲奉車柳尉游擊將軍

宋書百官志云晉武帝以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駙都尉而
奉朝請焉後省奉車駙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晉書職
官志遊擊將軍漢雜流將軍魏置爲中軍

文昭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父魏上蔡令注魏書曰后以
漢光初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履寐家中夢見如有人持玉
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世說惑溺篇注引魏略作甄會女 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
下共立被玉衣舍杜若然善衣謂之玉衣猶云玉食
注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問其意遂爲迎取

按此史氏之飾辭也世說惑溺篇云曹公之屠都也合疾召
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將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此當
得其實也

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郭后李陰貴
人並受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遣使賜死葬于鄴

其志盛稱甄后在室之孝友裴注所引各書亦具述后之賢
明不妒乃忽以怨言賜死前後未免不相應而魏書裴注所引但
云疾篤崩於鄴益不可信總之后之歸帝本不以正其不獲
合終固無足怪裴松之所稱言之善皆難以實論知當時

已有定評矣

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大牢告祠於陵又別立寢廟

宋書禮志云立寢廟於鄴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
奏立南京師丞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注乃四海所以成化又自古周人始祖后稷
成一本作承宋書禮志始作歸
又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又夫以皇家世祀之尊

宋書禮志萬作後祀作妃
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進封逸
後漢書郡國志云中山國漢昌本苦陘章帝更名 太平寰

宇記卷六十六云漢昌魏文帝改爲魏昌故安城在鄴州東南
六里水經云安城卽魏之安鄉也魏志明帝封外祖甄逸爲
安鄉侯卽此城

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
宋書禮志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美釀廟禘祫卽此議也
文思卽文昭又樂志侍中繆襲奏曰文昭皇后廟置四縣之

樂常銘顯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廟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
書奏宜如襲議

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涇陽里以追思母氏也
侯康曰世說云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旣成自行視
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于哲王
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涇陽爲名劉孝標

注云像母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且涇陽爲館名亦乖舊史也

按此說與史小異故劉孝標譏之然其名起於穆皇則正可補史之遺也

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以從孫黃與合葬

宋書禮志云淑涉三月而夭葬于南陵立廟京師無前典非禮也

注 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

趙一清曰司馬銳意篡魏至結宮中之援齊王之廢也奏中多列甄郭之名其答滑陽之情者如此嗚呼

注 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

沈欽韓曰晉志略陽郡治臨渭廣安縣無考或有誤致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

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五引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選尚書郎試然後得為之其在職自齋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採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材技魏則不然今尚書郎皆天下之選材技鋒出亦欲聘其能於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處當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

錢大昕曰續漢志廣宗展鍾鹿郡不屬安平晉志始屬安平益洽魏之舊

注 父承官至南郡太守謚敬后母姓董氏即堂陽君趙一清曰后乃侯字之譌後漢書郡國志安平國堂陽故屬

鍾鹿

五年帝東征行雷許昌永始臺

文選何晏景福殿賦云鐘以重臺實曰永始復關重關循徑是侯京庠之儲無物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李苦注永始臺名宮廡所居也

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

宋書百官志云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其重者加金紫紫綬謂之金紫大夫象楊彪及王莽后父王襲皆加光祿大夫是銀章青綬者也此云加金紫是金紫光祿大夫也不言光祿大夫者史之省文耳

注 魏書載袁策曰縱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殿殯將葬於首陽之西陵袁子皇帝親奉冊祖載

潘眉曰三月當為二月郭后以二月壬申殯三月庚寅葬也 梁玉繩曰哀子之稱見此其土虞禮及禮雜記凡庚以前之祭稱哀子則非對母而言也溫公書儀謂母亡稱哀子唐以後始有之似忘考裴注然蔡邕袁夫人碑哀子達達又在魏前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太和元年立為皇后 又 虞氏遂絀還鄴宮

宋書五行志云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為平原王河河南虞氏為妃及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之卒毛麻女是為悼皇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為妻之罰也

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愍陵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以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於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諡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

通典魏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尙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諡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諡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

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惠及建俱爲鎮護將軍

趙一清曰鎮護將軍謂或爲鎮軍將軍或爲護軍將軍也然宋志魏世有中護軍及護軍無鎮軍將軍備即所謂資軍者爲將軍者耶

三國志蜀證卷八

長樂梁章鉅撰

卓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錢九千卓悉以分與吏士

後漢書張卓傳從張奐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又張奐傳奐少立志節董卓篡之使其兄遺鐵百匹與惡卓為入絕而

不受案漢陽在涼州此云并州恐誤

人所圍

潘胤曰西拒遂句絕時張溫別使卓討先零羌至望垣破北為羌胡所圍韓遂自在榆中非拒遂於望垣破者也榆中屬金城郡望垣屬漢陽郡

注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致命之秋吏士踴躍懇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敕以

使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爾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畜一旦之命乞將之州效力邊陲

侯康曰後漢書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

渾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粟賜斷絕妻子饑

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徹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其言跋扈與此靈帝紀絕殊又范書以徵卓

為少府及拜并州牧同在六年此則徵少府先一年亦小

參差也

注

潘胤曰後漢書作潰雖雖痛勝於肉食內食猶言內陷是也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

後漢書本傳注引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靈帝紀注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

注

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

靈帝紀注引獻帝春秋曰河南中部掾閔貢見天子出率騎

追之北到河上天子饑渴貢宰羊進之屬聲責讓等曰君以

閔宦之隸刀鋸之殘越從滄泥扶扶日月賣弄國恩階賤為

貴劫迫帝王假息漏刻游魂河津自亡新以來姦臣賊子未

有如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又手再拜叩頭而

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 顧祖禹曰雒舍

在邙山之北驛舍也

注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 共攻殺苗於朱爵閣下

潘胤曰古今注承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爵閣司馬門

百官志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漢官典職云偃師去洛四

十五里望朱爵閣其上鬱然與天連朱爵閣北宮之南門也

時袁術與吳匡燒南宮九龍門欲脅出張讓等讓等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何苗袁紹屯北宮朱爵閣下吳匡等遂引兵攻殺苗於閣下

注 又收苗毋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案上文言殺苗於闕下此言棄苗毋之尸明是兩事而後漢

書何進傳言吳匡等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蓋范史誤合之

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

仙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瓊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

之以為憂瓊等通情與己皆斬之

錢大昭曰張資范書卓傳吳志孫堅傳並作張咨

注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

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

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

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敕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

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

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鏡於朝服裏挾佩

刀見卓欲伺使刺殺之語關辭去卓送望閣中孚因出刀刺之

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耶孚大言曰汝非吾君

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

誅盜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

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心瓊之別名

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陳景雲曰城門校尉伍瓊被殺在關東義兵初起卓末西遷

之前而荀攸傳載卓徙都後攸與越騎校尉伍瓊等同謀刺

董卓垂就而覺則當時自有兩伍瓊謝承所記乃與荀攸同

謀刺卓之人故稱孚官與志合其言孚為瓊之別名者近之
當時二人而名字並同者有二劉岱皆字公山是也

注 華嶠漢書曰

隋書經籍志後漢書十七卷本九十七卷今殘缺晉少府卿

華嶠撰

又 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徒都

潘眉曰邊章即邊允韓約即韓遂獻帝春秋云隴西以愛憎

露布冠韓約邊允名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

約改為遂允改為章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

潘眉曰漢制三公之上惟有太傅為上公無太師應劭漢官

儀曰太師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太傅見授詔太師無朝

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自

是而闕至卓自尊為太師位在大傅上 虞荔鼎錄云董卓

為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古赫書

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除制之所致也

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車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引獻帝春秋云初平二年地震董卓

問禁邕邕曰天為陽故轉運於上地為陰故安靖於下震且

失其位以陰而為陽也明公車不當青蓋宜改之以應變卓

改為綠蓋

注 孫女名白時向太符封為潯陽君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六引卓別傳云卓孫年七歲愛以爲

己子爲作小鐵曹使騎馱嬰馬與玉甲一具慎出入以爲麟

駒鳳雛至殺人之子如蚤蝨耳

召呼三臺尙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

潘胤曰應劭漢官儀尙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

是謂三臺

注卓爲太師嵩爲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善與服未乎

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善與怖未乎

後漢書本傳節作備備古服字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二十年儲

林暢園師曰據後漢書注郿塢舊基高一丈周迴一里一百

步築三輔黃圖言長安城高三丈五尺若郿塢高一丈則不

能與長安城埒蓋章懷太子所見明云舊基非必卓時之丈

尺如是也 潘胤曰范史云高厚七丈號萬歲塢高三丈五

尺厚亦三丈五尺故曰高厚七丈也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

手足或鑿眼

杭世駿曰卓別傳云卓會公卿召諸降賊責曰何不鑿眼應

聲眼皆落地

悉椎破銅人鐘簋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

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二引三輔故事云卓壞銅人十枚爲小

錢尉斗又洛陽伽藍記云修梵寺北有承和里董卓之宅也

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里中那鸞家當攝丹
砂數十萬鎰云董卓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
之經年鸞卒

司徒王允尙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
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
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
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

殺三人餘莫敢動

後漢書本傳田景作田儀注云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又引九

州春秋云布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僞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

到宮門黑等以長戟俠又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

鐵甲於衣中持矛應聲刺卓隊於車 杭世駿曰董卓之死

在獻帝初平三年操未秉政三國未分謝承華嶠司馬彪袁

山松之徒撰後漢書皆爲立傳陳壽乃闕入魏志何也劉知

幾云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

何太師之斃獨刊魏書或曰魏志之首傳董卓明禍首也尙

亦西漢世家項籍之意乎

注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

董卓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

後漢書五行志云中平京都歌曰承樂世董卓游四郭董

蒙天恩董卓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卓逃車騎董卓逃垂欲發

董逃與中辭董卓逃西門董卓逃瞻宮殿董卓逃望京城董卓逃日

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注楊孚卓傳曰卓改爲董安引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己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華嶠後漢書云有人書回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又卷七百三十五引幽明錄云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便書布上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

杭世駿曰卓別傳云呂布殺卓百姓相對欣喜拊舞皆賣家中珠環衣服牀榻以買酒食自相慶賀長安酒肉爲之踴貴

注張璠漢紀曰初禁邑以言事見徒名聞天下義勳志士及還

內寵惡之豈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尙書後遷巴西太守

太守

殿本考證云以言事見徒各本俱誤作以言事見從今從後

漢書改正 潘眉曰禁邑以初平三年卒時尙未有巴東郡

當依范史作巴郡太守至建安六年始分巴郡爲巴東巴西

二郡邑已及九年矣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

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

逆與肅戰肅敗走宏護布肅

杭世駿曰謝承後漢書云董卓死陝中諸將共相要遣使詣

長安相問求乞大赦尙書令王允等以爲殺卓時已赦今復求乞一歲不可再赦備等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克之則可得天下不克則盡鈔取三輔婦女財物西上隴西歸鄉里作賊延命尙可數年於是帥兵西向長安

注典略曰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催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妻乃以鼓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尙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棧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

殿本考證云袁宏漢紀婢妾下多一私字 沈欽韓曰韓非子揚權篇一棧兩雄其闕頰頰

注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

沈欽韓曰牛骨之肩髀全者爲一具

又欲輔車駕幸黃白城

潘眉曰黃白城在池陽時李傕封池陽侯故欲帝幸黃白城

又懼大怒欲遣人害温其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

杭世駿曰後漢書趙典傳作董卓從弟應

注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我有下多討字

注外有董曼承瑣以爲雙毒

趙一清曰卓弟曼兄子瑣此云曼承瑣豈謂董承耶承是河

間人不與卓同郡望蓋因與卓同姓故遂及之卓傳云李傕

以故牛輔詎曲董承爲安集將軍則是時承實在行間也

又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潘眉曰大司馬即太尉既改大司馬爲太尉又置大司馬在
太尉之上非古制也

惟眾級稍衰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後漢書楊震傳云震長子牧收孫奇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
遷及李惟喬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惟部將宋熒
楊昂令反惟惟由此孤弱帝乃得東卓本傳云張濟欲遷帝
權幸宏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誘惟求東歸十反乃許車
駕即日發還

追及天子於宏農之曹陽

杭世駿曰太平寰宇記云李惟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渭天
子幸曹陽墟次田中今謂之曹陽淵武帝改爲好陽淵

注 獻帝紀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劉文曰臣前爲陝令
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作舊故河師猶時有傾覆

又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華
後漢書伏皇后傳云后手持練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徵以
刃脅尊之殺劔侍者血邊后衣

奉進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

水經河水注云灤水出垣縣王屋西山灤溪夾山東南流逕

故城東即灤關也獻帝自陝北渡安邑東出灤關即是關也
顧祖禹曰灤關在山西絳州垣曲縣東北七十里又河南

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有軹城即軹道

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 注華嶠漢

書曰安字邵公章帝時爲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
京子湯太尉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
逢弟隗皆爲公

明監本兩湯字皆作陽案後漢書桓帝紀司空袁湯爲司徒
又司徒袁湯爲太尉又太尉袁湯免皆可證是湯字今殿
本已改正 左中郎將後漢書本傳作五官中郎將

稍遷中軍校尉

中軍後漢書作佐軍章懷注引山陽公載記亦作中軍

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衛暹厚虎賁一百人

楊雄方言云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娠郭注今之溫厚也

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

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僞司隸
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袁紹傳同

此云司隸校尉許相誤也許相以詔事宦官致位台司封侯

見苑書許劭傳

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司隸校尉每會後到先去

紹時爲司隸故用此儀徑去

卓謂紹曰皇帝沖闕非萬乘之主

明監本萬乘作萬機誤今殿本已改正

韓復長史球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殺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又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

錢大昕曰後漢書紹傳亦載此事同時進諫者有騎都尉沮授而無李歷 案程奐後漢書作程奐

合四州之地又即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

明監本四州作四川誤今 殿本已改正 奮威後漢書作奮武

潘眉曰前漢任千秋爲奮威將軍漢末魏武行奮武將軍奮威奮武皆有之未知孰是 趙一清曰紹傳作奮威

將軍是也時以劉馥爲奮武將軍不得回授沮生也

卓遺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注漢末名士傳曰班字季皮又謝承後漢書曰班

與匡書云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

後漢書本傳注引漢末名士錄季皮作季友 侯康曰通鑑

考異云范書初平元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

各執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

馬超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超俱受詔

又云志卓遷怒自相乖逆疑非班書案溫公之疑是也馬日

磾爲太傅在董卓誅後趙岐爲太僕本傳雖未明繫何年而

本紀初平元年有太僕王允太僕袁基二年有太僕魯旭其

下乃稱太僕趙岐則岐必代魯旭爲太僕者亦在董卓伏誅

後今胡毋班奉卓命撫集關東而稱馬超爲太傅太僕豈非妄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

後漢書獻帝紀云初平元年三月戊午董卓殺太傅袁隗太

僕袁基夷其族注云隗紹之叔父基術之母兄 獻帝春秋

曰尺口以上男女五十餘人皆下獄死 紹傳注引卓別傳

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

尸送郿載之

注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

後漢書本傳注云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

水則界橋當在此之側也 顧祖禹曰界橋在北直順德府

廣宗縣東一名袁公橋亦曰界城橋

又遂到瑯瑯拔其牙門

後漢書本傳注云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合身牙必令完

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之

旌門是也

又紹既破瑯瑯引軍南到薄洛津

後漢書郡國志云安平國經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又紹傳

云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洛津注引酈元水經注云漳水

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薄洛津

又身自扞衛送到斥邱又乃引軍入朝歌鹿揚山蒼巖谷

後漢書郡國志云魏郡斥邱又云朝歌有鹿腹山紹傳作鹿

勝山 水經濟水注云清水東與倉水合水出西北方山在
臨縣西百舍谷

郭大賢李大于氏根等皆屬其屯壁

潘眉曰張燕傳注引張璠漢紀後漢書朱傳袁紹傳皆作左

罷丈八此作左髮字之誤也此是一種賊號漢紀謂左校郭

大賢左髮丈八三部蓋左校一部郭大賢一部左髮丈八一

部也青字誤當作張張燕本姓藉以冒牛角姓為張故張燕

傳及章懷後漢書注引九州春秋並云博陵張牛角

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又英雄記載太祖作

董卓歌辭曰德行不虧缺變化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

郭景圖命盡於圖桑如此之又則元無病而卒

案後漢書鄭元本傳稱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嵩客元

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與諸客辨對莫不嗟服應劭亦在坐願

為弟子紹乃舉元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其事如此安

得有不禮之事又稱紹與曹操相拒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

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而卒年七十四又安得有行酒伏

地氣絕之事知此注所引皆妄且與前言紹能折節下士士

多喻之云云相矛盾也 太平寰宇記卷二十四云鄭元墓

在高密縣西北十里元此縣人也 高士傳云元卒葬於劇

東後以景陵歸葬礪阜在高密縣西北五十里

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

紹三子嵩尚繼連外甥高幹敗之故云四子

監軍之言計在持軍

下將半太過耳可證

梁玉繩曰後漢書持字作將字疑持字誤晉書姚萇記陞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國危以制變忠臣

難以立權

文選載此文首有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郭國相守又立權句

下有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極也三十七字後漢書

亦無之 案此陳琳之辭此注所引與後漢書袁紹傳所載

並有節文今以文選所錄校補如左

又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焉至今

文選命作權由己下有時人迫脅莫敢正言八字望夷之禍

作望夷之賊此句下有祖宗焚滅四字衍辱至今句下有承

為世鑒四字

又及蔡后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又誅夷逆亂

文選后下有季年二字專政下有內兼二軍外統梁趙八

字逆亂作逆暴

又道化興隆光明顯融

文選道化作王道紹傳顯融作融顯
又祖父騰故中常侍又父嵩乞巧極養因賊假位
文選作祖父中常侍騰 何焯曰范書宦官傳嵩皇帝時貨

將中官及輪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又幕府首統鷹揚掃夷兇逆又方收羅英雄棄取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

又文選昔作董夷作陰無方字參咨策略略作同語合謀下有授以神帥四字

又至乃愚佻短慮又表行東郡太守齊州刺史

又文選應作略東郡下無太守二字兗州上有領字

又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

又文選無授以偏師四字獎就作獎賦注云魏志作獎賦賦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案後漢書亦作就 陳景雲曰魏志既

與文選同似不必贅引當云後漢書作獎就成就也 朱珔曰當本作就而誤加足旁作職又誤為職耳 克文選作尅而操遂乘賚跋扈肆行酷烈

又後漢書無操字文選乘資作承資酷烈作凶忒 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

又文選逸作偉無以字 後漢書無天下知名四字

又身被泉懸之戮又民怨彌重

又文選身下有首字 後漢書民怨彌重作人怨天怒

又故復援龍振甲席卷赴征金鼓響振布覆破沮

又後漢書前作端 文選赴作起振作震破作奔 李善曰紹

征罔有諸史不載蓋史略也

又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克土之民

又文選任作位無是字 後漢書無之民二字

又後會變駕東反羣虜亂政

又後漢書後會作會後 文選東反佐反旃亂政作寇攻

又而便放志專行會邊省禁卑侮王宮又坐召三臺

又文選而便作便便省禁上有當御一字王宮作王室在作領

又後漢書會邊作成功宮作僚

又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諱

又後漢書惡作怨 文選蒙作受

又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

又文選作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後漢書朝作期

又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

又文選歷典三司作典歷二司後漢書亦作二司彪為司空

又從此作三誤也 後漢書享國作元綱

又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楊楚並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

又章 文選因下有隸字并兼作參并俱作備放恣作任以章作綱

又議有可細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

又文選議作義下二句作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

又操欲迷奪時權又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宜恭肅

又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

又文選時權作時明母弟作母昆松柏桑梓猶宜恭肅作桑梓

松柏猶宜肅恭 後漢書灑而字 文選無校字

又別後即中郎將模金枝尉所過隨突

又選又署二字作諫又特置四字墮作曠是也此誤

又身處三公之官而行築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又動足

蹈機陷又帝都有嗟吁之怨

又文選冒作位砂作汚流作施踏作觸嗟吁作吁嗟後漢書

吁作吁

又歷觀古今書籍所載食殘虐烈無道之臣

又文選作歷觀載籍無道之臣食殘酷烈

又加意合覆又乃欲槿折棟梁又除滅中正

又文選意作緒覆作容境折作摧境中正作忠正是也此誤作

中耳後漢書作除忠害善

又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樂逆又欲託助王師以相掩

襲

又文選歲作者無討字後漢書禦作寇欲託助王師以相掩

襲作外助王師內相掩襲

又會其行人發露瓊亦果夷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曹

倉阻河爲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墜

後漢書無其字何焯曰范史注引獻帝春秋云曹引軍渡

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郡以爲瓊援會瓊破滅紹亦覺之以軍

退屯於故倉坐字乃挫字之誤文選屯據曹倉上有兩乃

大軍過湯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大羊殘醜

稍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昏夜連遁二十九字欲上無乃字

後漢書以作運

又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清深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

葉而特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熇飛蓬覆滄海

而沃燥炭有何不消滅者哉

又文選以角作而角而沃作以沃無消字此下有云又操軍吏

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歸思歸流涕北

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

各被虜夷人爲警敵若迴旆方但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

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凡八十六字趙一清曰

後漢書傳並文選注皆云并州紹瓚高幹青州紹長子譚荆

州劉表表與紹交故云下宛葉

又當今漢道陵遲網池紀絕

後漢書當作方紀作維文選作方八漢字陵遲網維絕絕

又此下有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輒之內簡

練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

臣焉能展其節凡四十八字

又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

又文選作又操持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衛衛內實拘執

又懼其僭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

之會也可不錫哉

又文選補作萌乃上有此字會下無也字此下尚有操又矯命

稱制遣使發兵恐逼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逼眾庶

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甚其得擢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凡百五十字

紹進軍黎陽

杭世駿曰古今刀劍錄云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遺一寶刀及覺果在臥所銘曰思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

注 說曰槍發石也

殿本考證曰太平御覽引說曰作說文曰 潘眉曰春秋正義賈逵以槍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證之釋文云槍說文作槍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碰敵案今說文作槍在戶部與釋文所引異

鵠宿鳥巢

水經濟水注云濟濱又東逕酸棗縣之鳥巢澤在酸棗之東南曹太祖破袁紹運處也

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水經渠水注云渠水又東逕田豐祠北袁本初慚不納其言害之時人嘉其誠謀無辜見錢故立祠於是

白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

潘眉曰魏志董荀或阻董昭等九錫議太祖心不能平或以

憂薨裴注引傅子言明帝疏劉子揚遂發任以憂死兩處憂字不誤此傳云七年憂死憂乃夏宇之誤紹以夏五月死見武帝紀

太祖渡河攻譚諱告急於尙 尙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

潘眉曰紹以五月死公征譚尙在是年九月至明年三月乃大破之此二月至九月倒誤當作自九月至明年三月後漢書作自九月至明年二月較明晰然二月亦誤蓋以三月破之夏四月進攻鄴五月還許也

注 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

明監本年作顯誤今 殿本已改正 又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又當惟義是務又乃謀曲直之言又復能効力爲君之役哉

潘眉曰文公後漢書作太公章按注言太公者尊之謂紹也 此作文公誤 錢大昭曰後漢書義作曹計作評爲君作仁 君皆是當從之

季友獻款而行鐵叔之憾

錢大昭曰鐵叔左傳作鐵季後漢書作而行叔牙之漆 又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 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

梁玉繩曰此古者本生父母不稱父母之證

又 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

殿本考證云輒宋本作趨

又 既不見放而屢辱各二三其心臨陳叛辰

陳景雲曰屠下衍一辱字屠各者匈奴種也是時袁尙攻譚

倚匈奴爲助及交鋒之後譚兵擊其前屠各叛於後故繼云

進退無功首尾受敵也

尙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詳叛尙歸太祖

呂詳後漢書作高翔是也此誤

尙還走溫口

溫口後漢書作藍口章懷注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

相近蓋藍山之口

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注配字正南魏郡人又

白卯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

沈欽韓曰隸釋陳球碑陰故吏陰安審配則配是魏郡陰安

人 盧明楷曰此明言兄子榮則下文榮疑爲子榮之誤

又 疑曰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

後漢書審配合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

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

自屯龍湊

胡三省曰龍湊城在平原勃海間爲河津要口

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

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

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五云滄州南皮縣有曹公固卽漢京兆

尹雋不疑葬所魏太祖因冢爲固以攻袁氏因爲曹

又縣東有觀臺袁譚所築魏武擒譚於此

上洛都尉捕斬之 顧祖禹曰商州上洛廢縣漢末以縣在武關峽關之間置上

洛都尉

尙美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又熙字顯奕

後漢書熙曰作康曰是也此公孫康語熙字誤顯奕後漢書

作顯雍

注 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後漢書注無孝字是也既云奉養兄姊則孝字宜衍

長樂梁章鉅撰

袁術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

後漢書袁術傳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 水經洛水注云

合水東北流注於公路澗世俗音譌號光祿澗非也上有袁

術固四周絕澗迢遞百仞廣四里有一水澗而不流又云

九山谿水北徑袁公塢東蓋公路始固有此也故有袁公之

名矣 太平寰宇記卷五云袁術固一名袁術塢在河南緱

氏縣西南十五里四面絕澗甚險 宋武北征記云少室西

山有袁術固可容十萬人一夫守隘千人莫當又有公路壘

公路澗在縣西南三里

術以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 注臣松之案英雄

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 又如此則溫不

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案後漢書獻帝初平四年三月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溫據淮

南術傳亦云殺揚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皆與志同不得以

英雄記之言為疑也

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

殿本考證云大將監本作大將軍呂布傳云遣大將張勳攻

布軍字衍文今改正

注備軍中千餘人

殿本考證云通鑑作條軍中千餘人

時沛相下邳陳珪

後漢書陳球傳注引謝承書云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

舉茂才濟北相 魏書地形志云下邳郡歸正縣有陳珪墓

在今江南邳州境

術嘿然不悅用河南張炯之符命逆僭號

後漢書獻帝紀云建安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九月殺陳王

寵又陳敬王羨傳云義兵起龍輿眾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

軍袁術遣客詐殺國相路俊及寵 太平寰宇記卷十六云

泗州招信縣本漢淮陵縣有公路城在縣北六十里袁術僭

號九江曹操征之術渡江築此城以自據

注乃建號稱仲氏

後漢書仲氏作仲家注仲或作冲

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

後漢書楊彪傳注引華嶠書云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

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

及楊氏也

術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潯山

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

雷薄劉瓚傳作雷緒陳蘭後漢書作陳蘭

劉表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注張璠漢紀

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林為八友

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

博學圖孔聖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倫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爲八友

陳景雲曰公褚恭禧字當作繼復姓也見後漢書黨錮傳

案此一交游之末耳而或爲八俊或爲八顧或爲八友紀載歧互如此 趙一清曰七友後漢書俱有傳皆不及當塗之

雖惟張儉以年高見徵

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候

趙一清曰凡軍有候南軍領於衛尉其候官名衛候北軍領於中學校尉其候官名中候南軍不屬中尉惟北軍屬中尉故但有北軍中候而無南軍中候或稱中候或稱軍中候或稱

北軍中候或稱北軍軍中候

注 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後漢書劉表傳注引漢官儀云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郡國志荆

州只是七郡而南章陵疑是漢末立下文裴注云詔書拜蒯

越爲章陵太守是也曹魏因之故趙儼亦爲章陵太守然武

帝建安二年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緡則其時尚未爲郡當

在是年之後

注 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

後漢書五十五人作十五人

治中鄧義諫表

錢大昭曰後漢書作侍中從事非也時州牧有長史有別駕

有治中至於侍中乃中朝官非表所得有也

注 英雄記曰張談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湖間心

潘眉曰縣官千石至六百石稱合五百石稱長爲令之

零陵桂陽皆荆州郡此長字誤也章懷注引英雄記作零陵

桂陽守當依之

注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蔡母

闕未思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隋書經籍志周易五卷漢荆州牧劉表章句又有新定禮一

卷 後漢書儒林傳云顏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博學多通

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

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晉書天文志維

星氣條云劉表令武陵太守劉淑集天文眾占名荆州占

何焯曰袁胤中經籍不遂泯絕實賴此舉非可以表無遠略

嗾爲不急之務也

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

子琦爲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讐隙

後漢書云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

氏之姪蔡氏迷愛琮而惡琦瑁譽之言曰聞於表表寵賤後

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生張允並得幸於表又賸於

琮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

會曹操軍至斬野琦走江南 趙一清曰典論稱琦性慈孝

且表之亡也南土已危詎暇爲譚向之爭乎作難之言似未

足據也又案表尙有小子名脩字季緒見陳思王傳注

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水經沔水注云宜城縣有太山建安三年崩聲聞五六十里雉皆屋雖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云山崩川竭國土將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荊州河南彭敷

注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

何焯曰中興當作中平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強與秦爭衡殿本考證云監本服誤復今據何焯校本改正 沈欽韓曰穀梁註十年傳荆者楚也何爲伏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強所謂後服先疆也

注詔書拜章陵太守

趙一清曰章陵故春陵本南陽之屬縣也續志有晉宋志無蓋後漢嘗立爲郡曹魏時省入蔡陽矣

注零陵先賢傳曰

隋書經籍志有零陵先賢傳一卷

注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零陵先賢傳云周不疑曹公欲以爲議郎不就時有白雀瑞雉林竝已作頌後紙筆立命復作操

注奇異之案此即文論四首之一歟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

形如生芝音聞數里

趙一清曰水經沔水注襄陽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今墳家祠堂猶高顯整頓又述征記云劉表墓在高平郡表卒檣四方珍香數十斛置棺中蘇合消疫之香舉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如生香聞數十里

呂布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

後漢書郡國志云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更名 願祖禹曰九原城在山西忻山西漢置京陵縣屬太原郡 師古曰卽九京也漢末改置九原縣而陝西榆林衛西有九原廢縣漢五原郡治後漢末廢 一統志云九原故城在蒙古吳喇忒旗北

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

潘眉曰後漢書云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劉放刊誤云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蓋原爲騎都尉以布爲主簿也案刊誤說是也刺史屬吏惟有主簿功曹簿曹書佐等騎都尉秩比二千石非刺史所得置呂布爲騎都尉在殺丁原後此時未得爲也後漢書誤移原字在爲騎都尉下此傳并脫去原字當補入 卓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後漢書呂布傳及王允傳皆作與傅婢情通 潘眉曰傅婢

與侍婢同無誤字 案今小說有王允獻貂蟬作連環計事
卽由侍婢私通一語演出亦非盡無因李長吉呂將軍歌
榼榼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卽指此事也

元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

潘眉曰奮威當作奮武宋書白官志奮武將軍漢末呂布爲
之後漢書亦誤作威

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
赤兔

案布所乘赤兔馬小說家輒謂布敗後爲曹操所得以贈關
公亦想當然非事實也

注 謂楊曰布州里也

潘眉曰布五原人張揚雲中人五原雲中皆并州郡

張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

錢大昭曰後漢書張邈事卽附在呂布傳中故張邈之前布
事未終張邈之後仍敘布事且其作贊言布不言邈大略與

魏志同蓋蔚宗因承祚之舊故也魏志本以張邈陳登附布
傳以陳容附臧洪傳後之校書者見有張邈字孟卓東平壽

張人也十一字不及細檢輒於卷首改題云呂布張邈臧洪
傳而於目錄則云張邈 陳登臧洪 陳容 皆誤

君以千里之覆當四戰之地

呂布傳作十萬之眾

魏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邱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

錢大昭曰武帝紀雍邱潰超自殺則超非爲魏武斬也
注 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請封部

封部當從後漢書作封邱

注 典略曰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

劉放曰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也

注 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

白門下邳之城門卽布受擒於曹公處也城門二字宜互乙

布謂靈等曰元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

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

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謂決鬪布舉弓射

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林暢園師曰呂布一粗人不料亦有此深沈之戎韜藉之度

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還求迎婦陳珪曰曹

公奉迎天子輔讀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

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

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

案前後注中所引英雄記云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

也以綿繻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守守兵相

觸格射不得過又云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

守攻閤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

將從漏上排壁出又云布欲合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

祖頓道布妻謂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如

有蹉跌將軍當如何自立乎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又云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默然合此觀之則為布妻女者亦極不幸亦布之生平宜有此舉耳

注 二將軍拔大駕來東人造策者入霸畏布引還抄暴後漢書拔作扶是也造策元本作告策 何焯曰引還二字衍

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盧明楷曰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於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下術字疑衍 案此說是也下即按云術亦不能救文法甚明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 水經泗水注云下邳南門謂之白門布傳注引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擒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 趙一清曰前注引英雄記白門是下邳西城門又太平寰宇記卷十六謂大城周十二里半中城周四里

所說不同 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

太祖領之 于慎行曰呂布劍客之雄耳非大豪也然使得為操用夏侯惇許褚之流遠出其下何至如丁原董卓哉而元德不肯一

言非忌布也乃忌操也先主此等識見又操所不能參耳陳登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

趙一清曰世說注引襄陽耆舊傳許汜是楊虛同里人少師慮為魏武從事中郎在劉表坐論陳元龍者其人也 潘眉曰世說補引作陳元龍淮海之士明人所見善本三國志湖海為淮海故所引如此元龍下邳人作淮海為是 何焯曰豪氣謂驕氣彼時謂驕曰豪魏略畢軌在并州名為驕豪是也

注 百姓畏而愛之 太平寰宇記卷百二十三云愛敬陂在江都縣西十五里陳登初開此陂百姓愛而敬之因以為名亦號陳登塘

又 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 趙一清曰匡琦似是人名如高遷屯白超壘之類陳矯傳作匡奇案建安十三年孫權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而張昭傳注引吳書云別討匡琦則匡琦即當塗城也

又 遷登為東城太守 趙一清曰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東城縣後漢省故續志無之未聞立郡也此城字疑郡字之誤登由廣陵遷東郡既去而淮南遂虛曹公故追恨不用其計也若仍在九江則何歎恨之有哉

賊洪 賊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

潘眉曰魏書爲董卓立傳兼及李傕郭汜者敘亡漢之原委
爲二袁劉表呂布張邈公孫瓚陶謙張揚公孫度張燕張繡
張魯立傳者敘同時割據魏武兼并之始末若賊洪始爲張
超功曹後袁紹徙爲東郡太守太祖圍張超洪請救不得怨
紹爲紹所殺未與太祖交兵其人與魏事無涉在魏書中當
爲附傳不應立專傳觀其初爲盟詞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
及爲紹所執又曰皇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蓋漢末義烈之士
歸漢書立專傳宜也 顧祖禹曰射陽漢縣三國時廢晉復
置在淮安鹽城縣西十九里

父昱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注除盧奴令

趙一清曰後漢中山是王國雷云相中山國都治盧奴注云

爲盧奴令是也恐傳有誤 一統志云盧奴故城今定州治

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玉朗苗邱長洪卽邱長

沈欽韓曰續漢志梁國治下邑而元和郡縣志云後漢無下

邑縣魏復立焉其疎如此 顧祖禹曰下邑故城在歸德州

夏邑縣西南 一統志云苗邱廢縣在宿州東北六十里于

欽齊乘卽邱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

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 又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謂超

曰閔弟爲郡守政教感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

洪才略智數優超起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

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

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
血而盟 又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靡卒伍厮養莫不
激揚人思致飾

王鳴盛曰劉岱字公山孔伯字公緒見太祖紀此段乃陳壽

自執筆敘賊洪事非詞命比何爲於二刺史稱字乎漢季風

氣好稱人字此必壽沿襲他人記載之言未及改正耳 沈

欽韓曰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叔向謂趙孟曰諸侯盟小國固

必有尸盟者注云小國主辦具正義云如哀十七年執牛耳

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亦曰尸盟哀公與齊

侯盟於蒙孟武伯問于高柴諸侯盟誰執牛耳而武伯當之

是也國君以次雍容受敵而已今此諸守同盟去古未遠

猶曉其制故洪以郡掾尸盟非是推讓莫敢先洪也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

後漢書臧洪傳敘作憚

昔張景明親登壇噴血

趙一清曰張景明名導水經濁漳水注張導字景明建和三

年建和當爲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披案地圓與丞

彭參接馬道嵩等原其順逆撻其表裏備防排通以正水路

功績有成此用嘉類題云漳和神壇碑卽是人也

徐眾三國評曰

隋書經籍志三國評三卷宋徐爰撰字誤也

公孫公孫瓚字伯圭遼西合支人也爲郡門下書佐

顧祖禹曰合支城在永平府東北 後漢書公孫瓚傳云家世二千石以母廢遂爲郡小吏

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注典略曰瓚性辨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摠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後漢書注引魏志作侯太守妻之以女何焯曰繫太守以侯氏者所以別下劉太守也

遺詔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爲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爲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卑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障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見者莫不歎歛

何焯曰瓚既遜西人前世又非素官於朝何緣先墓乃在北芒 秦趙一清謂遠西亦有北芒未知所據 障與瘴同今殿本作瘴後漢書障上有多字

除遼東屬國長史

錢大昭曰續漢書云每部置太守一人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每屬國置都尉一人丞一人屬國長史即屬國丞耳不知何時改此制

假琅邪督行事傳使將之軍 孟爵曰釋名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後漢書申屠蟠傳爲封傳護送注傳爲符牒陳綽傳投傳而去注傳符也

胡諫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

案此與前稱劉公山孔公緒同 錢大昭曰紀事之文當納

名承祚志多有稱字者如此傳之劉伯安 皮管甯傳之陳仲弓 實許靖潘潛尹默傳之宋仲子 忠張裔傳之許文休 靖彭 兼傳之秦子勅 史尹默傳之司馬德操 微秦宓傳之任定祖 安 譙允南 周顧雍傳之蔡伯喈 邑士燮傳之劉子奇 爾 皆是若孫炎之稱叔然則以避晉武帝諱故也

袁紹韓胤議以爲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

何焯曰此紹等之謬計然亦可見昭烈當日之足以有爲但屬宗室自爲人所服從乃兩漢稍存封建之效也

注是時有四星會於箕尾 又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

何焯曰四星會於箕尾昭烈起涿郡之祥度爲天子魏虞後也 趙一清曰當時有以魏爲舜後者故何云然見赫濟傳

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

錢大昕曰陳景雲謂魚豢典略戴瓚表列紹罪亦作周昂據孫堅傳注引吳錄及會稽典錄則紹所遣與堅相持者乃會稽周昂非昂也昂乃瓚之兄爲九江太守袁術攻破之其事

別見孫貴傳吳錄皆同蓋瓚傳仍吳史舊文而瓚傳周昂似沿典略之失也范史瓚傳作周昕秦漢末昕爲丹陽太守見孫靜傳注無奪據陽城事此范史之誤 趙一清曰瓚

表紹罪狀亦云周昂而瓚傳作周昕案吳志孫靜傳所爲孫策所殺孫堅傳注引吳錄云袁紹遣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

本築取州隅字仁明周所之弟也又引會稽典錄曰賜與堅
爭豫州運糧失利會文兄九江太守即爲袁術所攻賜往助
之軍敗還鄉里爲許貢所害則昂自爲袁術所攻與堅無與
宜以周賜爲得其實蓋周昂兄弟三人皆與孫氏爲讐敵故
各書所記不同也

單屯營河

碧河卽狀河水經河水注所謂東入狀縣爲狀河也

欽以結接

唐本考證云宋本作欽以自結接

進軍界橋

後漢書獻帝紀注云今貝州宗城縣有古界橋近枯潦水則
界橋在此也

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馬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

唐本考證云又上上字或爲止字之訛

注 虞眾大潰奔屠庸城瑣攻及家屬以還

趙一清曰攻下有脫文虞傳云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

子還劄

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

唐本考證云北宋本三人上多一謂字

瑣軍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注 瑣以易當之乃易京固守

水經易水注云瑣自蒯徒臨易水謂之易京在易城西四五

里趙建武四年石虎以京障至固令二萬人廢壞之今者城

壁夷平其樓基尙存猶高一匹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樓

沈欽韓曰爾雅釋邱絕高謂之京注人力所作

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

案兵法百樓不攻語不知所出沈欽韓引墨子備城門百步

一木樓二百步一大樓語爲證亦未確

注 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又用及龍河之師

唐本考證云控弦一作橫弦疆土一作疆上龍河卽龍湊也

趙一清曰南字衍西山謂太行山張燕傳所云常山趙郡中

山上黨河北諸山谷皆相通是也

注 乃遣問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

袁周之世僞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

案陳琳更下當有脫文在昔袁周以下二十四字無關要書

後漢書作瑣與續書發端語者近之非琳所更也後言紹侯

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瑣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

破之則琳所更書必使續續進之計以遲其期也

又 袁紹分部攻者

何焯曰分部當作部分

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 又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

潘眉曰辭于輔封南昌亭侯見魏公卿上尊號奏稱虎牙將

十八年紀注作昌鄉亭侯誤又據公卿上尊號奏稱虎牙將

軍南昌亭侯臣輔輔在廷康中已爲虎牙將軍此傳亦誤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

顏祖曰丹陽城在江南府西南五十里兩漢為丹陽縣屬丹陽郡隋開皇九年廢入溧水縣俗謂之小丹陽對丹陽郡而言也案晉志丹陽山多赤柳故名丹楊則作陽者誤矣

除虛令注 除舒令

錢大昭曰志除虛令注引吳書作舒令考張子布哀辭云令舒及盧遵愛於民是謙於二縣並為令也

注 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嘗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題之及舞又不轉舒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

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四引作乃舞舞不轉 沈欽報曰通典樂五云前代宴樂必舞舞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謝安以

扇曰扇是也案後漢書蔡邕傳徒胡方放還太守王智儼之甚舞屬邑邑不為報習衛之是實主歡洽之常態也淮南齊俗訓古者歌樂而無轉又脩傍訓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此所謂轉也漢書注長沙定王來朝有詔稱善歌舞定王但張袖

小舞手上怪問之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是則舞故不轉以示意與此事正同也

又兼在宮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贓之謙委

沈欽報曰續漢祭祀志云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後漢書謂天田星曰龍左角為天田宮主穀祀用王辰

位祠之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象姑

田初為芟除犬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簸之形象其功也潘胤曰六書正譌吏受賦曰賦漢書凡賦字並作賦

徵拜謙即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注 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尙未除耶

案恭祖之癡病與元龍之豪氣正可作對 何焯曰漢末爭以下士為賢故恭祖等得以行其意也

下邳闕宣自稱天子又謙退守剡

潘胤曰後漢書闕宣作闕宣誤剡字亦誤當作鄉 儼懷夷箱願侯以清

錢大昭曰此用詩懷彼淮夷也韓詩懷作穰薛君曰穰覺

之貌 穰穰二字疑衍 穰穰二字疑衍

錢大昭曰上既云單于執楊矣下何必重複言之至黎陽

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錢大昭曰英雋記云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記購募共圖布

圖布者為董卓既誅故催記等欲殺呂布為卓報仇也是時催記等用事以楊為將軍太守必非董卓明矣

乃出兵東市破之於犬城 後漢書郡國志云河內郡野王有射犬聚蓋即犬城也則東

市亦當在

公孫召度子康為伍長

中欽韓曰續漢志里有里魁氏有什伍里魁掌一里什主十

家伍主五家

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

錢大昕曰晉書地理志帶方郡公孫度置本傳卻不載而於

東夷傳見之 案本傳未有遼東帶方樂浪元菟悉平語遼

東樂浪元菟皆漢故郡帶方為樂浪屬縣東夷傳云建安中

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晉志以為公孫置

殊誤

太和二年淵蓋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錢大昕曰明帝以黃初七年即位其明年改元太和傳以明

帝即位承太和二年之下誤也位字當是衍文

注魏略載淵表曰

殿本考證云魏略北宋本作魏書

注合策明之計

殿本考證云策明疑當作策名

又 五部蠻夷

潘胤曰晉書匈奴傳云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其

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

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

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木陵縣

軍旅行成

行成冊府元龜作成行

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壘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七引司馬彪戰略云太尉司馬軍到

襄平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軍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

鹿角塞之去城百步穿重壘豎遠得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

沙地不得作圍壘而車輪以大弋極穿中又豎輪障其前

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史通雜說上原注引魚豢魏略議云當青龍景初之際有雪

皇出于箕而上徹楚為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

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淫盪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

張燕張燕本姓褚黃巾起燕合眾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

起突燕合燕推牛角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劉捍捷

逸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

趙一清曰張牛角帥後漢書袁紹傳之青牛角也 或疑劉

捍當作劉捍非也 潘胤曰捍與悍訓勇者異義史記貨殖

傳雕捍少慮注云如雕性之捷捍即此捍字

注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枝牛角五鹿

根苦蝥對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雲楊

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少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又

輿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

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獠獍者則自

稱于熊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又張璠漢紀云又有左校郭夫賢左髻丈八三部也

潘眉曰九州春秋根典略作于根根記宋朱雋傳作于氏根氏與無通或稱甄或稱于甄聲有緩急如於越為越其實一也後漢書苦晴作苦晴大洪作大計緣城作掾哉又有白統駐固二部而無羅市趙一清曰平漢乃陶升也故為內黃小史見紹傳及注又曰郭大賢疑是左校之帥故下云三部

部 武威祖厲人

漢書地理志安定郡祖厲後漢書郡國志屬武威應劭曰祖音置師古曰厲音賴祖字从衣不从示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入魯復行之

後漢書劉焉傳公祺作公旗 水經河水注云陵學道于蜀

鶴鳴山傳業衡傳于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米限五斗故世號五斗米道 宋謙漢天師世家敘云道陵

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魯長博習羣書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修煉形之術章

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為太傅封鬻侯亦不就乃杖策游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乃西山源遂制命五

訣攝召萬靈及神虎祝文於壺嶽洞儀往嵩山石室得黃帝

九鼎丹書及道既成聞巴蜀瘴氣為人苗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元元老君屢受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

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為之靈如發鹹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天師衛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升壽益一百二十又三云 潘眉曰法苑珠林破邪篇亦云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天下陵遂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載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於此

也二十三所在蜀地尹喜一所在咸陽 又天師世家云衛字靈真有長材詔徵黃門侍郎避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

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

水經河水注云初平中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關道用遠城泊因即峭嶺周迴五里東臨溶谷杳然百尋西

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遠登陟二里有餘濬水又南還張魯泊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于今民事之又

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七月巴郡妖巫張脩反寇郡縣注引劉又紀曰時巴郡巫人張脩療病愈者屢以五斗米號為

五斗米師 侯康曰華陽國志扶風蘇固為漢中太守魯遣其黨張脩攻固城固人陳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為門下掾

其黨張脩攻固城固人陳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為門下掾

說固守扞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踰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還嵩求隱遶處嵩未還固又令鈴下偵賊賊得鈴下遂得殺固嵩痛憤仗劍直入調亦殺其賓客百餘人攻脩戰死魯遂有漢中

注典略曰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臣松之謂張修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陳景雲曰衡事見魯傳裴氏蓋據本傳言之後漢書靈帝紀張角張修並以中平元年反章懷注修事引漢侍中劉文紀與典略之文合劉紀出典略之前不應有誤修衡二人雖同爲五斗米道而衡匿跡深山無阻兵作亂事與反逆之妖賊自迥異也

不如依杜淮赴朴胡

侯康曰華陽國志敘魯事有巴夷杜淮朴胡袁約三人此作杜淮與彼異武帝紀黃權傳亦作杜淮則此乃筆誤耳魯鐵將系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

侯康曰華陽國志魯走巴中先主將迎之而魯功曹巴西閻剛說魯北降歸魏武贊以大事宜附託不然西結劉備以歸之魯勃然曰甯爲曹公作奴不爲劉備上客遂委質魏武武帝拜魯鎮南將軍封襄平侯

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

潘眉曰魯五子見於本傳者一人名富襲魯爲閻中侯見於宋濂天師世家敘者一人名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

受始自漢中還就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受籙見於太平御覽五百十八引魏志者一人名廣字嗣宗魯第二子也魯雅爲魏武所寵諸子未勝纓並遣中使拜受官爵今魏志無此文又曰閻圃初封亭侯勸進表稱平樂亭侯是也黃初中進封鄉侯晉書嚴續傳稱圃封平樂鄉侯是也

魏略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請中

殿本考證云監本作在禮謂中毛本作在禮爲中景蜀志劉封傳注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請猶奉朝請之請監本毛本均失之今改正

爲子彭祖娶魯女

潘眉曰彭祖燕王字字太平御覽五百十八引南鄭城碑云位尊上將體極人臣五子十室榮並爵均童年嬰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尙或嬪蓋謂此也 水經正一注云黃沙水南女郎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鬼峴其高及卽其所栽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禱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郃水

夏侯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

趙一清曰承祚以夏侯與諸曹互列一卷正隱寓操為夏侯

氏子至操以女妻林蓋欲掩其跡所謂奸也而或轉據此力

辨操非攜養不亦俱乎

夏侯嬰之後也

案漢書夏侯嬰傳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

主主隨外家姓孫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據此則

竟云夏侯嬰之後恐不無附會矣

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耶

錢大昭曰是時惇為折衝校尉非大將軍也惇為大將軍在

文帝即王位之後此大字疑衍

惇乃斷太壽水作陂

錢大昭曰初平四年袁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即

其處也 趙一清曰太壽不見於兩漢志大約地在甯陵襄

邑之間水經汜水注汜水又東運夏侯長塢續述征記曰夏

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疑即惇所治也

為大將軍後也

將字衍此時為司空未為大將軍也

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族特見親

重

趙翼曰操擒布在建安二年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餘載

何得尙有破布之事考是時關公圍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

自洛陽親往應接未至而晃破關操遂軍摩陂則惇傳所云

呂布必關公之訛也

拜前將軍注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

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

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

宋書百官志云左右前後將軍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

置秦後漢書郡國志云前後左右雜號將軍眾多皆主征伐

事詔皆罷不得謂之省也如袁術為後將軍公孫瓚為前將

軍呂布為左將軍皆在魏國未建之先則東漢末已皆具其

官矣

注乃共構林以誹謗公主奏之

殿本考證云公主宋本作令主

注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

錢大昭曰漢軍領軍皆魏武丞相府自置非漢官也建安十

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為中領軍置長史司馬

注浩與杜陽為河陰令

趙一清曰兩漢志皆無河陰顧祖禹謂平陰魏文帝改河陰

杜陽為令時不應有河陰之名蓋史家追改之

又傳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

錢大昭曰此十四年即建安十四年也疑脫建安二字

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眾

張浩曰張魯傳注劉雄鳴槍試關道曰太祖遺夏侯淵討破

之雄鳴南奔漢中是其人也此作劉雄疑脫鳴字 案太平

御覽卷十五引福略亦作劉雄鳴漢時人鮮雙名者劉雄也

是賊號亦如張白騎李大目之類耳

姜敘起兵函城以應之

何焯曰西縣屬洛陽西古作函此函字與楊阜傳皆訛為函

韓遂在顯親

後漢書郡國志云漢陽郡顯親 顧祖禹曰顯親城在陝西

秦州東南十里本成紀縣地後漢建武中分置

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

潘眉曰一字衍當作二十二年載武都反及征張魯事並在

二十年

注 霸召為前鋒進至興世園

趙一清曰興勢地名在定軍山世字誤也是役在魏太和四

年許曹真及蜀後主二傳

注 漢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劫夫也

陳景雲曰景陽當作景羊此晉景獻穆皇后也

注 世所謂爵里刺也

釋名云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 太平御覽卷六

百六引魏名臣奏議黃門侍郎荀攸奏曰今更初除刺有二

一刺通爵二刺條疏行狀

傳 從攻費華即墨閉陽

潘眉曰前漢華縣屬泰山郡中與省費縣屬東海郡 與涉

屬泰山郡此傳云從攻費華漢末泰山復置華縣也故泰山

都尉孔宙碑陰有華縣時為延熹七年知華縣在孝垣以前

置魏志臧霸泰山華人霸父戒為華縣獄掾太守令收戒詣

府霸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費華郡縣也 錢大昕曰即墨

屬青州之北海郡陶謙為徐州牧未得其地疑是即邱之謬

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

錢大昭曰句陽當即句陽然屬在濟陰郡在今曹州府城北

二十里布在下邳未必有別將在句陽疑為曲陽之誤曲陽

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北

遺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繫荀於雞洛山

荀當作莫莫見荀攸傳此誤 水經滄水注云水出鄆城

西北雞絡塢下 顧祖禹曰鄆城在河南禹州密縣東北五

十里滄水亦曰滄水東南流合滄水

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

水經沔水注云平魯城西南有曹仁記水城

將士感之皆無二

二下當有心字

純揮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

曹洪 與太祖會龍亢

龍元一本作龍元誤今 殿本已改正

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

趙一清曰此錯舉郡縣以成文濟陰則定陶也山陽則昌邑也二者皆郡也中牟下四縣名若河內之山陽縣故城在懷慶府脩武縣西北六十里去濟陰甚遠不得連及然下云十餘縣則遺卻二郡此臨文之語病耳

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

宋書百官志鷹揚將軍建安中魏可以曹洪居之與此互異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之二增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

潘眉曰舞陽當為舞陰考後漢舞陽省入辰陽時無舞陽也舞陰陰葉增陽博望老南陽邑武帝紀建安二年曹洪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公宮南征至宛生禽表將鄧濟攻舞陰下之

卽在是時

曹休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潘眉曰公卿上尊號奏云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是延康中所署官爵已知此本傳載在黃初三年後似當以碑為正

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

尋陽

何焯曰曹休諸軍當作休督諸軍宣王與休並為上將分道而進宣王方為西道當吳上流則東軍之向尋陽者不得而

兼督也

子肇嗣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六引曹肇別傳云肇之弟某字德思力舉千鈞明帝寵之寢止板同嘗與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取而出之

曹真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注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

案真父既名邵而明帝時真進封邵陵侯故裴松之云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潘眉曰邵陵侯之孫從呂秀真父名邵字當為召召字伯南取召南之義然邵召字不通

使將虎豹騎討靈邱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趙一清曰齊趙皆有靈邱輿更以功封靈壽亭侯則是趙靈邱也後漢書續郡國志常山有靈壽縣而代郡之靈邱廢

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

錢大昭曰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竟罷之建安中魏武為丞相始遣大將軍督之如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文帝始有都督諸州軍事如曹仁都督荆揚五州諸軍事是也至都督中外諸軍事則總統內外兵旅是食司馬氏父子並加大都督而權愈重矣

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

晉書職官志云給事中秦官也漢東京省魏世復置明午卽位

年乃帝字之誤

齊爽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

何焯曰爽名位素輕忽膺重寄不勞謙以光天下而儼然輒當殊禮有以知其必敗矣

注成湯受功以伊呂爲首

何焯曰上單言成湯下兼言伊呂則隨文之病

又夫天下之達道者三又順長少也

道字是尊字之誤 殿本考證曰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又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

潘肩曰見曹爽薦司馬懿爲太傅大司馬詔言先帝本欲

以懿爲大司馬今爽薦之合先帝本旨又言先帝纖芥細疑

不足爲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玩此詔

旨益謂懿姓司馬氏今若拜大司馬則司馬氏加大名嫌於

追上近柏人彭亡之讖亦非所以安司馬氏也故但拜太傅

不拜大司馬

又其以太尉爲太傅

何焯曰兼大司馬則懿猶典兵但崇以太傅虛名所謂實奪

之權也

注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肺每推先之

此條不出書名疑有脫文

注作寤室綺疏四周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潘肩曰鄆道元云永甯寺其地是曹爽故宅熙平元年立寺

經始之日於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地可丈許地壁悉

墨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

庸匠亦難復制此可想其靡麗

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榮牙又臣受命之時也

潘肩曰榮牙牙字誤當作互吳志陸瑄傳九域繫互同蓋字

作牙牙卽互字也 殿本考證云受命疑當作授命

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

潘肩曰爽封武安侯見本傳義封安鄉侯見傅元贈馬鈞序

訓侯爵未詳

注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

潘肩曰考晉書曹爽府第在武庫之南故宣王欲趣武庫正

當爽門後楊駿居之亦敗

注屬爲人好貨苟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臧故

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

陳浩曰鄭樵通志畧作以官易婦是也臧艾以父妾與臧故

爲此語

又蓋由交友非奇才

殿本考證云一本作其才

又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

何焯曰崖柴藝文類聚作哇噪玉篇哇狗欲嚙也類篇又作

厓則偏旁無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默太平御覽作噉

又張魯前爲鎮北將軍

案魯傳爲鎮南將軍此作鎮北疑誤

又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徵收

李龍官曰堂有四窗八達未必即得罪或堂字爲黨字之誤諸葛誕傳注云以元囑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是其證也窗與聰古字通用

又隨事前屠蘇喫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搥受符吏石虎頭斷之

林暢園師曰屠蘇與腐麻通廣雅腐麻庵也服虔通俗文屋平曰屠蘇

又復爲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五引桓氏家傳範爲兗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選擇慙於不堪所職悲於戀慕闕庭三者交集

不知所裁
又眾 爲君難爲作下

又上爲字當作謂
又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

隋書經籍志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

又世語曰初爽夢一虎銜雷公
太平御覽卷十三引作世說曰

又何遜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
世說言語篇注引魏略云晏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或曰

何苗孫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何晏別傳云晏少

時養魏宮七八歲便慧心天悟眾無思智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談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無不冰釋又卷

三百九十三引晏別傳曰晏小時武帝雅奇之欲以爲子每挾將游觀命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於是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禮異族不相貫伍又世說夙惠篇云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虛也魏武知之

即遣還

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隋書經籍志何晏撰魏晉論議十三篇老子道德論二卷集

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
注 其時秦宜祿兒阿蘇

又世說夙惠篇注引魏略作阿蘇
又及其母在內又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

又殿本考證云北宋本其上有以字 世說容止篇云何平叔

美姿儀而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麪既嗽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案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反也

又魏末傳曰晏婦金卿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

者傅領乞白活之皆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

活王故特原不殺

何焯曰據此則平叔蓋尚有後但亦出魏未傳則恐同歸虛

矣耳費文禕甲乙論云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雖曰敵國

傳聞然以彼為可信也

又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

有八族公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耶

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太平御覽卷六百五引魏末傳云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

奏曰宣上君名晏失筆於地

夏侯
尚傳文帝踐阼更封平陵侯侯遷征南將軍

案魏公卿上尊號奏表中已有使持節都督督軍征南將軍

臣尚則此云踐阼後拜者蓋誤

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清渡攻瑾諸軍夾江燒

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四十六引三國志魏將夏侯淵南郡

作浮橋度景里洲今在郡西案此事亦見董昭傳但言入渚

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而不云度景里洲也

尚有愛妾嬖幸寵奪嫡室嫡室曹氏女也

晉書景懷夏侯皇后傳云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

陽鄉主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

帝非魏之純臣而后說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

鴆崩無男生五女

注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昌陵下當有鄉字

子元嗣元字泰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

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

監

世說容止篇云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人謂

兼葭倚玉樹 宋書百官志云羽林監漢武帝太初元年初

置建章營騎後更名林騎置令丞東京又置左右監至魏不

改

夫欲清敏審選

何焯曰清敏謂中正審選謂臺閣

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

潘眉曰昔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中正之設由來舊矣

魏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制中正評次人才之高下各為輩

目司馬宣王除九品置大中正太初此論當在此時發也

緬緬紛紛

錢大昕曰即書泯泯禁莽也泯緬聲相近漢書敘傳作灑灑

紛紛

然朝臣之制已得俸至尊矣元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

晉書輿服志云魏明帝以公卿夜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

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

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

何焯曰疑當作較

注 毓弟會年少於元元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元元不受孫盛雜語曰元在圍國會因欲狎而友元元正色曰鍾君何相逼如此也

世說方正篇云夏侯元既被桎梏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元相知因便狎之元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注引名士傳曰初元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元被收時毓為廷尉執元手曰太初何至於此元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案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要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元拒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一依前史獨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元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四引異苑云夏侯元為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之設祭見元來靈坐上脫頭於膝取食物酒蔬之屬以內頭中畢還自安頭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于元無嗣也及永嘉之亂有魏兒宣王涕泗云國家傾覆是曹爽夏侯元訴冤得伸故也

注 魏略曰元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藝文類聚卷五十八引魏末傳云夏侯太初見召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研案此華妍恐定筆研之誤

又 元之執也魏將軍司馬王文流涕請之

何焯曰魏將軍或疑作衛將軍然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於

時為安東將軍亦非衛將軍也

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

沈攸韓曰六典注漢舊儀云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裏兩端縫尺一板中約署封拜王公以下皆用皇帝行璽禁書獨斷云策書制長二尺短者半之陳蕃傳尺一選舉注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知封拜皆用尺一詔也

注 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午限在後日限在前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日限在前上多某守雖後四字又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筆其衣敝曰清吏也賜之

世說賢媛篇云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諫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數問之允對曰卑術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假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依城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曰若石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又 允之出為鎮止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吏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磨詞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鈔經

潘眉曰相印經今失傳相鈔經載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三其

書後出自蕭何東方朔見而喜之魏陳長文以示許士宗二

云當亦六朝人手定非漢世舊經也其法取五行尋四時定

八節明二十四時版長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上狹而薄下

廣而厚八角十二芒欲端平完淨版用白直檀刺榆桑竹

四材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絃不得出邊絕理或噴是君座

版頭不如法與君共事必不得中作四分上一分爲二親左

父右母第二分都爲婦第三分左男右女第四分左奴右婢

若其處傷陽破裂竭穿兆隨所屬必損失死亡版兩邊左爲

城右爲社寬博文采斑斑光澤清淨必得封邑此大略也

趙一清曰宋書孔琳之傳琳之建議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

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

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

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

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

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

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

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祿僚之卑何

嫌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

消費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

恐謂限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

或容失然後乃鑄則仰禱天府非惟小益

家相法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梁有相木板經受板圖章氏相板印法指略鈔

魏征東將軍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又有伯樂相馬經隋成

王良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鶴經浮邱公相鶴書相鴨

經相雞經相鵝經相貝經

又世語曰經字彥偉

錢大昕曰管輅傳注作彥緯當从系旁

又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

盧明楷曰高貴鄉公卒注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尙書王經

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又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

世說賢媛篇云經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

都無憾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耶

三國志蜀證卷十終

長樂梁章鉅撰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

潘胤曰袁弘漢紀或作郁彧郁古字通

常從司馬彪書張璠紀作朗陵侯相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

錢大昕曰永漢元年後漢書作中平六年文獻帝以中平六

年九月即位改元永漢兩號實在一年 潘胤曰永漢元年

首中平六年也是年四月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改元為

九嘉八月改光熹為昭靈九月董卓廢帝為弘農王獻帝即

位改昭靈為永漢十二月詔除光熹昭靈永漢二號還復中

平六年於史例當書中平六年 沈欽韓曰續漢百官志少

府官屬守宮令一人六百石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

及封泥桓帝永壽三年以小黃門為之及宦官誅復以郎補

此彧之以孝廉拜也

袁紹待彧以上賓之禮或弟嵩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在

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

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

潘胤曰後注引荀氏家傳云或第四兄謹此云弟當誤 按

總書曰太祖過攸舍稱述荀攸謀謨勞勩曰今天下事略已

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子房自擇邑二

爵口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既以子房待慈明復以子房

待公達蓋居然以漢高自命矣

以為司馬

潘胤曰後漢書謂之奮武司馬時太祖為奮武將軍也明年

太祖為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范史又謂之鎮東司馬

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豫州刺史郭貢帥眾數萬來見或無懼

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

城以待太祖

潘胤曰任或留事後漢書作使或守鄆城任以留事較明晰

錢大昭曰留事者猶云留知後事也是時或與程昱同守

鄆城 趙翼曰昔漢高先定關中光武先取河內以為基此

三城即操之關中河內也後彧又勸操迎天子謂言文納襄

王而定霸漢高發義帝喪而得諸侯是早以帝王創業之事

勸操似不得謂之盡忠於漢不知獻帝遭董卓大亂之後四

海鼎沸強藩悍鎮四分五裂或計諸臣中非操不能削羣雄

以匡漢室則不得不歸心於操而為之盡力為操即所以為

漢也其初勸操迎天子謂操曰將軍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

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

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

也是可知或欲藉操以匡漢之本懷矣且是時操亦遠未有

覬覦神器之心也及功績日高權勢已極董昭等欲加以上

公九錫則非復人臣之事或亦明知操之已懷僭妄而終不

肯附和始以名義折之卒之見忌於操而飲藥以殉其為劉

之心亦可其白於天下矣

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

李清植曰奉迎之後用董昭勅乃都許耳其初未有都許之

議也事見武紀甚明此都許二字乃史家隨筆之誤

或勅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何焯曰太平御覽引高祖東伐上有齊文納周襄王而諸侯

願從十一字 按後漢書或傳本有之

遊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李清植曰史於或官獨書漢蓋原其本志非魏純臣與攸詔

等異

注又平原廟衡傳曰

太平御覽卷二十六引廟衡別傳云十月朝黃祖於滕衡舟

上會談桑扈仙人坐秦雁至先自使食畢搏弄威嚇其輕慢

如此

又問曹公苟令君趨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

見苟有儀容趨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確安可使監

廟請容其意以為苟但有貌趨健啖肉也

沈欽韓曰雅長史失其名按金石萃編隋趙芬碑載十一世

祖融字稚長所謂苟令君趨盪寇云云可證稚長名融也又

魏書趨盪傳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

又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

後漢書衡傳云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

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奏章並騁其才
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
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

又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書隨到夏口祖嘉其才

後漢書衡傳云衡為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

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

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游其詩秀麗所作碑文射愛

其辭選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賤猶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一

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言真不欺

服 隋書經籍志廟衡集二卷又錄一卷

注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

衡衡擊為漁陽參搥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

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

徐乃著禪帽畢復擊鼓參隨而顏色不忤太祖大笑告四坐曰

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搥自衡造也

按此引張衡文士傳語世說言語篇注所引亦同而後漢書

廟衡傳漁陽參搥章懷注音七甘反引文士傳過作搥自王

僧孺詩散度廣陵音參為漁陽曲自音云七補反而世說注

又加手作搥此後文人遂無作平聲用者如庾信夜騎搥衣

詩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關聲煩廣陵散并急漁陽搥擘擘

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夜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慘唐

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參黃雲蕭條白日暗李商隱詩欲問

漁陽謗時無禰正平又詩必投潘岳果誰謗禰衡謗參者猶曰散曰引曰據曰弄之類參揭乃擊鼓曲調禰生當有所受之者依章懷注作七廿反則鼓僅三搥詘然而止安得音

節悲壯聲出金石使四坐爲之忼慨耶 潘蔚曰太平御覽五百八十二引後漢書衡反辱孤句下有衡對曰不敢以先

王之法服爲伶倫之衣今裴注引文士傳無此二句范書亦無唐書李綱傳引禰衡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疑皆

出謝承書也

衡書布單衣疏巾履

股本考證云北宋巾作布

諸所進達皆僭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亡注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

陳景雲曰三輔決錄下脫注字趙岐決錄序曰其人既亡行乃可書嚴象敗沒在決錄成書後至韋康遇害岐卒已久尤

不相及也其爲孽虞注無疑

性貞實文愨篤誠

盧明楷曰愨訓傷此係孔融贊傳將之言于義無取疑是愨字愨即敏又與愨通輟轉而訛也

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何焯曰此書即陳琳所作檄也操陽怒鑿士卒耳

太祖就殺東平之安民

水經濟水注云安民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 顧祖禹曰

安民亭在東平州西南

表封或爲萬歲亭侯

潘蔚曰太平寰宇記九新鄭漢雒縣屬河南郡有萬歲亭後漢荀彧封萬歲亭侯于此

注 閻從孫輝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策解

李龍百曰閻荀彧第四兄諶之子也其從孫似不應與彧子輝同名疑有誤 陳景雲曰從孫輝輝當作輝見晉書賈充

傳既定新律加祿賞詔文內有荀輝也 按太祖以女妻或

長子輝是或長子輝于輝爲大父行則輝名自不應同

隋書經籍志魏散騎常侍荀輝注周易十卷注太祖欲表或爲三公

潘蔚曰三公當依後漢書作正司時或方守尚書令位在九卿下不得遽表爲三公章懷注云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

也爲得其實

密以詔或

股本考證云北宋本作密以詔或

太祖至瀋須或疾雷壽春以憂薨 潘蔚曰或初平二年二十九歲年五十建安十七年也本傳言太祖軍至瀋須或疾雷壽春以憂薨攷魏武帝紀進軍

濡須口在十八年正月吳主傳亦云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太祖以十八年正月進軍濡須或薨在後似薨於十八年

矣然下云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爲魏公在十八年或薨在十七年則此傳言太祖軍至濡須者將往濡須實未至也

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李清植曰史家此言所以原或本志也先又貞公曰朱子謂

陳羣爲賊佐命詞嚴而義正苟攸賈誦自應入此何或之侍

中原是漢官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或死而後操爲之耳

其阻董昭一節亦自可取或之罪當從末減 潘眉曰或前

沮復古九州議後又沮九錫議或薨太祖遂爲魏公是年鄧

復十四州爲九州

子魁實

潘眉曰雲當爲虞唐韻虞與職反與異音同夏侯玄傳注引

世語故騎常侍荀爽少帝紀中墨將軍昌武亭侯臣爽皆作

爽又吾書侯史光傳亦作荀爽雲字字書所無也

注 祭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

世說惑溺篇云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中庭自取

冷暹以身熨之婦亡及少時亦卒以是獲譏于世奉倩曰婦

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合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

又 傳瑕往啖梁

潘眉曰啖與啗通 按集韻啗或作啖

荀依 傳注荀氏家傳曰衛子所字伯旗

趙一清曰所當作旂晉有樂安孫旂字伯旗可證也

建安二年從征張繡

趙一清曰據武紀二當作三

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

殿本考證云毛本數萬作百萬何焯校本作十萬

於是封陵樹亭侯

水經渠水注云長明溝水北分爲康溝東逕平陸縣故城北

建武元年以戶不滿三千罷爲尉氏縣之陵樹鄉又有陵樹

亭建安中封尚書荀攸爲陵樹亭侯故陳雷風俗傳曰陵樹

鄉故平陸縣也

後轉封丘陽亭侯

趙一清曰丘陽疑是陽丘漢書王子侯表有陽丘共侯安

顧祖禹曰陽丘亭在濟南府章丘縣東南十里

賈誦傳 少時人莫知惟漢陽閻忠異之謂誦有良平之奇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良平之計

注 蹈易解之義

潘眉曰後漢書皇甫嵩傳作蹈易駭之機

又 今將軍授鉞於初春

潘眉曰當從皇甫嵩傳作授鉞於暮春攷黃巾以中平元年

春二月起嵩以三月討之此作初春者詠也

又 屠三十六萬方

趙一清曰萬字衍因下方字誤增三十六方見後漢書皇甫嵩傳而靈帝紀作三十六萬注引續書作三十六萬餘人孫

堅傳亦作三十六萬皆後人誤改 潘眉曰黃巾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帥

卓犇牛輔屯陝謂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謂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乘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僅乃西攻長安

按此為賊計則忠矣而李郭之亂謂實造之良平之智豈出此乎裴松之所謂邦國遭殄瘁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皆由賈詡片言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後僅等欲以功侯之謂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益亦本心不昧矣

注 赤壁之敗蓋有違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笑如之勢

潘眉曰松之此句足證唐人東風之誤

注 文帝得詔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

趙一清曰得即德也古通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引齊職儀曰黃初三年日蝕奏免太尉賈詡詔曰天地災害責在朕躬勿

貶三公遂為定制

注 世語曰模子崩弟從弟正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作詡子璣璣子通延通子正延後無收

與本傳所不之可不合潘眉謂當從本傳是也然唐書作表

當亦有所據依即如晉書賈疋傳云魏太傅謂曾孫與世語合與唐書亦合也存以俟考

注 世之論者多議或協規曹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節五異無救遲移功既遲義議亦疾焉

唐庚曰蓋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苟或稱曹公興師本為朝廷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或以憂卒昔管仲相桓公其意欲尊周耳而桓公遂

有封禪之志文若依曹公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與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

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卻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勳

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究其終始幸與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哉論者何得非之

又橫流已極

明監本極作及誤今 嚴不已改正

袁煥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 為漢司徒 潘子公偉

何焯曰煥當作煥今大康縣有魏袁煥碑 王鳴盛曰黃叔

璣中州金石考陳州府扶溝縣有魏袁煥碑此碑又有漢國三老良碑方輿紀要云金石林載入大康縣何氏碑此遂以為在大康但作煥甚明不知何以云當作煥惟是哥志注

潘傳云靖與陳郡袁煥親善且其字曰曜卿則又似從大康合況其父名湧不應煥亦從水未知其審 潘眉曰公偉後漢書注作公喜

注 太祖又給契官車馬勝柔使取在軍中勦淮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漢取書數百卷寄糧而已

程同文曰呂布軍中亦有數百卷書乎

注 著書十餘萬言

隋書經籍志袁子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

官至河隄謁者

宋書百官志云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秦漢有都水

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百都水置河隄

謁者隄因之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

顧祖禹曰修武故城在懷慶府修武縣東古靈邑周武王伐

紂勒兵於靈因曰修武 按此出韓詩外傳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

是非

一統志云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殿本考

證云北宋本常據作多據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

錢大昕曰蓋縣屬泰山不屬樂安蓋當爲益字之誤 一統

志云益縣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後漢爲侯國晉省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

王穆盛曰陶潛擬古詩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間有田

子春節義爲士雄春字下注云一作泰按此係宋紹興壬子

冬贛川曾集刻本觀此則知或作子泰或作子春宋人已不

能定然畢竟以春爲正也 按後漢書劉虞傳注引魏志云

字子春

好讀書善擊劍 虞乃備禮請與相見

殿本考證云善擊劍宋本無善字請與相見宋本無相字

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羊少之壯勇募從者二十騎俱往

劉虞傳與疇同行者尚有從事鮮于銀募一本作募

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

拾遺記云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鷄酒

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爲之棲鳴走獸爲之吟伏疇

臥于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

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

進鷄酒疇醉虞曰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

問君臣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

遂入徐無山中

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懷爾儀奄然不見

後漢書郡國志云右北平徐無 願祖禹曰徐無山在薊州

玉田縣東北二十里

疇皆拒不置

殿本考證云毛本雷作當元本雷作受

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

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時美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議也

唐庚曰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及從驃騎游何邪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爲法屈耳時之用意蓋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時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不敢不來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

嘯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預作豫

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從

錢大昕曰前漢志右北平郡言平剛縣卽平岡也 潘眉曰平剛縣後漢廢故云陷壞斷絕也

越白檀之險 又登白狼堆 潘眉曰白檀亦前漢漁陽郡烏縣後漢廢又曰白狼堆今名

布祜圖山 疇自以始爲居難

錢大昕曰居當作君 至于疇方斯近矣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作方斯遠矣 王傳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

明一統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陵

賊入孫氏吏不能執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作吏不能得

注 融集有融答脩教曰

隋書經籍志後漢少府孔融集九卷錄一卷 行司金中郎將 注 魏略曰脩爲司金中郎將

錢大昕曰陳琳爲袁紹檄稱操特置發球中郎將於金校尉卽此也 脩傳就加司金都尉亦是 潘眉曰魏太祖與王脩書云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贖軍國之用昔孤初立

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若又云使此君沈滯治官然則司金中郎將蓋治官也同時蜀漢亦立此官張高傳云遺爲司金中郎將與作農器之器是已 吳嘯鈞曰魏置徒監治

謁者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寔美就加司金都尉足證司金爲治官非錢已摸金可混也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

魏略作河北始開治以脩爲司金中郎將多河北以下六字 王隱晉書曰

隋書經籍志晉書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 殿書舊作郎 王隱撰

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讀詩上多一每字 晉書王褒傳云門

人受業者並廢其我之篇 又 邵憲字幼簡西平人爲其郡石姓 又 田樂陽遂等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無其字 注 作達

傳 北海朱虛人也

一統志云店成志示盧陵城在青州臨胸縣東六十里

與同郡劉政俱自勇略俱氣連東太守公孫度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書請政赦宥政者與同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以政付之然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乎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向矣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事慈度乃出之

藝文類聚卷八十三引郝原別傳劉政作劉攀云攀臨去以其手所杖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卻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蠆耳今攀已去而尙拘囚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爲毒螫必甚矣度從之卽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太平御覽卷八百一十一引原別傳又作劉舉後得侍太祖辟爲司空掾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一引郝吉當作原別傳云原字根矩魏武皇帝初爲司空辟署議曹掾諱兒禮畢上遂至門中原辭直去不顧上還語左右孤甚敬此人於其辭遠送之謂其尙顧而然不顧此人誠高士也人謂曰君宜謝公公望君一日辭不顧掛原勃然曰夫何謝哉夫掛讓者謂其敵耳吾人臣也公人君也君尊臣卑非讓何施且孔子反命曰賓不顧矣吾何謝哉人以語上上曰快乎斯言也夫有斯名而豈徒哉

當以書相分

虛明楷曰分字於義文晦冊府元龜作介蓋孫松與兗豫士多相識欲以書爲介紹而先答之下文非若交游之待分而

成也亦當作介 潘眉曰分當爲不卽介字國語一禾猶女一禾猶男古本並作不

又 某今孤負恩施 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

又 卽臨本祝令字則字今 殿本已補正 陸贄曰此二語與

下句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爲對舉之文

又 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遂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效其錢以爲社供

殿本考證云拾置本作拾拾義較長今改正 太平御覽卷

五百三十三引原別傳云里老爲之頌曰郝公行仁邑落無

虎郝君行廉路橋爲社

又 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

顧祖禹曰三山島在萊州府北五十里海之南岸也史記封

禪書八祀四曰陰主祠三山

又 遂免危難

世說嘗舉篇注引原別傳云原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

因原欲歸鄉里爲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

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

因夜去之

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

殿本考證云何焯校本龐迪作龐迪

注 宦歷一官

陳景雲曰二宮當作一宮歷二宮者謂以朝臣而更爲東宮
官屬也語見吳志薛綜傳注引王隱齊書言綜之孫兼字令
長歷位二宮丞相長史

承靈太僕東郡張闓

趙一清曰三少帝紀注作張闓

晉書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與平原華歆同縣祁原相友聞公
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

按世說德行篇載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
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
門者管讀如故華廢書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此
事似應採入注

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開在原寧之右

何焯曰彥方當作彥考後漢書注可證宋本或作文考此作
彥方皆漢人所改也

司徒華歆薦寧

世說德行篇注引魏略云寧少恬靜常笑祁原華子魚有仕
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問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
故榮之耳

既已西渡盡封還之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既字

北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

潘勗曰司馬懿初諡文貞改諡文宣此作宣文侯字倒誤也

宣王未爲相因此亦傳子之誤

又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惟寧乘船自若

太平御覽卷六十引周景式孝子傳云管寧遊地遼東遇風

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惟魯魯念嘗如廁不冠而已河

天叩頭風亦尋靜

而失考父茲恭之義

殿本考證云茲當作茲

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

高乎審老疾延頓邪喜上言撻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

潛逸哲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

守高

王鳴盛曰程喜之言可爲善爲我辭矣全寧之節者喜也其

後正始二年太僕陶匱一等薦寧宜備禮徵聘而奏末又言

若寧固執守志斯亦聖朝同符唐虞雖出處殊塗於興治美

俗一也此又諸公之善爲寧地矣

注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

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潘倉曰據所云則管寧之坐如今之跪 按三代以上席地

而坐皆如今之跪所謂未嘗箕股是也

正始一軍太僕陶匱一木盥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

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躍應德而臻明哲潛遁應時而動是以

管寧叩岐周道興隆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大中大夫管寧

應一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

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闢奧韜古今於

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實中陸梁華夏頌蕩王綱弛頓

運避時難乘桴越海鴻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妖匿景藏光

嘉道養恬韜韞墨潛化蔚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

帝嚳咨羣公思求儻又故司徒華歆舉靈應選公車特徵振翼

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遺罹疾疴卽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

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靈疾彌爾未能進道今靈舊疾已瘳

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蓬門假息窮愁傲潑湖口并日而食

咏讀詩書不改其樂困而進道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

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始殆天所祚當贊大孰輔亮雍熙

衰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下良

佐況靈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

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茲纂成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

發德音勤訪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實禮舊邁以廣緝熙濟

濟之化俾於前代靈清高恬泊擬迹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

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洲其淵源覽其

河濁未有厥俗獨行若靈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

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

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靈固執匪石守志箕山

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雖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

車滿輪束車加璧聘焉

按此表凡五百餘字文采巨麗不識虛實何以遺之殆緣不

得撰者主名耳藝文類聚卷三十七之戴恒疏薦管寧表

云臣聞殷湯聘伊尹于吠畝之中周文進呂尙於渭水之濱

竊見東晉管寧束脩著行少有合輟州閩之名亞故太尉華

歆遭亂浮海遠寄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

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敝衣踰於

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

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逸以爲美

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並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

仍有優崇之禮于大夫管寧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

斯之爲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既加

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以支縵聘之以殊禮矣

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

著於揚歷也

按文選魏都賦注盤庚云優賢揚歷此是鄭康成所注古文

盤庚卽今文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二句詳見

尙書序疏中而何義門批文選乃謂盤庚無此文亦疎矣

時鉅鹿張守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

王鳴盛曰祁原傳末所附三人皆曾貴仕者此則直養志不

仕矣管寧客遼東公孫度及文帝徵靈遂將家屬浮海還郡

不但知公孫氏將亡亦以不還則必結怨于曹氏也潔其身

其迹可謂兩得之矣

除樂平令又遷居任縣又廣平太守

潘眉曰樂平建安初新置縣任縣木屬鉅鹿建安十七年移

屬魏郡黃初二年分魏郡西部置廣平郡任縣屬廣平故張

琚居任縣而廣平太守東致羊酒之禮

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激石負圓狀

像靈龜宅于川西巖然磐峙

錢大昭曰四年下有日無戶史脫文宋書符瑞志四年作三

年又云廣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

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

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帝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

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

弘農太守何植等

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引文士傳云何植字元幹青龍元年天

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植有文章才識使作許都賦成封上

不得令人見植遂造賦表上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

何植別傳云植廬江潛人父他字文奇有雋才早卒植在孕

而孤生遇荒亂歸依舅氏歸亂乃追行喪哀泣合禮鄉邑稱

焉十餘歲耽志博覽研精羣籍名馳淮泗

注 昭德德耆文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世所高尚四字

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管寧年八十九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作嘉平二年

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高儒觀草書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

模楷焉

潘眉曰史籀所作大家謂之史書晉衛恆書勢云魏初有鍾

胡二家俱學于劉德升又荀勗立書學博士以鍾繇胡昭為

法當時鍾胡齊名 按張懷瓘書斷云昭少而博學不慕榮

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真行又妙衛恆云胡昭與鍾繇並

師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羊欣

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草書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

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

鍾胡為法可為宿士矣

注 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

史記陳涉世家篝火漢書作構火是構與篝通

又 先祖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知生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就視如故今改正

又 先等作圍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形如蝸牛廬無蔽字及故謂之蝸牛五

字 沈欽韓曰圍舍即鹽鐵論之專屋淮南子之專室專與

圍同北齊書神武紀圍舍亦此

袁濟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兩龔之匹

王鳴盛曰此評以袁濟邴原等為貢禹兩龔之匹意指顯然

其待魏室之輕重亦在是矣蓋借禪讓以為象竊始於莽操

莽敗操成其開後世以巧奪之門也陳壽目睹兩朝故尤謹之而寓其意於諸賢出處之開示進退於列傳先後之際其用心良苦矣

三國志列傳卷十二

長樂梁壹鉅撰

崔瑗字季瑋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矜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

太平寰宇記卷五十八云史記平原君封東武城卽此蓋以定襄有武城同屬趙故此如東也晉書沈欽韓曰漢官儀

民年二十三為正謂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村官騎上召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蓋為文學弟子則復其身

至年二十九乃就鄭玄受學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

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引崔瑗述初賦云球形頑曰山至二十九粗閱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道出齊都而作述初賦曰有郊氏之高訓吾將往乎發矇澀余疑

於蘭池振余珮於清風望高密以亟征展衡門而造止觀遊夏之叢我聽大猷之篇記潘耒曰其如清音基續漢志作

不期山三齊記云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土人名康成書帶顧祖禹曰不其山在萊州卽墨縣東南四十里

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

太平寰宇記卷二十引郡國記云昌陽縣有巨神島有列位

與雲雨崔瑗避黃巾賊於此山唯世子孺孺捐裙以塞眾望

錢大昭曰晉書輿服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事屬親戎中外戒嚴服之

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珍死

史通暗憲篇云魏志注引語林云匈奴遣人來胡太祖太祖合崔珍在坐而已捉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雖曰昔孟陽臥牀詐稱齊后紀信乘齏矯號漢皇或主選屯蒙或朝釋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崔珍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坐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食福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勸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姻親猶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魏殺其使者不顯罪名何以懷四夷於外藩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誅彼行人將以杖藜誇口而言同綸棒聲備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而表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蕪實錄故特申持據辨其疑誤焉 按此事表注並未採入不知劉氏所云何謂也

注 人得珍書以裏頓籠持其籠行都道中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持其籠二字毛本都作部

注 山陽張儉以中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襄有舊亡投襄遇交出時融年十六

潘胤曰考侯覽捕張儉事在建寧二年融建安十三年見殺年五十六則建寧二年已十七歲

又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

趙一清曰大司馬一本作大將軍蓋何進也融傳辟司徒楊

賜府河南尹何進當選為大將軍賜遣融奉調賀

又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又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

殿本考證云宋本甄作鄭寬容下有之字

又融對孫權使有訕諷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

後漢書本傳云女子年七歲男子年九歲 潘胤曰此引魏

氏春秋但言二子不分言男女又二子不得同是八歲當以

後漢書為是

注 後坐臧亡命被繫當死

殿本考證云監本譌藏作賊今改正

注 世語曰珍兄孫諒字士文又荀綽荊州記諒即珍之孫也

按二說已不同而唐書宰相世系表作珍生諒字士文又以

諒為珍子益不可若

毛新 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

傳 臣輿服不敢過度

太平御覽卷二百十四引博咸集表云昔毛玠為吏部尚書

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恐之法不如毛向書今使吏部

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益不難矣

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

按此與崔珍傳老臣獲罪於天並先稱臣於操不之前或曰此史之駁文然春秋時仕於大夫之家皆曰臣漢代公卿郡守之屬吏操史亦多稱臣非必與操已定君臣之分也

後漢書百官志云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遷除及

軍吏

一詩志云東莞故城今沂州府沂水縣治 潘眉曰本郡琅

邪民也

詔以其族子統為郎

錢大昭曰節下脫中字見文帝紀

何夔 陳郡陽夏人也

元和郡縣志云陳州太康縣理城即漢陽夏縣城夏后太康

所築

音勤左右和帝佳之

殿本考誰云一本作和帝偉之

新陽為太祖固守衛以夔彼郡人欲勸令說斬陽

趙一清曰劉陽漢沛國之新縣也而陳承詐述史屢有新陽

之文豈後漢未曾改斬縣為新陽乎又夔是陳郡人今云以

夔彼郡人所未達也或郡人下有缺文

遷長廣太守郡嶺山海

長廣郡國志長廣屬東萊郡晉地理志宋州郡志皆有
遷廣郡蓋言咸寧三年置晉志領不其長廣挺三縣宋志領
四縣三縣之外又有昌陽也今讀此傳乃知建安初已有此
郡不知有自何時而咸寧中復置者史並未志其沿革不已
疏乎 顧祖禹曰長廣在萊陽縣東五十里

所領六縣

洪亮吉曰晉起居注云咸寧三年以齊東郡縣為長廣郡領

縣四不其長廣昌陽挺自地理志亦同惟無昌陽而何夔傳

云領六縣有長廣平不東平昌陽其二縣當即不其挺也魏

末郡或廢咸寧三年復置

封成陽亭侯

晉書何曾傳作陽武亭侯

注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苟為武衛將軍苟

韻所表活既免解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咸

為議

晉書刑法志及何曾傳並云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

母丘儉之誅其子何妻苟氏應坐死其族兄顯族父虞與景

帝姻通共表親帝以苟其命詔聽離婚苟所生女之為顯川

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孕繫獄苟詣曾乞恩曾義之勝

解上議 趙一清曰劉子元名仲武晉書志載滯國劉仲

武先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一人田丘儉反敗仲武出其

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為母丘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

正舒求耐裁焉而陶不許舒不拜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瘵
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所云懷孕即正則也

又 諡曰元公

晉書何曾傳云咸寧四年蘇博士秦秀諷為繆醜帝不從策
諡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諡為元

又 傅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
其持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

因學紀問云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
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
過止及家顛之姦諛禍及天下

邯鄲 河間鄭人也

顧祖禹曰冀州城在河間府任丘縣北三十里明州縣俱廢

置鄭城驛於此

兗州 泰山平陽人也

一統志云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

文帝將出遊獵勸停車上疏

太平御覽卷四十二引魏略云魏文帝獵北邙上時盛夏炎

暑行者在中時輒助切諫遂因此伏法 按本傳勸因諫繼

出為右中郎將後以諫征吳左遷復緣私解為軍事收付廷

尉伏誅並非因諫繼伏法魏略有脫漏故表注不收也

宮正印御史中丞也

宋書百官志云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曰御史小其一曰御史

史中丞殿中簿臺祕書園籍在焉而中丞居之外皆部刺史
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中丞每月二十五日繞
行宮垣白壁史臣案後漢書百官志執金吾每月三繞行宮
城疑是省金吾以此事併中丞 趙一清曰宮正之名以巡
行宮省得名

司馬 河內温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

顧祖禹曰温縣故城在今懷慶府温縣西南三十里 潘胤

曰山名魯山不名魯陽在魯山之陽邑因名魯陽此當云魯

陽魯山 按元和郡縣志魯山在汝州魯陽縣東北十里

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

錢大昕曰管當作管濟南白管縣故下文有號檄濟南之語

一統志云管縣故城在濟南府章丘縣西北劉宋省

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條作調

歷甘陵活陽平太守

錢大昕曰陽平郡黃初二年以魏都東部置

會內官欲以事託芝

何焯曰會當作曹

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

潘眉曰區字當為匡管子有大匡中匡小匡而無區言

沈 欽韓曰管子自在法第四十五至內業第四十九為區言

一統志從河陽管縣是屬正

按前芝遷大理正此岐轉廷尉正大理漢官魏改爲廷尉
一官也

南陽圭泰

錢大昭曰古未見有圭姓或是州泰之誤州泰南陽人見鄧

艾傳後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潘眉曰繇史記吳太伯世家東越傳正義音遠索隱音播楊

升庵謂鍾繇字元常者取皋陶陳謨影厥有常之義是也今

多以繇音由音蓋非晉世說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

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 顧祖禹曰長社故城在許州

長葛縣西一里

注 諸君終身何所任耶

殿本考證云監本作何所任也此係鍾皓曉語掾屬之詞似

反詰語氣作邪字爲是今依別本改正

又生子觀又觀辟州宰

後漢書鍾皓傳觀作蓬州宰作州府

又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爲怨本

殿本若證云國語昭作招音翹

又繇則迪之孫

潘眉曰迪爲皓之子繇爲迪之子此作迪之孫誤 按後漢

書鍾皓傳明言繇是皓之孫注引海內先賢傳繇郡主簿迪

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世說文學篇注引魏志云繇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今志

無此語

注 至乃使邑遠詣闕廷頓首奉使命

殿本考證云監本闕廷作闕廷此指王邑佩印綬經從河北

詣許自歸而言作闕廷誤今依別本改正

又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

文選作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又近見南陽宗惠叔

錢大昭曰疑卽宗承見荀攸傳注

又捧跪發匣

文選作捧匣跪發下有五內震駭繩髮匣開八字

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

殿本考證云宋本太祖作大理 按大理字非時繇已爲太

傅不當仍稱大理此太祖之號或史家追改之文

夫五刑之屬若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下科律二字 潘眉曰漢元帝初元五

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

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者爲常法

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侯康曰博物志云肉刑明王之制苟卿每論之至漢文帝感 太倉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宜復迄漢末魏初陳紀又

論宜申古制孔融云不可復魏武帝注漢二語辨領卷六百

志補 欲申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建

私議各有彼此多云時未可復故遂寢焉按曹羲肉刑論載

藝文類聚夏侯玄李勝丁謐諸論載通典類聚又載魏傅幹

肉刑議疑亦是時預議者也又按魏議復肉刑凡三次鍾繇

傅所載甚明此云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則最後一次明

帝時事也至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諸議據晉志則當正始

時又不在此三次之內蓋是諸人私自著論非相朝議也博

物志繫之武帝時語偶未晰耳傅幹為傅變子在漢末已為

扶風太守則其議當在前

諡曰成侯注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

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

按太神紀詳述師宜官梁鶴之工書而元常書注妙絕古今

傳中既不載注亦無一字及之何也

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欲親西征 陳浩曰毓疏言係止

帝親征之辭疑監本脫落親字

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勳勅之時也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勅作順勅

備設魚龍曼延

按文選西京賦巨獸百尋是為曼延曼不作曼 沈欽韓曰漢書武紀注文穎曰巴渝戲魚龍曼延之屬也亦作曼

正始中為散騎侍郎

盧明楷曰前云毓年十四為散騎侍郎太和中已遷黃門侍

郎矣此時安得又為散騎侍郎胡昭傳云正始中散騎常侍

苟顛鍾毓侍郎其常侍之誤與

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

何焯曰徙當作從侍中在常侍上不應忤爽而反得美遷當

是解其近職出之外郡耳不書毓為侍中於前史省文也

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不復改嫁

華欽 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

注 洪亮吉曰高唐漢舊縣魏侯國

魏略曰欽與北海郝原管監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

為一龍欽為龍頭原為龍腹監為龍尾

唐庚曰伏后之廢操使欽勒兵入宮收后至破戶發壁而入

此豈盛德之士所為哉操雖奸雄然使人各當其理是時魏

氏羣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皆足辦此何至

使欽為之欽果賢耶操亦不敢以此使之矣哪原傳稱少與

管監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欽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

注 華嶠諸敘曰欽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

六七人閒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欽

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

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不忍卒與俱行此丈

夫中道嗚呼皆欲棄之歎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違出
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

按世說德行篇云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從附歆
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
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盍可以急相棄邪遂
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按此與譜敘所載當即一
事而傳聞小異耳

注總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

殿本考證云璽綬北宋本作璽綬

又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

姜宸英曰登壇相儀之人豈能嚴色忤時且譜出華氏子孫
何足徵信又曰華歆一時名士晚節披猖至牽伏后出壁黨
惡與絨知平時整暇與閨門振肅皆枝葉耳 何焯曰此華
矯之飾辭歆不恥爲魏相國又何忤哉

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注孫盛曰子路

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舊以爲譏琴戮之家固刑
所滿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則當公言皇朝以彰
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爲君子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唐庚曰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其言皆惡
故其論議類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而何名爲

偏宥哉使盛爲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以私饋盜施誅矣
東晉之不用盛不爲過也

又歆乃自知當爲公

趙一清曰梁簡文大同哀辭曰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
期卽用此事但歆封博平而云北陵未詳

歆稱病乞退

藝文類聚卷四十六引齊職儀云太尉華歆以疾依田千秋

故事乘輿上殿

表咸熙中爲尚書注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又事來

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又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又司

徒李允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

賤不可得而疏

陳景雲曰華表以咸熙中爲尚書則其官散騎侍郎當在文

明之世是時陳羣爲司空泰之父也羣以司空錄尚書事凡

散騎奏議無不綜與故表之爲人而稱之耳雖諸書亦有

綠泰之贈官而稱司空者然當表爲散騎時泰方名微位卑

朝士似不假其品藻爲重也泰當作羣王密當從晉書表傳

作王弘弘弼之兄也別見鍾會傳注按魏志陳羣傳文帝踐

阼遷尚書僕射徙尚書令明帝卽位爲司空又陳泰傳青龍

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嘉平初爲雍州刺史後

徵爲尚書右僕射吳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爲鎮東將軍峻退

還轉左僕射景元初追贈司空足爲泰當作羣之證又案晉

書華表傳司徒李允司隸王弘並歆美表清談退靜以爲不

可得貴賤而親疏鍾會傳注王業子弘字正宗司隸校尉嗣

之兄也並足證密當作弘 潘胤曰不可得而賤句下常服

不可得而親五字晉書華表傳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

又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 又嶠字叔駿 又澹字元駿

晉書華表傳云有六子此惟舉廙嶠澹而不及岑鑿簡

又廙有文翰

晉書華廙傳云廙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

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為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從僕射

少為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中

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免官棲遯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

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

又嶠有才學後漢書世稱為良史

晉書華嶠傳云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

典官制事由是得為觀祕籍遂就其諸起光武終孝獻百九

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十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

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

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

為典以有竟典故也而改名為後漢書奏之藏之祕府所撰

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隨

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

十典未竟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

又廙三子昆字敬倫

晉書華廙傳昆作混疑誤

王朗 東海郡人也

郡字誤 股本考證云北宋本作東海郡人通志同是也

按世說德行篇注引魏書亦作東海郡人

注 朗家傳曰

隋書經籍志有王朗王肅家傳一卷

注 獨與老母共乘一櫓流矢始交便棄櫓就俘

潘胤曰莊子秋水篇梁麗可以衝城司馬彪注梁麗小船也

櫓即麗之俗字 沈欽韓曰方言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麗

為櫓音禮集韻櫓通作櫓

注 魏名臣表載朗節省奏曰

隋書經籍志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一卷陳壽撰

又 醴酌必貫二時而後成

盧明楷曰酌音宙說文曰三重醇酒也西京雜記漢制嘗以

正月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酌所謂必貫三時而後成也各本

多誤作酌今 股本已改正

又 學官博士七十餘人

錢大昭曰博士下當有弟子二字

又 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十有五獄

沈欽韓曰漢書杜周為廷尉認獄益多逮至六七萬人吏所

增加十有餘萬西京詔獄之數百都司空獄 實要上林獄 伍

監南王為為上內官獄 陸處公主罪 導官獄 張湯獄 安史

獄 中郎官獄 平君獄 郡郡獄 古生 都於獄 侯

王莽暴室獄連陳漢獄所屬若唐獄王向招廷獄大劉共工獄按郡邸之獄不止一邸又有三輔諸官署獄統而計之殆不止二十五獄也

注 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

隋書經籍志王朗集二十四卷

又 齊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爲太官令

後漢書百官志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飲食

王莽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太平御覽卷六百五引顧野王輿地志云王朗爲會稽太守

子禰隨在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蕭語曉

別贈一丸墨蕭方注周易因此才思開悟

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

何焯曰肅此奏欲漸革政歸臺閣之弊乃當日之急務又欲

轉移無跡故但以復五日一朝之儀各以事進爲言蓋臨朝

奏事面取裁決則尚書不得專執大柄可否任心矣

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

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三載王肅表云青龍之末主者啟選

祕書監詔祕書騎吏以上三百餘人非但學問義理當用有

威嚴能檢下者詔肅以常侍領焉

九龍可以安聖體

錢大昭曰九龍殿卽崇華殿也因災而改名

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

錢大昭曰廣平郡黃初二年以魏郡西部置

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雲氣

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

按晉書宣帝紀白氣經天在正始元年十一月此係之嘉平

六年者蓋高貴鄉公以是年十月改元也 潘胤曰蚩尤之

旗見天文 類彗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太平御

覽二十七引皇覽塚墓記云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闕城

中人常以十月說云每有氣如匹絳自上屬下號曰蚩尤旗

此非肅所云也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尚爲承子

趙一詩曰肅女適司馬文王故嗣爵無替又前漢志承屬東

海郡應劭音證字本作承以承水所經而名今作承非也

注 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又虔子康隆仕亦宦達

潘胤曰疑此子字衍大字是天字之誤晉書恂字良夫其弟

禮亦字君夫也 晉書王雅傳云雅王肅曾孫也祖隆然則

隆亦肅子疑虔子之子字本是弟字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

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隋書經籍志有王肅周易注十卷尚書注十一卷尚書議五

卷毛詩注二十卷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

二卷周官禮注十二卷儀禮注十七卷喪服經傳注一卷喪

服要記注一卷禮記注三十卷禮記音一卷又撰祭法五卷

明堂議二卷春秋左氏傳注三十卷春秋外傳章句一卷孝經解一卷論語注十卷論語釋駁三卷又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

肅集聖證論以識短玄

隋書經籍志王肅撰聖證論十二卷王子正論十卷

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隋書經籍志有孫炎注禮記三十卷爾雅七卷又有爾雅音

二卷 舊唐書元行沖傳云開元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

上合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張說駁奏禮記歷代傳

習已向千年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

鈔書先儒所非魏注又加整比兼爲之注名

可上然其美西書內府

自魏初徵士敦熈周生烈注此人姓周生名烈

後漢有周生豐兒馮衍傳注引風俗通云周生姓也 羅泌

路史後紀云敦熈實錄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裔周氏因

爲姓亦見七錄及中經簿 隋書經籍志周生子要論一卷

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 案烈爲張既辟舉見既傳

注弘農王卬傳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清國不應謁

何焯曰弘農王雖未踰羊然嘗北面事之則故君也董道竟

謂不應謁豈合理乎

又善爲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 由是諸生少從過學無

傳其朱墨者

孔穎達春秋左氏傳序正義云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

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顧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

則王肅董道爲之注 趙一清曰春秋正義多引董道本以

正異同則其書唐時猶未亡也

又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

殿本考證云嚴苞交通太平御覽作嚴苞字文通材學最高

下多故眾爲之語曰州中煜煜賈叔業辨論洵洵嚴文通二

十字

又薛夏字宣贊天水人也 又四姓欲共治之 漢陽兒輩直欲

殺之耳 又後數歲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

潘倉曰漢武帝置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郡晉

復爲天水郡此郡前漢爲天水後漢爲漢陽魏亦爲漢陽晉

復爲天水也薛夏漢末人嘗稱漢陽人魏略以爲天水人嫁

晉時郡名追改之然述太祖言則曰漢陽兒輩直其勅子則

曰無還天水彼此歧說則判若兩地矣

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裁刻實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後已

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一反也吝財情物而治身

不穢此三反也

陳景雲曰劉實語當是裴注如譙周傳後註引張璠以爲

云云與此正同肅既名臣又晉武外王父史臣於本傳略無

貶辭豈應于評中反摭其短乎況陳評二句辭意已足其下